

賓退錄

宋趙與峕著  
王西莊藏本

賓退錄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趙與峕撰與峕字行之

案寶祐五年陳宗禮作是書序稱其字曰德行與墓誌銘不同或有兩字亦未可知謹附誌於此

以宋史宗室世系考之蓋

太祖七世孫也宋史無傳志乘亦不載其名惟趙孟堅彝齋文編有從伯故麗水丞趙公墓

銘曰有宋通直趙君行之之墓在安吉州歸安縣鄉山之原君以敏悟之資秀出璇源方弱

冠已薦取應舉寔考登寶位補官右選調莞庫之任於茲於泰於衢者三又監御前軍

器所司行在草料場蹉躕西階逾三十年未嘗一日忘科舉業也故自丁卯迄乙卯以鎖

廳舉而應者亦三春闈率不偶積階至忠翊今上皇帝賚賜予換文階舊制宗姓換階

視見服官品忠翊則應得京秩新制裁革回視初薦僅循從事承雷之麗水君平昔游

際貴達方將汲引而君疾不可復起矣年五十七紹定四年十一月終上章告謝尋通直

命下弗之覲也云云其敘與峕生平家詳惟墓誌銘之首稱其子孟瑤瑤銘於某以丙

戌進士同登則與峕當為理宗寶慶二年進士而乃稱其春闈不偶殆與孟瑤同登進

士歟案孟堅亦非丙戌進士此又下註代作二字當為丙代之人也是書前後皆有與峕題識前題不稱年年月稱平生聞見所及

喜為客誦之賓退或筆於牘故命以賓退錄後題稱閑逢涸灘蓋成於嘉定十七年



甲申也陳宗禮序稱其從慈湖先生問學蓋楊簡之門人然書中惟論詩多涉迂謬於吟咏之事茫然未解至於考證經史辨析典故則精核者十之六七可為夢溪筆談及容齋隨筆之續觀其於王建及花蕊夫人宮詞前後再見益自糾初考之未詳知其刺意參稽與年俱進前守是者有鄭康成之註禮註詩後說不遷就前說後乎是者有陶若璩之尚書古文既說後說能訂正前說得失益存愈見其所學之加密蓋惟不自是所以能歸於是也視宋人之務自回護違心而爭勝負者其識趣相去遠矣

此冊為西莊王先生舊藏本有人用朱筆一點甚卷末有臨安府睦親坊南陳宅經籍鋪印一行尚且從宋刻鈔出者尚同書記

序



余里居待次賓客日相過平生聞見所及喜為客誦之意之所至賓退或筆于牘閱日滋久不覺盈軸欲棄不忍因稍稍傳益祈為十卷而題以賓退錄云大梁趙與

皆



甲申也陳宗禮序稱其造慈湖先生問學蓋楊簡之門人然書中惟論詩多涉迂謬於吟咏之事茫然未解至於考證經史辨析典故則精核者十之六七可為夢溪筆談及容齋隨筆之續觀其於王建及花蕊夫人宮詞前後再見益自糾初考之未詳知其刻意參稽與年俱進前乎是者有鄭康成之註禮註詩後說不遷就前說後乎是者有陶若璩之尚書古文說後說能訂正前說得失並存愈見其所學之加密蓋惟不自是所以能歸於是也視宋人之務自回護違心而爭勝負者其識趣相去遠矣

此冊為西莊王先生舊藏本有人用朱筆一點甚卷末有臨安府睦親坊南陳宅經籍鋪印一行書是後宋刻鈔出者必同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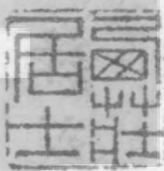
序



余里居待次賓客日相過平生聞見所及喜為客誦之意之所至賓退或筆于牘閱日滋久不覺盈軸欲棄不忍因稍稍傳益祈為十卷而題以賓退錄云大果趙與皆



賓退錄卷第一



宋

大梁趙與峕

著

王建以宮詞著名然好事者多以他人之詩雜之今世  
 所傳百篇不皆建作也余觀詩不多所知者如新鷹  
 初放兔初肥白日君王在內稀薄暮千門臨欲鎖紅  
 妝飛騎向前歸黃金捍撥紫檀槽絃索初張調更高  
 盡理昨來新上曲內官簾外送櫻桃張籍宮詞二首  
 也淚盡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思  
 先斷斜倚熏籠坐到明白樂天後宮詞也閑吹玉殿

昭華管醉折梨園縹蒂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綫猶  
封繫臂紗杜牧之出宮人詩也紅燭秋光冷畫屏輕羅  
小扇撲流螢瑤階夜月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杜  
牧之秋夕詩也寶仗平明秋殿開且將團扇暫徘徊  
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王昌齡長信秋  
詞也日晚長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爐欲爇  
熏衣麝憶得分時不忍燒日映西陵松柏枝下臺相  
顧一相悲朝來樂府歌新曲唱著君王自作詞劉夢  
得魏宮詞二首也或全錄或改一二字而已王平甫

謂館中校花藥夫人宮詞止三十二首夫人親筆又  
別有六十六篇者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搜索續之語  
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為亂真世又有王岐公宮  
詞百篇蓋亦依託者

洪文敏容齋隨筆論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謂禹未嘗躬  
稼因稷而稱之余按書禹曰暨稷奏庶艱食則嘗躬  
稼矣洪偶未之思也

詩眼云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  
作婦人語也傳正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

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為何語傅正曰  
豈不謂其所歡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  
蓋欲留所歡待富貴富貴不來所歡去傅正笑而悟  
余按全篇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樓  
頭殘夢五更鐘花底離愁三月雨無情不似多情苦  
一寸還成千萬縷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  
處蓋真謂所歡者與樂天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  
來年少去之句不同叔原之言失之

紹興三十二年五月甲子降旨建儲宰相陳康伯折簡

禮部侍郎呂廣問密議典禮時上正祀黃帝廣問為  
初獻官周必大以御史監祭廣問詣必大皇太子改  
名從火從華必大謂與唐昭宗曄字同音可乎廣問  
亟告康伯取旨別議定乃用今諱

紹興癸丑岳武穆提兵平虔吉群盜道出新淦題詩青  
泥寺蕭寺壁間云雄氣堂堂貫斗牛誓將直節報君  
讎斬除頑惡還車駕不問登壇萬戶侯淳熙間林下  
梓欲摹刻於石會罷去不果今寺廢壁亡矣其孫類  
家集惜未有告之者

蘭亭石刻惟定武者得其真蓋唐太宗以真蹟刻之學

士院朱梁徙置汴都石晉亡耶律德光輦而歸德光

道死與輜重俱棄之中山之殺胡林慶歷中為土人

李學究所得韓魏公索之急李瘞諸地中而別刻以

獻李死其子乃出之宋景文公始買真公帑宋景文

帥定日有學究李姓者藏屯石死於妓家樂營將何

水清得之以獻宋留之公庫姚令升云有遊子攜屯

石走四方最後死于中山營妓家伶人孟水清取以

獻周承勛希稷云唐太宗既得蘭亭序真蹟使趙模

等摸榻以十本賜方鎮惟定武用玉石刻之文宗朝

舒元輿作牡丹賦之碑陰世號定武本蔡絛云定朝

武有富民好事者厚以金帛從會稽取之而藏于家

因置諸定帥之便坐壁間熙寧間薛師正向為帥其

子紹彭又刻別本留公帑携古刻歸長安王厚之順

竊歸洛陽周希稷云薛帥求之不得其猶子紹彭聞

公尉有石用以鎮內取視之乃刻牡丹賦於碑陰者

遂別刻石易以歸長安袁詵友起巖云薛師正至定

惡摹打有聲自刊別本留蔡絛云熙寧者其子紹次

彭又私摹刻易殺胡林本納禁中則又刻石而還之

公侍郎帥定有旨取其石納禁中則又刻石而還之

謂石歸薛氏然不知雅非古矣大觀中王明清周承

勳皆曰詔取置宣和殿王明清云向次子嗣昌獻于

宣和詔取置宣和殿王明清云向次子嗣昌獻于

之壁明清之父銍則云置之艮巖命龕置睿思閣

觀初祐陵方尚文博雅詔索孫次公所納石刻則無

有或謂此石已殉裕陵靖康之變虜襲以紅毯輦

乃更取薛氏石入御府



歸榮芑云宋定國嘗從使虜云石今在中京王明清  
云靖康之亂凡尚方珍異之物悉為羣胡輦歸獨  
此石虜所不識遂棄不取建炎初高宗駐蹕廣陵宗  
澤居守東都見之遣騎疾馳進行在所未逾月歎復  
南寇大駕幸漸尖于倉猝之際紹興中今東南諸刻  
向子固帥維揚密旨令搜訪竟不獲  
無能彷彿者天台桑澤卿世昌編蘭亭博議一書甚  
詳與昔參會衆說芟繁撮要記其本末如此所取何  
子楚遠之辭居多諸說之異同者則附著其下雖未  
能定其孰是孰非然薛師正長安人王順伯謂其携  
以歸洛宗忠簡守汴日夕從事戰守且其天姿剛正  
王仲言謂其為人生搜羅玩物於艱難之時皆不敢  
謂然開元九年置朔方節度自是始有方鎮周希稷  
所云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若謂太宗分陽諸郡猶可  
也夫以一石刻之微而言人人殊莫能定于一然後  
知考古之難也

林靈素初名靈噩字歲昌家世寒微慕遠遊至蜀從趙  
昇道人數載趙卒得其書秘藏之由是善妖術輔以  
五雷法往來宿亳淮泗間乞食諸寺政和三年至京  
師寓東太一宮徽宗夢赴東華帝君召游神霄宮覺  
而異之敕道錄徐知常訪神霄事迹知常素不曉告

假或告曰道堂有温州林道士累言神霄亦作神霄  
詩題壁間知常得之大驚以聞召見上問有何術對  
曰臣上知天宮中識人間下知地府上視靈壘風如  
舊識賜名靈素號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  
賜金牌無時入內五年築通真宮以居之時宮禁多  
怪命靈素治之埋鐵簡長九尺於地其怪遂絕因建  
寶籙宮太乙西宮建仁濟亭施符水開神霄寶籙壇  
詔天下天寧觀改為神霄玉清萬壽宮無觀者以寺  
充仍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像上自稱教主道  
君皇帝皆靈素所建也靈素被旨修道書改正諸家  
醮儀校讎丹經靈篇刪修注解每遇初七日升座座  
下皆宰執百官三衙親王中貴士俗觀者如堵講說  
三洞道經京師士民始知奉道矣靈素為幻不一上  
每以聰明神仙呼之御筆賜玉真教主神霄凝神殿  
侍宸立兩府班上思明建后歆見之靈素復為葉靜  
能致太真之術上尤異之謂靈素曰朕昔到青華帝  
君處獲言改除魔髡何謂也靈素遂縱言佛教害道  
今雖不可滅合與改正將佛刹改為宮觀釋迦改為

天尊菩薩改為大士羅漢改尊者和尚改德士皆留  
髮頂冠執簡有旨依奏皇太子上殿爭之令胡僧一  
立藏十二人并五臺僧二人道堅等與靈素鬪法僧  
不勝情願戴冠執簡太子乞贖僧罪有旨胡僧放道  
堅係中國人送開封府刺面決配於開寶寺前令衆  
明年京師大旱命靈素祈雨未應蔡京奏其妄上密  
召靈素曰朕諸事一聽卿且與祈三日天雨以塞大  
臣之謗靈素請急召建昌軍南豐道士王文卿乃神  
霄甲子之神兼雨部與之同告上帝文卿既至執簡  
敕水果得雨三日上喜賜文卿亦充凝神殿侍宸靈  
素眷益隆忽京城傳呂洞賓訪靈素遂捨土燒香氣  
直至禁中遣人探問香氣自通真宮來上亟乘小車  
到宮見壁間有詩云捨土焚香事有因世間宜假不  
宜真太平無事張天覺四海閑遊呂洞賓京城印行  
逸街叫賣太子亦買數本進上大駭堆賞錢千緡開  
封府捕之有太學齋僕王青告首是福州士人黃待  
聘令青賣送大理寺勘招待聘兄弟及外族為僧行  
不喜改道故云有旨斬馬行街靈素知蔡京鄉人所

為上表乞歸本貫詔不允通真有一室靈素入靜之  
所常封鎖雖駕來亦不入京遣人廉得有黃羅大帳  
金龍朱紅椅卓金龍香炉京具奏請上親往臣當從  
駕上幸通真宮引京至開鎖同入無一物粉壁明牕  
而已京皇恐待罪宣和元年三月京師大水臨城上  
令中貴同靈素登城治水救之水勢不退回奏臣非  
不能治水一者事乃天道二者水自太子而得但令  
太子拜之可信也遂遣太子登城賜御香設四拜水  
退四丈是夜水退盡京城之民皆仰太子聖德靈素

遂上表乞骸不允秋九月全臺上言靈素妄改改字

議遷都妖惑聖聰改除釋教毀謗大臣靈素即時携

衣被行出宮十一月與宮祠温州居住二年靈素一

日携所上表見太守閻立顛乞與繳進及與州官親

黨訣別而卒生前自卜墳于城南山戒其隨行弟子

皇城使張如晦可掘穴深五尺見龜蛇便下棺既掘

不見龜蛇而深不可視葬焉靖康初遣使監温州伐

墓不知所蹤但見亂石縱橫強進多死遂已此耿延

禧所作靈素傳也靈素本末世不知其全故著之不

敢增易一字今温州天慶宮有題銜云大中大夫冲和殿侍宸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在京神霄玉清萬壽宮管轄提舉通真宮林靈素

世有十榦化五行真氣之說莫究其理洪文敏載鄭景

實稟之語謂取歲首月建之榦所生如甲乙丙作首

丙屬火火生土則甲已化土他倣此頗通余記昔年

一術士云遇龍則化龍辰也甲已得戊辰戌屬土故

化土乙庚得庚辰庚屬金故化金丙辛以降皆然其

實一也

祖宗時諸郡皆有都廳至宣和三年懷安軍奏今尚書

省公相廳改作都廳內外都廳並行禁止欲將本軍

都廳以僉廳為名從之且命諸路依凡此僉廳得名

之始也然今帥府有僉廳又有都廳莫知所始矣

會稽虞少鶴仲林送林懿成季仲詩云男兒何苦弊羣

書學到根原物、無曾子當年多一唯顏淵終日只

如愚水流萬折心無競月落千山影自孤執手沙頭

休話別與君元不隔江湖閱庚溪詩話喜而錄之

俗間有擊鼓射字之伎莫知所始蓋全用切韻之法該

以兩詩之皆七言一篇六句四十二字以代三十六  
字母而全用五支至十二齊韻取其聲相近便於誦  
習一篇七句四十九字以該平聲五十七韻而無側  
聲如一字字母在第三句第四字則鼓節先三後四  
叶韻亦如之又以一二三四為平上去入之別亦有  
不擊鼓而揮扇之類其實一也詩曰西希依之机詩  
資非卑妻欺癡梯歸披皮肥其辭移題携持齊時依  
眉微離為况儀伊鋤尼醯雞篋溪批毗迷此字母也  
羅家瓜藍斜凌倫思戈交勞皆來論留連王即龍南

閨盧甘林岫雷聊鄰簾櫳羸妻參辰闡楞根彎離驢  
寒間懷橫榮鞋庚光顏此叶韻也又有以詩數十句  
該果實之名為酒席之戲者與此畧同然不假切韻  
頗為簡易至於賣卜者但欲知十幹十二支則尤不  
難然多只一擊鼓便能知年月日時八字蓋未擊之  
先知謝顧盼舉動語默皆是物也

三司副使曰遙通判曰倅禮有副車倅車左傳孟僖子  
使泉丘人女助遠氏之遙遙倅皆副貳之稱然他官  
雖副貳不通用不知其由今三司廢已久遙之名人

無知者獨倅之名猶然樓宣獻序向侍郎子諱集云

擢之戶造近時文字中所見者此耶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眇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

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謂禮必以忠信為質也余謂

學者始以持敬為本而窮理盡性以終之亦繪事後

素之意

吾不試故藝余妄意夫子天縱之聖藝皆不學而能非

若常人嘗試而為之故其多能皆本於自然而非有

意於多能也古今諸家皆無此說余亦未敢自以為

是

穆天子傳書八駿之名一曰赤驥二曰盜驪三曰白義

四曰踰輪五曰山子六曰渠黃七曰華騶八曰綠耳

王子年拾遺記載穆王駿八龍之駿一名絕地二名

翻羽三名奔霄四名超影五名踰輝六名超光七名

騰霧八名挾翼二說不同

神仙赤松子見於書傳多矣惟淮南子稱赤誦子

嘉眉多士之鄉凡一成之聚必相與合力建夫子廟春

秋釋奠士子私講禮焉名之曰御校亦有養士者謂

之山學眉州四縣凡十有三所嘉定府五縣凡十有八所他郡惟遂寧四所普州二所餘未之聞

劉卞功字子民濱州安定人弱不好弄六歲誤觸甕碎家人更譙之神色自若曰俟釘校者來當全之復譙其妾曰人破尚可修矧甕耶語未絕釘校者至相與料理頃之如新自是築環堵于家之後圃不語不出者三十餘年或食或不食徽宗聞其名數敕郡縣津致問馳近特召之對曰吾有嚴願不出此門上知不可奪賜號高尚先生王子常侍郎衣其外兄也嘗問

以修行之術書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  
畝宅惟耕己心田又云以手捫胃欲心清淨以手上  
下欲氣升降每又云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  
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  
快哉靖康之變不知所終

周宣王中興之賢君也然考之於詩曰箴曰規曰誨曰刺不一而足第序詩者不能直書其事故後世儒者無敢訾議余觀國語所載如不藉千畝拒虢文公之諫而致姜戎之敗捨括立戲激魯人之變而致諸侯



之不睦及喪師之後復為料民之舉雖仲山甫之言  
且不用焉文武成康之治豈如是哉周之東遷烏得  
盡委其責於幽平二王乎其所由來者漸矣史記但  
書不藉千畝料民太原二事之目不若國語之詳也  
容齋隨筆謂近世所傳雲仙散錄開元天寶遺事老杜  
事實皆淺妄絕可笑而頗能疑誤後生然但辨遺事  
中數事餘二書無說老杜事實世不多見葛常之韻  
語陽秋云老杜詩云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  
揚州按遜傳無揚州事而遜集亦無揚州梅花詩但  
有早梅詩云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御霜當路發  
映雪凝寒開枝橫却月觀花繞凌風臺應知早飄落  
故逐上春來杜公前詩乃逢早梅而作故用何遜事  
又意却月凌風皆揚州臺觀名爾近時有妄人假東  
坡名作老杜事實一編無一事有據至謂遜作揚州  
法曹廨舍有梅一株吟詠其下豈不誤學者以上皆  
葛語若雲仙散錄則余家有之凡三百六十事而援  
引書百餘種每一書皆錄一事周而復始如是者三  
其間次序參差者數條而已編集文籍豈能整齊如

此已可一笑序稱天祐元年金城馮贄取九世典籍撮其膏髓別為一書廢兵火煨燼之後來者不至束手今百書遂無存者則贄可謂前知矣崇文總目成書時距天祐未甚久隋唐以前書籍存者極多贄家之書無一著錄雖有金鑿密記之類一二種而所編三事本書反無之又其造語盡倣世說後閱館本孫集葛所引梅詩尚脫第四聯朝灑長門泣夕駐臨邛

杯

胡忠簡之貶李似之侍郎

彌遜

書十事以贈一曰有天

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二曰唯君子困而不失其所亨三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進步四曰境界遠順當以初心對治五曰子厚君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為六曰無我方能夠作大事七

曰天將任之必大有摧抑八曰建立功名非知道者不能九曰太剛恐易折須養以渾厚十曰學必明心記問辨說皆餘事

古樂府木蘭詞文字奇古然其間有云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賜物百千強可汗問所欲木

蘭不願尚書即願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按木蘭詐  
作男子代父征行遠歸家易服火伴方知其為女當  
其見天子之時尚稱男子而曰送兒歸故鄉何哉兒  
者婦人之稱也

熙寧青苗法行計息推賞否則廢黜官吏畏罪希進所  
散惟恐不多知祥符縣李敦頤視前政獨貸三之一  
宰相怒甚遂通判廣信軍敦頤字子修棣州陽信人  
蘇文定公奏疏所言即此也

太宗嘗謂宰相曰流俗有言人生如病瘡於大寒大暑  
中過歲寒暑迭變不覺漸成衰老苟不競為善事虛  
度流年良可惜也李文簡書之長編而宗門武庫載  
五祖亦有此語又唐摭言載趙牧封酒詩亦有人生  
如瘡在須臾何乃自苦八尺軀之句

中書侍郎舊稱中書今轉為中書舍人之稱近歲有以  
六部侍郎兼中書舍人者遂直呼中書侍郎尤非是  
官制前左右丞六部侍郎通謂之丞即今有稱即官  
寺監丞為丞即者矣皆失之不考也若稱中書舍人  
為中舍則容齋已辨之矣

前代東宮官於皇太子皆稱臣隋開皇中嘗更其制至唐而後真廟為皇太子始辭之

臨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東觀餘論略記之如書女母翁悔成人今作女母悔老成人保后胥高今作保后胥戚女永歡憂今作汝誕勸憂女有近則在乃心今近作戕女比猶念以相從今作汝分猷各翁中今作各設中爾惠朕昌祇動萬民以遷今作爾謂朕昌震動天既付命今付作孚曰陳其五行今作汨陳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祇惧今亮作度以作治懷保

小人惠于矜寡今人作民于作鮮母兄曰今作無皇曰則兄自敬德今兄作皇且以前人之微言今作受人之徽言是罔顯哉厥世今哉作在文王之鮮光今作耿光通殷就大命今作達殷集大命論語意與之與今意作抑孝于惟孝今于作乎朝聞道夕死可也今也作矣是魯孔丘與曰是知津矣今作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耷不輟子路以告子憺然今作耷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憺然置其杖而耘今置作植其斯已乎今作如斯而已乎譬諸宮墻今諸

作之賈諸賈之哉今賈作沽恨不見其全也

顧命一人冕執銳陸氏釋文銳以稅反今禮部韻尹字

下有銳字注云侍臣所執書一人冕執銳古文尚書

亦作銳不知承誤作銳自何時始也

晁伯字載之昭靈夫人祠詩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

骨葬昭靈陸務觀諱游黃州詩君看赤壁終陳迹生

子何須似仲謀

自唐以紀年改梁州曰興元府本朝紹興隆興慶元諸

府皆循用故事縣名亦多有之獨嘉州以慶元初嘉

定府越三十年方改元嘉定與諸府不同

韓文公記夢詩百二十刻頃史間方氏舉正載董彥遠

云世間只百刻百二十刻以星紀言也朱文公考異

云星紀之說未詳其旨但漢哀帝嘗用夏賀良說刻

漏以百二十為度矣余謂董說固妄夏賀良之說行

之不兩月而改且哀世不典之事韓公必不引用按

古之漏刻晝有朝禹中晡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至梁

武帝天監六年始以晝夜百刻布之十二辰每時八

刻仍有餘分故今世歷家百刻舉成數耳實九十六

刻也每時餘分別為初、正、初刻一日合二十有四  
每刻居六分刻之一總而計之為四刻始合百刻之  
數刻雖有大小其名則百有二十韓詩恐只取此正  
不須求之遠也

熙寧間賜岐王顥嘉王顥玉帶各一二王固辭不聽請  
加佩金魚以別嫌詔并以玉魚賜之王仲言 明清揮  
麈錄謂玉帶為朝儀始此其後嘗賜王安石安石力  
辭不從不得已受詔次日即釋去至徽宗朝以賜蔡  
京、請佩金魚以自別於諸王從之自是何執中鄭

居中王黼蔡攸童貫皆受賜余按唐永徽二年勅開府  
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  
上元初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金玉帶開元中敕珠  
玉錦繡既令禁斷準式三品以上飾以玉四品以上  
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者宜於腰帶及馬鐙酒杓  
餘悉禁斷董晉傳謂五品而上金玉帶所以盡飾以  
奉上史傳載賜玉帶及臣下私以玉帶相贈遺者班  
班可考韓文公詩亦云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則  
知唐已然矣五代漢隱帝嘗以賞郭威之功既又召

揚邠輩數人悉賜之然不足稽也揚文公談苑載國朝賜帶之制謂駙馬都尉初選尚賜白玉帶親王皇族皆許通服雕玉白玉等帶則不始於岐嘉二王審矣玉魚安重榮亦嘗自為之或問陸文安公何不注釋諸經以垂世陸曰六經乃注我者也

州縣治率南向然南面二字人臣不得用也惟山谷送徐隱父宰餘干詩云地方百里身南面豈別有所本歎恨讀書不多不能詳也

章貢志謂漢高帝六年命灌嬰略定江南令天下城縣邑始置雩都縣按高紀六年冬十月但書令天下郡邑城而已餘皆無所見雩都置縣地理志不書歲月考紀及傳灌嬰蹤跡未嘗到江南鑿空著書可付一笑洪駒父豫章職方乘亦謂灌嬰在漢初定江南故祀以為城隍神今江西郡縣城隍多指為灌嬰其實非也友人蕭子壽大年考功臣侯表始知其為陳嬰蓋嬰自定東陽為將屬楚項梁為楚柱國四歲項羽死屬漢定豫章浙江封堂邑侯都漸顏師古謂漸水

名在丹陽黟縣南蠻中嬰既定諸地而都之地理志  
注黟音伊字本作黟其音同始知定江南者為陳嬰  
流俗所傳不為全無所據但誤其姓耳

賓退錄卷第一終

賓退錄卷第二

宋 大梁趙與音

著

朱文公書與客談世俗風水之說因曰冀州好一風水  
雲中諸山來龍也岱嶽青龍也華山白虎也嵩山案  
也淮南諸山案外山也

曲忠壯在蜀有詩云破碎江山不足論何時重到渭南  
村一聲長嘯東風裏多少未歸人斷魂

范冲嘗對高宗云詩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虜為無  
窮之恨獨王安石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



知心然則劉豫之僭非其罪漢恩淺而虜恩深也今  
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為盜賊者皆合于安石之意  
此新謂攘天下人心者也臨江徐思叔得之亦嘗病  
荆公此語謂衛律李陵之風乃反其意而為之遂得  
詩名於時其詞云妾生豈願為胡婦失信寧當累明  
主已傷畫史忍欺君莫使君王更欺虜琵琶却解將  
心語一曲才終恨何數朦朧胡霧染宮花淚眼橫波  
時自雨專房莫倚黃金賂多少專房棄如土寧從別  
去得深嘆一步思君一回顧胡山不隔思歸路只把

琵琶寫辛苦君不見有言不食古高辛生女無嫌嫁

盤瓠

康節邵先生之學受於李挺之而今世少知挺之都晁

以道說之嘗為作傳曰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天聖

八年同進士出身為人朴且率自信無少矯厲師河  
南穆伯長伯長性卞嚴寡合雖挺之亦頻在訶怒中  
挺之事先先生益謹嘗與參校柳文者累月卒能受易  
時蘇子美亦從伯長學易其專授受者惟挺之伯長  
之易受之種微君明逸種微君受之希夷先生陳圖

南其源流為最遠究觀三才象數變通非若晚出尚  
辭以自名者挺之初為衡州獲嘉縣主簿權共城令  
所謂康節先生邵堯夫者時居母憂于蘇門山百源  
之上布裘菜食且躬爨以養其父挺之叩門上謁勞  
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康節曰簡策迹外未有適  
也挺之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  
又曰物理之學下矣不有性命之學乎康節謹再拜  
悉受業於書則先視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  
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世所謂康

節先生之易者實受之挺之挺之器大難乎識者棲  
遲久不調或惜之則曰宜少貶以榮進友人石曼卿  
獨曰時不足以容君君盍不棄之隱去再調孟州司  
法參軍時范忠獻公守孟亦莫之知也忠獻初建節  
鉞守延安選者不用故事出境外挺之獨別近郊或  
病之謝曰故事也居頃之忠獻謫安陸挺之沿檄見  
之洛陽前日遠境之客無一人來者忠獻於是乎恨  
知挺之之晚友人尹師魯以書薦挺之于葉舍人道  
卿因石曼卿致之曰孟州司法參軍李之才年三十

九能無古文章語直意邃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輩非洙所敢品目而安於位頗無仕進意人罕能知之其才又達世務使少用於世必過人遠甚幸其貧無貲不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共成之曼卿報師魯曰今之業文好古之士至鮮且不張苟遺若人其學益衰矣是師魯當盡心以成之者也延年素不喜屈謁貴仕以挺之書凡四五至道卿之門通焉而後已道卿且樂薦之以是不悔挺之遂得應銓新格有保任五人改大理寺丞為緱氏令未行會曼卿與龍圖閣直學士遵路調兵河東辟挺之澤州僉署判官

于是澤人劉仲更從挺之受曆法世稱劉仲更之曆遠出古今上有楊雄張衡之所未喻者實受之挺之在澤轉殿中丞丁母憂甫除喪暴卒于懷州守舍時友人尹子漸守懷也實慶曆五年二月子漸哭挺之過哀感疾不踰月亦卒挺之葬青社後十有二年一子以疾卒又二十有四年有姪君翁乞康節表其墓曰求於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公以師焉以道此傳頗能道其出處之詳然康節嘗曰今世知道者獨予

及李挺之二人而已則此傳豈足以盡挺之哉  
東坡公知揚州夢行山林間一虎來噬方驚怖有紫衣  
道士揮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一道士投謁曰夜出  
不至驚畏否公咄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拔汝脊汝謂  
吾不知汝子夜術邪道士惶駭而退林靈素傳中徽  
宗神霄夢亦此類新塗祥符觀道士何得一宣和間  
遊京師遇方士陶光國愛其人物秀整語之曰當為  
辦一事始亟歸無幾何徽宗夢人曰天上神仙鄭化  
基地下神仙何得一明日命閱祠部帳得諸新塗籍

中化基其師也遽命召時得一方次郢州守貳禮請  
以往既對上大悅賜號冲妙大師主龍德太一宮旋  
授丹林郎制曰惟上帝休命誕集朕躬故宏天飛之  
舊宮奉真基之列御非得瑞靖修潔之士孰與致朕  
嚴恭寅畏之意哉爾植志靡懈飾履有聞嘉其積勤  
超進仙秩尚敦而素母終墮哉時六年六月二十五  
日也未幾中原亂得一亦歸里坎壈以死得一庸人  
無他異僥倖至此光國不知何許人也

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於義小

人喻於利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  
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  
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君子泰而不驕小  
人驕而不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求諸己小人  
求諸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  
而可小知也君子小人之情狀其判然如此為士者  
當知所擇矣余亦懼為小人之歸也筆之以自警焉  
萬里鑾輿去不還故宮風物尚依然四圍錦繡山河地

一片雲霞洞府天空有遺愁生落日可無佳氣起非  
煙古來國破皆如此誰念經營二百年此毛麾過龍  
德故宮詩也麾字牧達平陽府人有平水老人詩集  
十卷行于虜境推商或携至中國余偶得一帙可觀  
者頗多序稱其父當宋大觀三年上舍登第後中宏  
詞科季年嘗任給事中按登科記大觀三年榜中毛  
安節者蓋其父然次年詔改宏詞為詞學兼茂終徽  
宗欽宗兩朝取詞科為夕郎者皆無毛姓必陷虜後  
事也

集賢殿修撰舊多以館閣久次者為之有自常僚超授  
要任未至從官者亦除修撰時人遂有冷撰熱撰之  
目近世士夫以集英為熱撰右文秘閣為冷撰非也  
右文即集賢改和五年改

讀橫渠詩最受其一篇云學易窮源未到時便將虛寂  
眇心思宛如童子攻詞賦用即無差問不知

胡致堂著讀史管見主於識議秦會之開卷可考也如  
論耶律德光諭晉祖宜以桑維翰為相謂維翰雖因  
德光而相其意特欲興晉而已固無挾虜以自重劫

主以盜權之意猶足為賢尤為深切致堂本文定從  
子其生也父母欲不舉文定夫人舉而子之及貴遭  
本生之喪士論有非之者故漢宣帝立皇考廟晉出  
帝封宋王敬儒兩章專以自解而於漢哀帝謝立定  
陶後一節直謂為人後者不顧私親安而行之猶天  
性也吁甚矣首卷論豫讓報仇曰無所為而為善雖  
大學之道不是過若致堂者其亦有所為而著書者  
歟然其間確論固不容揜也

近時後進稱前輩之字人多非之余謂不然孔門弟子

皆稱其師曰仲尼則豈不可又有父祖既沒子孫不  
忍稱其字者亦古之所無北齊王元景兄弟諱其父  
之字顏之推譏之然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  
杯圈不能飲焉况稱其字乎以情推之亦未為過古  
者以王父字為氏雖只一字似未安也

梁武帝命袁昂作書評其答啟云奉敕遣臣評古今書臣  
愚短豈敢輒量江海但天旨譎臣斟酌是非謹品字  
法如前今淳化法帖第五卷智果書此一段謂為梁  
武帝評書中興館閣書目亦然誤也其畧云王僧虔

書猶如揚州王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奕奕皆有一  
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朔少年皆充悅舉體皆拖而  
不可耐羊欣書似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舉止羞澁  
終不似真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不復排突英賢王  
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殷均書  
如高麗人抗浪乃不有意氣而姿顏自足精味徐淮  
南書如南國士大夫徒尚風軌然不寒乞陶隱居書  
如吳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體甚峭快吳施書如  
新亭傖父一徑似揚州人共語語便態出柳產書如

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曹喜書如經論道士言不  
可絕王右軍書字勢雄強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故  
歷代寶之永以為訓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  
力程曠平書如鴻鵠弄翅頡頏布置初雲之見白日  
蕭思詒書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李鎮東書如芙蓉  
之出水文彩如鏤金桓玄書如快馬入陳隨人屈曲  
豈須文譜范懷約真書有分草書無功故知簡牘非  
易皇象書如韻音統梁孤飛獨舞孔琳之書如散花  
空中流徽自得李巖之書如鏤金素月屈玉自照薄

紹之書如龍遊在霄繾綣可愛崔子玉書如危峰阻  
日孤松單枝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師宜官  
書如鵬翔未息翩翩而自逝梁鵠書如龍威虎震劔  
拔弩張張伯英書如武帝愛道憑虛歆仙衛恒書如  
插花舞女授鏡笑春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鷲鳥乍飛  
鍾繇書如雲鶴遊天羣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遇  
米元章採隋唐至本朝得一十四家續之僧智永書  
經氣骨清健大小相雜如十四五貴胄褊性方猶繩  
墨忽越規矩褚遂良如熟馭戰馬舉動從人而別有



一種驕色虞世南如學休糧道士神意雖清而體氣  
疲困歐陽詢如新痊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勤柳公  
權如深山道士修養已成神氣清健無一點塵俗顏  
真卿如項羽挂甲樊噲排突硬弩欲張鐵柱將持立昂  
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如乍富小民舉動屈強禮節  
生疎徐浩如蘊德之人動容溫厚舉止端正敦尚名  
節體氣純白沈傳師如龍遊天表虎踞溪傍神情自  
如骨法清虛周越如輕薄少年舞劍氣勢空健而鋒  
必交加錢易如美丈夫肌體充悅神氣清秀蔡襄如  
少年女子體態嬌饒行步緩慢多飾繁華蘇舜欽如  
五陵少年訪雲尋雨駿馬青衫醉眠芳草狂歌院落  
張友直如宮女插花媚嬌對鑑端正自然別有一種  
嬌態唐書王勃傳載開元中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  
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  
施不可富嘉謩如孤峰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  
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閭朝隱如麗服  
靚粧燕趙歌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  
問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太羹元酒有典則薄

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  
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杯  
玉笋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齊道人湯惠  
休云謝靈運詩如芙蓉照水顏延年詩如錯絲縷金  
梁鍾嶸云范雲詩宛轉清便如流風回雪丘遲詩點  
綴映媚如落花在草張芸叟評本朝名公詩梅聖俞  
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石  
曼卿如飢鷹乍歸迅逸不可言歐陽永叔如春服乍  
成驪酒初熟登山臨水竟日忘歸王介甫如空中之

音相中之色欲有尋繹不可得矣蘇子瞻如武庫乍  
開干矛森然見之不覺令人神懼子細檢點不能無  
利鈍郭功父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適口  
者少劉中叟次莊塵土黃詩序謂樂府自唐以來杜

甫則壯麗結約如龍驤虎伏容止有威李白則飄揚  
振激如游雲轉石勢不可遏今主管廣東漕司文字  
長樂放器之陶孫遂盡取魏晉而下詩人演而為詩  
評曰因暇日與弟姪輩評古今諸名人詩魏武帝如  
幽燕老將氣韻沈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

鮑明遠如飢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  
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  
秋水芙蓉倚風自笑葦蘇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徽  
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杜牧之如銅丸走坂  
駿馬注坡白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言，皆實元  
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  
鏤水雕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鷄犬遺響白雲  
覆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  
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槩無補多慙孟東野如埋泉  
斷劍卧聲寒松張籍如優工行鄉飲酬獻秩如時有  
詼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  
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瓌妍要非適用本朝蘓東坡如  
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歐公如四  
瑚八璣止可施之宗廟荆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  
嶮絕為功山谷如陶弘景祇詔入宮析理談玄而松  
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閩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  
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後山如九臯獨唳深林孤芳  
冲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

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竒逸其他作者未易殫陳  
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沈存中筆談載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鄰有豪家曼卿訪  
之延曼卿飲羣妓十餘人各執肴果樂器一妓酌酒  
以進酒罷樂作羣妓執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  
列其左右京師人謂之軟樂余按江南李氏宰相孫  
晟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  
臺盤時人多效之事見五代史記死事傳及馬令南  
唐書義兒傳軟樂蓋始於此

三省密院奏事退覆奏所得旨周文忠書其本末於二  
老堂雜誌甚詳著其畧於此淳熙四年四月甲戌垂  
拱殿六參使相曾覲起居退肩輿歸第直省官賈光  
祖散祇候李處和使臣唐章騎從已而參改龔茂良  
奏事畢馳馬入堂遂踵相躡街司促光祖輩避道光  
祖輩出語不遜光祖處和實穎籍三省密院茂良大  
不能平明日奏其事上諭覲致謝又明日覲以光祖  
處和申省施行上謂茂良光權衝替二人然後施行  
茂良遽下臨安府杖罷丁丑上批問茂良昨已面諭

何遽也自是茂良待罪求去不絕五月甲子戶部郎  
謝開之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六月丁丑茂良除資  
政學士知鎮江府是日開之對壬午再對癸未茂良  
落職放罷於是覲之媼家韓彥古獻議三省密院舊  
奏事退徑批聖旨非是乞朝退一一覆奏禁中詳觀  
乃付出專為此也上大以為然自是每事於奏日後  
用黃紙貼云得旨云云朝退封入改則改留則留遂  
以為常是月末蜀人張唐卿欲用淮南舊賞改官趙  
雄力主之止都承旨王抃執不可雄乃請改次等合入

官既覆奏止令循兩資明日上諭三省云若非覆奏  
幾誤推賞此可為萬世法雖有強臣跋扈不能易也  
七月癸丑開之又論茂良遂謫散官英州安置國初  
自范質進擬已更舊制至是復創覆奏云開之名下  
一字曰然上一字犯御嫌名故書其字

靖州圖經載其俗居喪不食酒肉鹽酪而以魚為蔬今  
湖北多然謂之魚菜不特靖也老杜白小詩云白小  
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正指  
此蓋老杜嘗往來荆楚而此詩則嘉興魯氏足為夔

門所作夔亦興湖北相鄰故也注杜詩者皆不及此  
韻語陽秋云言白小與菜無異豈復有厚味哉非其  
指矣

唐僖宗乾符二年禮部侍郎崔沆下進士三十人鄭合  
敬第一摭言載其宿平康里詩云春來無處不閑行  
楚閩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頭  
聲注云楚娘閨娘妓之尤者韻語陽秋謂為鄭谷所  
作誤矣

臨安有鬻紙者澤以漿粉之屬使之瑩滑謂之蠲紙蠲  
猶潔也詩言蠲為饕周禮宮人除其不蠲名取諸此  
又記五代何澤傳載民苦於兵徃々因親疾以割股  
或既喪而廬墓以規免州縣賦役戶部歲給蠲符不  
可勝數而課州縣出紙號蠲紙蠲紙之名適同非此  
之謂也

唐明宗時加秦王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言元帥  
或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  
禮無所考按余按唐至德初以廣平王為天下兵馬  
元帥天復三年三月以輝王祚為諸道元帥其年十

二月敕國史所書元帥之任並以天下為名乃自近  
年改為諸道宜却復為天下兵馬元帥至德距長興  
尚遠若天復則耳目相接而有司皆不之知何其陋  
邪元帥之名肇見於左氏晉謀元帥是也然是時所  
謂元帥者中軍之將爾未以名官也至隋始有行軍  
元帥唐初有左右元帥太原道行軍元帥西討元帥  
自此寢多然天下兵馬元帥則始於廣平大元帥則  
始於從榮唐末嘗以天下兵馬元帥授朱全忠偽吳  
以天下兵馬大元帥授李昇昇梁末帝以天下兵馬都  
元帥授錢鏐晉高祖以天下兵馬都元帥授錢元瓘  
出帝以東南面兵馬都元帥授錢弘佐周又以天下  
兵馬都元帥授錢俶國初改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古  
今當其任者蓋寥々可數而我高宗皇帝遂自此應  
中天之運初元帥皆親王為之廷臣副貳而已惟哥  
舒翰郭子儀李光弼房琯皆嘗真除錢氏繼之全忠  
自置昇偽命不足道也

岑彭引兵從先武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時公  
孫述將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留蓋延耿弇圖之

而車駕東歸敕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  
虜人若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世言得隴望蜀本此  
又司馬懿為曹操主簿從討張魯言於操曰劉備以  
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  
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必瓦解因此之  
勢易為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操曰人苦無  
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言竟不從蓋用前語也

晉明帝問王導晉所以得天下導陳司馬懿創業之始  
及司馬昭弒高貴卿卿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

言晉祚復安得長遠殊不知牛繼馬後晉已絕矣

古今詠史之作多矣以經子被之聲詩者蓋鮮張橫渠  
始為解詩十三章葛覃曰葛蔓青長谷鳥遷女功興  
念憶歸安不將貴盛驕門族容使親心得盡歡卷耳  
曰閨闈誠難與國防默嗟徒御困高岡觥壘欲解痛  
瘡恨采耳元因備酒漿洪忠宣著春秋記詠三十卷  
凡六百餘篇石碣大義滅親曰惡吁及厚篤忠純大  
義無私遂滅親後代姦邪殘骨肉屢接斯語陷良臣  
鄭人來渝平曰鄭人來魯請渝平姑欲修和不結盟



使宛歸祊平可驗二家何誤作隨成張無垢亦有論  
語絕句百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曰既是文章可得聞不應此  
外尚云云如何夫子言天道肯把文章兩處分顏子  
箠瓢曰貧即無聊富即驕回心獨爾樂箠瓢箇中得  
趣無人會惆悵遺風久寂寥近歲嘗見紀孟十詩題  
張孝祥作于湖集中無之必依託者如爭地爭城立  
霸基焉能一統混華夷力期行政急求艾深欲為王  
愧折枝緣木求魚何及計為叢毆雀失深思是宜孟  
氏諄諄誨不嗜殺人能一之異端邪說日交馳聖哲  
攻之必費辭深詆並耕排許子極言二本闢夷之復  
明陳仲廉無取力斥楊朱義不為寄語外人非好辯  
欲令大道日星垂又有黃次叔者不知何許人賦評  
孟詩十九篇極詆孟子且及子思漫紀記一二首篇傳  
道八句云此道曾參得最真寥寥千載自何人所傳  
及也亦無母誰覺軻乎唱不臣忠孝缺來今已久中  
庸到此盍惟新願言為子為臣者勿據悠悠紙上塵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一絕云庇民德莫大文王西伯

都來百里強園圃盤遊方七十斯民何處事耕桑  
蚩蚩撼大木多見不知量也若康節先生觀易觀書觀  
詩觀春秋四吟則盡掩衆作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  
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  
向一中分體用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兩般事  
道不虛行只在人吁嗟四代帝王權盡入區區一舊  
編或讓或爭三萬里相因相革二千年唐虞事業誰  
能繼湯武功夫世莫傳時既不同人又異仲尼惡得  
不潸然愛君難得似當時曲盡人情莫若詩無雅豈  
明王教化有風方識國興衰知音未若吳公子潤色  
魯經魯仲尼三百五篇天下事後人誰敢更訛非堂  
堂王室寄空名天下無時不戰爭滅國伐人惟恐後  
尋盟報役未嘗寧晉齊命令矣如火文武鑑基冷似  
冰唯有感麟心一片萬年千載若丹青

賓退錄卷第二終

賓退錄卷第三

宋

大梁趙與晉

著

晉簡文母鄭太后諱阿春晉人避其諱皆以春秋為陽  
秋后傳孝武下詔依陽秋故事上尊號孝武母李太  
后傳何澄等議服制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是也若  
褚裒傳桓彝目之曰有皮裹陽秋荀奕傳張闓孔愉  
難奕駁陳留王出城夫謂宋不城周陽秋所譏則皆  
事在鄭后之前晉之史官追改以避之耳故孫盛輩  
著書曰晉陽秋近世葛常之侍郎立方作詩話極其

該洽顧名之曰韻語陽秋以今人而為晉諱不深考也晉世后諱多矣獨避鄭諱為不可曉然盛又有魏氏春秋習鑿齒亦著漢晉春秋司馬彪作九州春秋則當時亦不盡避史官亦不能盡改蓋晉史凡十八家而唐人修書又出於二十一人之手豈無同異耶世俗稱列寺卿曰大卿諸監曰大監所以別于少卿監自國初以寺監寄祿之時已然相承甚久然前代但有大鴻臚大司農大匠而已大卿大監之名殊不與元魏雖有大宗正卿大司農卿隋亦有新都大監然

皆不足證也獨晉人謂著作即為大著作職官志亦然今稱著作即曰大著作猶有據依

元昊寇邊韓忠獻駐兵延安夜有人携匕首至卧内遂褰帷韓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益張元也韓復就枕曰汝携我首去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取帶而出明日不復治其事俄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明受之變張忠獻自平江起義勤王行次嘉禾一夕坐至夜分警備嚴甚忽有刺客至前出腰間文書乃苗劉使來賊公者

賞格甚盛時左右睡已熟張遽問爾欲何為對曰某河北人粗知逆順豈肯為賊用况侍郎精忠大節感通神明某又安忍致害邪特見備禦未至恐後復有來者故相報耳張下執其手問其姓名曰某粗讀書若言姓名是徼後利顧有母在河北今徑歸矣拂衣而去超捷若神翼日張取獄死囚斬以徇曰此刺客也私識其人終身物色竟不遇二事頗相似但受帶一節韓不及張而前之刺客亦不可以望後者也漢梁王使人刺爰盎刺者至閨中問盎稱之皆不容口

乃見盎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然後刺者十餘曹備之又與張事相類然爰卒不免而張竟無他張公忠臣爰非真長者天理為不誣矣韓事見王彥輔塵史張事具行狀

光逸為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母輔之輩詣令家望見竒之李矩為吏送故縣令於長安梁王彤以為牙門以是知吏從迎送之儀晉已然矣宋書庾登之傳載其除豫章太守自臨川便道之官亦云儀迓光赫又謝方明旬晉陵太守為南郡相晉陵亦有送故主

簿隨在西蕭梁時諸鎮皆有迎主簿

今人以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不食肉謂之十齋釋氏之教也余按唐會要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已後每年正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約鈞永為常式乾元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敕每月十齋日及忌日並不得採捕屠宰仍永為式其來尚矣九國志亦載南唐大臣多蔬食月為十齋今斷獄律疏議列此十日謂之十直

日

白樂天於潯陽舟中見商婦賦琵琶行其中有云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是時此商留家潯陽而遠取茶於浮梁始知潯陽之茶唐未有也今其行幾徧天下而浮梁所產反不著時代推移而土地所生亦復變遷如此

聰

晉書王育仕劉淵為太傅韋忠仕劉勰為鎮西大將軍劉敏元仕劉曜為中書侍郎三人者皆嘗委質於晉矣而皆謂之忠義王宏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

中餓不與食太康中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宏緣此  
復遣吏科檢婦人初服至褻發於路顧謂之良吏王  
渾妻鍾氏嘗夫婦共坐其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  
生子如此足慰人心鍾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  
子故不翅如此參軍者渾弟淪也顧謂之烈女真可  
發一笑

邵康節洛陽春八絕其一云四方景好無如洛一歲花  
奇莫若春景好花奇精妙處又能分付與閑人先鑑  
堂朝野遺事載呂言甫在趙韓王南園京師句人曰

風乞兒者持大扇造呂求詩呂即書扇上無人肯作  
佐除非乞沒藥堪醫最是風求乞害風都占斷算來  
世上少如公呂詩雖戲謔然句體絕與邵詩相類

呂居仁舍人嘗與汪聖錫尚書論竝拜兩相獨曾文昭  
草木肅制為得右相詞命之體乾道閒虞忠肅拜右  
相汪適當制遂祖其意而為之余按曾制云左右置  
相以總吾喉舌之司東西分臺以幹我鈞衡之任居  
中如鼎足之時承上若台符之聯相須而成缺一不  
可乃登次輔以告大庭汪制曰朕洪惟國朝之制竝

建宰輔之司應變守文咸底于道獻可替否各殫厥心矧予繼承惟日兢惕懋乃后德文脩翳賴于同寅揚于王庭孚號式新于眾聽其登次相以叶舊章似微不及也初韓忠彥拜左僕射蔡京當制欲刺探徽宗之意徐奏請曰制詞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任兩相之意徽宗曰專任一相翼日京出宣言曰子宣不復相矣已而復召肇草制拜布右僕射肇之詞蓋有為云

李昊仕于蜀王衍之亡為草降表及孟昶降又草馬蜀

人夜表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為笑余記  
晉謝詹少歷顯位桓玄之篡以澹兼太尉與王謐俱  
齋冊到姑孰元熙中為光祿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奉  
冊禪宋正堪作對

漢昭帝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書之詐後世稱其明順  
帝時張達輩譖梁商謀廢立帝知其妄收達等殺之  
與昭帝相類洪文敏謂順帝復以政付梁冀其明非  
昭帝比故不為人所稱前燕慕容暉初立慕容皝根譖  
慕容恪慕容評將謀為亂暉曰二公國之親穆先帝



所託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為亂也收根等斬之  
可與昭順並稱考三君之年昭帝十四順帝二十五  
而熹方十一尤不可及然其末年恪既死母后亂朝  
評以黷貨干政不能容慕容垂之勲德遂為符秦所  
滅與早歲殊不相似又非順帝比也

東蜀楊天惠謨彰明縣附子記云綿州故廣漢地領縣  
八惟彰明出附子彰明領鄉二十惟赤水廩水會昌  
昌明宜附子總四鄉之地為田五百二十頃有奇然  
杭稻之田五菽粟之田三而附子之田止居其二焉

合四鄉之產得附子一十六萬斤已上然赤水為多  
廩水次之而會昌昌明所出微甚凡上農夫歲以善  
田代處前期輒空田一再耕之時齊麥若粟糜其中  
比苗稍壯并根葉耨覆土<sub>上</sub>下復耕如初乃布種每畝  
用牛十耦用糞五十斛七寸為壟五寸為符終畝為  
符二十為壟千二百壟從符衡深亦如之又以其餘  
為溝為涂春陽墳盈丁壯畢出䟽整符壟以需風雨  
風雨時過輒振拂而駢持之既又挽草為援以御烜  
日其用工力比他<sub>田</sub>十倍然其歲獲亦倍稱或過之

凡四鄉度用種千斛以上種出龍安及龍州齊歸木  
門青翅小平者良其播種以冬盡十一月止採擷以  
秋盡九月止其莖類野艾而澤其桑類地麻而厚其  
花紫葉黃莖長苞而圓蓋其實之美惡視功之勤  
窳以故富室之入常美貧者雖接軫或不盡然又七月  
有採者謂之早水拳縮而小蓋附子之未成者然此  
物畏惡猥多不能常熟或種美而苗不茂或苗秀而  
實不充或已釀而腐或已暴而攣若有物焉陰為之  
故園人將採常禱於神或目為藥妖云其釀法用醃

鹽

窖安密室淹覆彌月乃發以時暴涼久乃乾定方出  
釀時其大有如拳者已定輒不盈握故及兩者極難  
得蓋附子之品有七實本同而未異其種之化者為  
烏頭附烏頭而傍生者為附子又左右附而偶生者  
為鬲子又附而長者為天雄又附而尖者為天佳又  
附而上出者為側子又附而散生者為漏籃皆脉絡  
連貫如子附母而附子以貴故獨專附名自餘不得  
與焉凡種一而子六七以上則其實皆小種一而子  
二三則其實稍大種一而子特生則其實特大此其

凡也附子之形以蹲坐正節角小為上有節多鼠乳者次之形不正而傷缺風皺者為下附子之色以花白為上鐵色次之青綠為下天雄烏頭天佳以豐實過握為勝而漏籃側子國人以乞棄後夫不足數也大率蜀人餽附子者少惟陝輔閩浙宜之陝輔之賈纔市其下者閩浙之賈纔市其中者其上品則皆士大夫求之蓋貴人金多喜竒故非得大者不厭然土人有知藥者云小者固難用要之半兩以上皆良不必及兩乃可此言近之按草經及注載附子出犍為

山谷及江左山南嵩齊魯間以今考之皆無有誤矣又云春採為烏頭冬採為附子大謬又云附子八角者良其角為側子愈大謬與余所聞絕異豈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類耶以上皆楊說古涪志既刪取其略著於篇然又云天雄與附子類同而種殊附子種近漏籃天雄種如香附子凡種必取土為槽作傾邪之勢下廣而上狹實種其間其生也與附子絕不類雖物性使然亦人力有以使之此又楊說所未及也審如志言則附子與天雄非一本矣楊說失之本草

圖經與此小異廣雅云奚毒附子也一歲為薊與則子二歲為烏喙烏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雄蓋亦不然禹子天佳漏籃三物本草皆不著張華博物志又云烏頭天雄附子一物春秋冬夏採各異也

左氏傳內蛇與外蛇關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漢太始四年趙有蛇從郭外入邑與邑中蛇羣鬪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六年而武帝崩異哉然趙敬肅王彭祖薨於次年亦其應也

玉壺清話真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丁晉公奏曰每升三十杜甫詩曰連須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與昔嘗因是戲考前代酒價多無傳焉惟漢昭帝罷榷酤之時賣酒升四錢明著於史劉貢父云所以限民不得厚射利是以典論謂孝靈末百司酒酒千文一斗曹子建樂府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此三國之時也然唐詩人率用此語如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王維新豐美酒斗十千白樂天共把十千酤一斗又軟美仇家酒十千方得斗又十千一斗猶賒飲何

况官供不著錢崔輔國與酤一斗酒恰用十千錢即  
士元六言絕句十千提携一斗遠送瀟湘故人皆不  
與杜詩合或謂詩人之言不皆如詩史之可信然樂  
天詩最號紀實者豈酒有美惡價不同歟抑何其遼  
絕耶穆宗朝王仲舒為江西觀察使時穀數斛易斗  
酒尤可怪楊凝詩湘陰直與地陰連此日相逢憶醉  
年美酒非如平樂貴十升不用一千錢嶺表錄異云  
廣州人多好酒生酒行兩面羅列皆是女人招呼鄙  
夫先令嘗酒盞上白瓷甌謂之甌一甌三文不持一

錢來去嘗酒致醉者當壚姬但笑弄而已嶺表錄異  
唐之書也今必不然甌字不見於字書說文云甌甌  
謂之甌也盈之切疑是甌字傳寫之誤或南方俗字  
自有甌字亦不可知若梁元帝長歌行當壚擅旨酒  
一危堪十千謂之堪則非真十千也

諺謂物多為無萬數漢書成帝紀語

漢成帝詔言昌陵作治五年客土䟽惡終不可成服虔

注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為客土乃知客土二字其來  
甚古唐書方伎杜生傳亦有客土無氣之語蓋以近

世云

唐太宗時米斗三錢後世以為美談梁天監四年米斛亦三十錢唐元和六年天下米斗有直二錢者人罕稱道然皆不若漢宣帝元康間嘗穀石五錢矣此古今所無也東魏元象興和中穀九錢斛可以為次矣

漢世大率錢重前所書酒昭帝時升四錢穀石五錢槩可推已

元康神爵之間金城湟中穀斛亦不過八錢惟元帝永光二年歲比不登京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五百時四方饑饉朝廷以為憂而其先初元二年

齊地饑穀石財三百餘民已多餓死者矣王莽時黃金一斤直錢萬朱提善銀八兩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八兩直一千而已高帝賀呂公綽曰賀錢萬呂公大驚起迎之門顏師古謂以其錢多故特禮之若今世十千何足驚也元帝臨獸園猛獸驚出馮貴人前當之帝雖嘉美其義僅賜錢五萬惠帝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謂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武帝天漢太始間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雖數踰惠帝時八倍然後世正使贖之極亦

何肯出此令可見當時錢之艱得也至成帝鴻嘉中  
買爵之賈殺而為千錢矣西都制祿以穀奉錢皆無  
所考僅可知者丞相大司馬大將軍月六萬御史大  
夫月四萬光祿大夫月萬二千司隸校尉月數千諫  
大夫月九千二百秩百石月六百待詔公車月二百  
四十其薄至此貢禹遷光祿大夫猶謂家日益富後  
漢之制凡受俸者皆半錢半穀延平中定制中二千  
石俸錢月九千不若今世初品官之俸也洪文惠隸  
釋云漢刻載修廟及表墓人所費有出錢百者熹平  
四年濟陰太守張寵以二千祠堯碑遂夸而書之貢  
禹被徵賣田百畝以供車馬以今江浙田賈會之不  
減二三千緡車馬之費當不至是則當時田賈亦非  
今比西都外戚之盛萌芽於元帝之時王嘉謂是時  
貨千萬者尚少他復何言崔烈入錢五百萬得為司  
徒五百萬五千緡也以今助邊之數校之但可得校  
副尉耳併發觀者一笑

漢長安有四尉晉洛陽有六尉隋改縣尉為縣正又為  
書佐新唐書百官志注云唐武德元年改書佐曰縣

尉尋改曰正畿縣上縣正皆四人七年改縣正復曰尉然唐六典載萬年長安河南洛陽奉先太原晉陽七縣尉各六人京兆河南太原諸畿縣及諸州上縣尉各二人而已新舊唐書皆從之新書自與注文矛盾不能定于一也按李太白作溧陽瀨水貞義女碑云縣尉廣平宋涉丹陽李濟南朝陳然清河張昭皆有卿才霸畧同事相協又虞城縣令李公去思頌碑亦云縣尉李向趙濟盧榮等同德比義好謀而成以此二碑推之則上縣不止兩尉明矣本朝雖赤縣無

王尉者蓋前代無巡檢今劇縣巡檢至四五人小縣亦一二人尉雖少未害也

熙寧中華山圯雨木冰已而韓魏公薨<sup>而</sup>王荆公挽詞云木稼魯聞達官怕山頽果見哲人萎西清詩話謂用孔子及唐寧王事寧王事新書無之見於劉耀遠舊史傳中開元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樹學者以為春秋雨木冰即此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冑也<sup>憲</sup>憲見而嘆曰此俗所謂樹稼者也諺曰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十一月薨按漢天文志亦



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為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余謂  
稼字義不可通特介聲之訛耳劉向曰冰者陰之盛  
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  
木未雨而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達官怕之諺本此  
顏師古注劉向傳謂今俗呼為閒樹齊民要術黍稷  
篇又謂之諫樹云

故人楊晉翁

天桂

嘗語予昔為瀧水令初謁郡時盛暑

德慶林守會衣紗公服出延客謂遐陬僻郡敢於縱  
肆其野如此後閱初寮外制集有朝散郎劉繹朝見

著紗公服特降一官蓋政和間又江隣幾

休復嘉祐

雜誌云一朝士五月起居衣緋紗公服為臺司所糾  
三司使包拯亦衣紗公服閣門使易之且詰有何條  
例荅云不見舊例只見於至尊御此耳始知何代無  
之然包公未必爾也

唐慎微蜀州晉原人世為醫深于經方一時知名元祐  
間師李端伯招之居成都嘗著經史證類備悉本草  
三十二卷盛行於世而艾晟序其書謂慎微不知何  
許人故為表出蜀今為崇慶府

世俗謂自辨解曰分疏平願師古注爰盡傳不以親為  
解曰解者若今言分疏又北齊書祖珽傳高元海奏  
珽不合作領軍并與廣寧王交結珽亦見帝令引入  
珽自分疏則北朝暨唐已有是言矣

英宗於仁宗為從子宣仁后於光獻為甥自幼同鞠禁  
中會溫成有寵英宗遂還宮卽宣仁亦歸其家洎溫  
成薨仁宗竟無子一日謂光獻曰吾夫婦老無子舊  
養十三滔七各已長立朕為十三后為滔七主婚使  
相娶嫁十三英宗行弟滔七宣仁小字也時宮中

謂天子娶婦皇后嫁女事見邵伯溫聞見錄與皆按  
漢成帝欲與近臣游宴張安世玄孫放以公主子且  
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許嘉女上為放供張賜甲第  
充以乘輿服飾亦號為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又唐中  
宗時蕭至忠以女妻韋后舅崔從禮子帝主蕭后主  
崔時謂天子嫁女皇后娶婦此皆非可與聖世同年  
而語也始姑記其語之適同而已

王孝先曾謚文正王子明旦謚文貞避仁廟嫌諱亦稱  
文正後來稱孝先者多稱其封國以為別子明封魏

國人罕稱也韓參政億謚忠憲韓魏公謚忠獻字雖  
不同音則莫辨此四臣者皆名臣也至于趙閱道謚  
清獻而趙正夫挺之謚清憲則幾於珉珠亂美玉矣  
絲竹筦絃漢張禹傳語王右軍蘭亭序承用之四字實  
二物耳

今職制令諸縣有繁簡難易監司察令之能否隨宜對  
換仍不理遺闕按薛宣為左馮翊潁陽縣北當上郡  
西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  
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郡僻在山中民

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  
材遷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  
而兩縣皆治則漢已著此令矣近世監司未嘗行也

吾夫子論君子小人之情狀與昔既書之以自警然邵  
康節先生諸詩尤能推廣聖人之意不暇悉載特取  
其尤深切著明者一篇以諗觀者處身吟云君子處  
身寧人負己已無負人小人處事寧己負人無人負  
己持此詩以觀人君子小人如辨白黑所惡於上毋  
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

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  
左母以交於右此君子絜矩之道小人何足以知之  
子貢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無  
加諸人足矣人之加諸我者安能絕之夫子曰賜也  
非爾所及也蓋未然其言耳康節又有詩云人如負  
我何預我若辜人人有詞孟子亦謂自反而仁矣  
自反而有禮矣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則此亦  
妄人也已又何難焉學者當知此意

九江琵琶亭壁間題詠甚多嘉泰初撤而新之俱不復

存時族父石埭府郡丞德化被郡檄督工獨取成都

郭宗丞明復一詩刻之石真絕唱也其詩云香山居

士頭欲白秋風吹作湓城客眼看世事等虛空雲夢

胷中無一物舉觴獨醉天為家詩成萬象遭梳爬不

管時人皆欲殺夜深江上聽琵琶賈胡老婦兒女語

淚濕青衫如着雨此公豈作少年夢與世浮沉聊爾

汝我未後公三百年潯陽至今無管絃長安不見遺

音寂依舊匡廬翠掃天夏文莊嘗有寄題琵琶亭一

絕云流光過眼如車轂薄宦拘人甚馬銜若遇琵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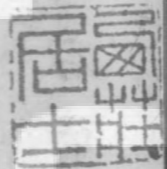
應大笑何須泣淚滿青衫近時陳益之待制謙又賦  
續琵琶行有云青衫夜半何曾著引興參差雜椒糝  
亦皆有新意倦遊雜錄載史沆嘗題詩亭上坐上騷  
人雖有淚江邊寡婦不難欺若使王涯聞此曲織羅  
應過賞花詩沆早登進士第坐事遷謫而死生平好  
持人短長世以凶人目之故雖古人亦妄肆詆訾云  
近歲金虜為韃靼所攻自燕犇汴有南遷錄一編盛行  
於時其實偽也卷首題通直郎秘書省著作郎騎都  
尉賜緋張師顏編虜之宮制具於士民須知獨無通

直一階其偽一也虜之世宗以孫原王環為嗣儲父  
曰允恭環立追尊允恭為顯宗錄乃謂環為允植之  
子其偽二也虜之君臣皆以小字行然各自有名粘  
罕名宗維兀朮名宗弼錄乃稱忠獻王罕忠烈王朮  
其偽三也虜事中國不能詳然灼知其偽者已如此  
而士大夫多信之

賓退錄卷第四



宋大梁趙與峕



著



王止仲墓銘  
未刻止仲墓銘  
詳考昭而倒之  
其不知與揚雄  
傳同法

班孟堅作揚雄傳獨載所為文歷官行事顧列於贊中

他傳皆不然韓退之作劉統軍碑惟書門人故吏之

言而世系事實悉具於銘調正用此體近世惟胡忠

簡作趙龍學子滿墓銘亦然誌特書世系葬日而已

龔遂自渤海徵至京師議曹王生從遂將入宮王生從

後呼止遂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

陳對宜曰皆聖王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至前上果

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  
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  
教戒臣也王生必素知遂不能為此言然後教之宣  
帝必素知遂非長者然後疑之然遂始能受王生之  
言而又終以實對是亦長者也已

西漢兩萬石君石奮及四子俱二千石景帝號奮曰萬  
石君馮楊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八子皆二千石趙  
魏間榮之亦號曰萬石君又嚴延年兄弟五人俱二  
千石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姬東漢有萬石秦氏唐

有萬石張家

慶曆間廣西戮歐希範及其黨凡二日剖五十有六腹  
宜州推官吳簡皆詳視之為圖以傳于世王莽誅翟  
義之黨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剝之量度五藏以  
竹筵導其脉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然其說今不傳  
廣陵所刻夢溪筆談第十八卷積翬之術注中又倍下  
長得十六當作二十四併入上長得四十六當作二  
十六士夫知筭術者少故莫辨其誤漫記之

宋明帝名彧而其子後廢帝名昱元魏獻文名弘而其

子孝文名宏皆毅絕相近似當避也周厲王名胡其  
七世孫僖王名胡齊尤可怪周人以諱事神而猶有

此何歟

容齋贖筆云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骰盤唱遣輸長驅  
波卷白連擲采成盧注云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  
當時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醉鄉日月三卷載骰子  
令云聚十隻骰子齊擲自出手六人依采飲為堂印  
本采人勸合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子聚於一處謂  
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鞍

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幡令閃摩令拋打令今人不  
復曉其法矣唯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為戲云以上  
皆洪說余謂酒令蓋始於投壺之禮雖其制皆不同  
而勝飲不勝者則一後漢賈逵亦嘗作酒令唐世最  
盛樂天詩如籌插紅螺椀觥飛白玉卮打嫌調笑易  
飲訝卷波遲碧籌攢木椀紅袖拂骰盤之句不一不  
特如洪所云也本朝歐陽文忠公作九射格獨不別勝  
負飲酒者皆出於適然其說云九射之格其物九為  
一大侯而寓以八侯能當中虎居上鹿居下鵬雉猿



居右鴈兔魚居左而物各有籌射中其物則視籌所  
在而飲之射者所以為羣居之樂也而古之君子以  
爭九射之格以為酒禍起于爭爭而為歡不若不爭  
而樂也故無勝負無賞罰中者不為功則無好勝之  
矜不中者無所罰則無不能之誚探籌而飲非觥  
也無所耻故射而自中者有不得免飲而屢及者亦  
不得辭所以息爭也終日為樂而不耻不爭君子之  
樂也探籌之法一物必為三籌蓋射賓之數多少不  
常故多為之籌以備也凡今賓主之數九人則人探

其一八人則置其熊籌不及八人而又少則人探其  
一而置其餘籌可也益之以籌而人探其一或二皆  
可也惟主人臨時之約然皆置其熊籌中則在席皆  
飲若一物而再中則視執籌者飲量之多少而飲器  
之大小亦惟主人之命若兩籌而一物者亦然凡射  
者一周既飲醕則斂籌而復探之籌新而屢變失中  
而無情或適當之或幸而免此所以歡然為樂而不  
厭也周文忠謂醉翁亭記云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  
錯恐或謂此古靈陳述古亦嘗作酒令每用紙帖子

其一書司舉其二書秘閣其三書隱君子其餘書士  
令在座默探之得司舉則司貢舉得秘閣則助司舉  
搜尋隱君子進於朝搜不得則司舉并秘閣自受罰  
酒後復增置新格聘使館主各一員若搜出隱君子  
則此二人伴飲二人直候隱君子出即時自陳不待  
尋問隱君子未出之前即不得先言違此二條各倍  
罰酒注云聘使蓋賞其能聘賢之義館主兼取其館  
伴之義唐有昭文館學士時人號為館主又云秘閣  
雖同搜訪隱君子或司舉不用其言亦不得爭權或

偶失之即不得以司舉不用已言而辭同罰也然則  
倍罰司舉秘閣既探得即各明言之不待人發問如  
違先罰一觴司舉秘閣止得三搜客滿二十人則五  
搜餘人探得帖子并竝默然若妄宣傳罰巨觴別行令  
古靈集載潘家山同章衡飲次行令探得隱君子為  
章衡搜出賦詩云吾聞隱君子大隱塵市間道義充  
諸中測度非在顏堯帝神且智知人亦孔艱勉哉二  
秘閣賢行如高山近歲廬陵李寶之如圭作漢法酒  
云漢法酒立官十曰丞相曰御史大夫曰列卿曰京

兆尹曰丞相司直曰司隸校尉曰侍中曰中書令曰  
酒泉太守曰協律都尉拜司隸校尉者持節職舉劾  
劾及中書令酒泉太守者令太守以佞倖倖酒淫即得  
罪劾及侍中則司隸去節劾及京兆尹則上受其才  
事留中不下皆別舉劾丞相司直則司直亦劾之  
劾列卿則列卿自訟廷辯之罪其不直者其劾丞相  
御史大夫者亦聽須先謁而後劾丞相御史亦得罪  
丞相得罪則中書令酒泉太守皆望風自劾御史得  
罪則惟酒泉太守自劾司隸以不畏強禦後若有罪

以贖論若泛劾而及丞相御史者罪司隸劾及京兆  
尹者事雖留中酒泉太守亦自劬劬及中書令者侍  
中自劬諸劬自劬得罪者皆降平原督郵協律都尉  
歌以餞之劬及協律者下之蚕室弦歌詩為新聲而  
求幸又書其後云右酒令也戲用漢制為之集者止  
九人則缺京兆尹八人則缺侍中七人則御史大夫  
行丞相事六人則缺司直當飲者皆即飲之或未舉  
飲者亦可計集者之數以為除官之數每當飲者予  
一筭除官既周視其筭以為飲齊三筭者即飲之二

筭者與其筭等者決之一筭則留以須後律令載所  
不及者比附從事云今館閣有小酒令一卷慶曆中  
綿江趙景撰飲戲助歡三卷元豐中安陽竇詭撰酒  
令在焉玉籤詩一卷皇朝知黔南縣黃鑄撰以詩百  
首為籤使探得者隨文勸酒鑄字德器柳州人釣鰲  
圖一卷不知作者刻木為鰲魚之屬沉水中釣之以  
行勸罰凡四十類各有一詩又有採珠局亦以此類序  
稱撰人為王公不知其名凡三十餘類亦各有一詩  
又有捉卧甕人格皇朝李庭中撰以畢卓嵇康劉伶

阮孚山簡阮籍儀狄顏回屈原陶潛孔融陶侃張翰  
李白白樂天為目蓋與陳李之格大同小異特各更  
其名耳投壺經唐上官儀嘗奉敕刑定史立道續注  
蓋采周顥却同梁簡文數家之書為之司馬文正公  
更以新俗舊書為之盡廢晁子正止侍郎公武  
書志又有木射圖一卷云唐陸秉撰為十五筭以代  
侯擊地毬以觸之筭飾以朱墨字以貴賤之朱者仁  
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墨者慢傲佞貪濫仁者勝濫  
者負而行賞罰焉疑亦此具也梁王魏帝金谷蘭亭

又皆於游燕之際以賦詩作賦不成者罰酒高續古  
似孫緯略已詳此不重出

秦檜之當國決意講和虜俄背盟秦不知所措張巨山

嶠為司勳即為代作自解之奏畧曰伊尹告成湯德  
無常師主善為師臣前贊議和今請伐虜是皆主善  
為師如其不濟則陳力就列不能者止當遵孔聖之  
訓秦大喜擢巨山為右史而不知所引皆誤也時秘  
書省寓法慧寺或大書于門云周任為孔聖太甲作  
成湯秦大怒疑出於館職相繼斥去然史記殷本紀  
載伊尹作咸有一德於成湯之時則司馬子長已誤  
矣蔡邕引致遠恐泥新唐書傳引以能問於不能皆  
以為孔子之言亦非

漢杜延年為御史大夫居又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  
易其處元魏任城王澄之子順除吏部尚書兼右僕  
射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荅曰此榻曾經  
先王坐順即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  
唐薛元超為中書舍人省中有盤石其祖道衡為隋  
內史侍郎時嘗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泣然流涕裴

請五世為河南請視事未嘗敢當正處居世官者當如此矣

晉琅瑯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絕倒時人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今流俗謂大笑絕為絕倒非也

先鑑堂朝野遺事云王文正公魯相真宗呂許公夷簡

為參知政事仁宗朝呂為首相王再入議論多不合王求去甚力一日上留許公問所以處王公者呂皇恐不敢當上再三問之曰王某先朝舊臣當得使相

或洛或許惟聖裁再問其次曰無已則大資政或青

或鄆上首肯呂甚喜出省與宋宣猷分路忘相揖

晚報鎖學士院諸子問皆不答夜深獨語晦叔曰次

輔均勞矣明日盛服入朝則兩麻也呂判許州王知

鄆州仁宗聖斷如此又孔毅父平仲談苑云張鄧公

呂許公同作宰相一日朝退仁宗獨留呂公問曰張

士遜久在政府欲與一差遣出去呂公曰士遜出入

兩朝亦頗宣力仁宗曰恩命如何呂公曰與除靜江

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許州仁宗曰不虧他否呂公

曰聖恩優厚呂公既退張呂親姻也私焉曰主上獨  
留公必是士遜別有差遣因祈以恩命呂沉吟久之  
曰使弼使弼張亦欣然慰望是日張公打屏閣于內  
物色過半矣既夕鎖院明日早張公令院子盡般閣  
子曰物色歸家更不趨待漏院只就審官東院待漏  
既入朝張公唯祇候宣麻呂公唯準擬押麻耳忽有  
堂吏報呂公云相公知許州呂公大驚於是張公押  
麻乃呂公除靜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許州也與  
昔按呂夷簡張士遜同相在天聖明道間章獻后上

仙仁宗始親政與夷簡謀以樞密使張耆副使夏竦  
范雍趙稹叅知政事陳堯佐晏殊皆章獻所任用悉  
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机巧  
善應變耳由是并罷夷簡為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  
事判陳州及宣制夷簡大駭不知其故素厚內侍閹  
文應使為中詞久之乃知事由皇后其後再相贊成  
廢后之議實原于此談苑所載皆不合且節度使檢  
校太傅而不加平章亦非使弼文德殿宣布惟參政  
一員押麻餘宰執皆不往宰相亦不當押麻其書疑

近世不知典故者所為必非孔氏本真至景祐四年  
四月夷簡自昭文相罷為檢校太師同平章事鎮安  
軍節度使判許州王魯自集賢相罷為尚書左僕射  
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當以遺事為止初命魯知青  
州既入謝求改鄆州又僕射典州不當云知遂貼麻  
改命綬時參知政事亦同罷云第魯初拜相夷簡執  
政皆在乾興元年七月時仁宗已踐祚真宗末年魯  
參知政事夷簡知開封府而已遺事謂魯相真宗第  
簡參知政事亦誤也

沈存中筆談云穎昌陽翟縣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  
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唯有屋兩間  
其一間自居一間其子居之室前有空地文餘即是  
籬門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軫曾往  
訪之見其人頗瀟灑自言村民無所能何為見訪孫  
問其不出門之因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  
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納涼何謂不出門也但無  
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其所以  
為生日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



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以贍乃以田與兄携妻至此  
偶有鄉人借此屋遂居之唯與人擇日又賣一藥以  
具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  
畝令子耕之尚有餘力又為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  
貧以醫自給者甚多不當更羨其利自爾擇日賣藥  
一切不為又問常日何所為曰端坐耳無可為也問  
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觀何書曰曾有  
人惠一書冊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  
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并書亦不知

所在久矣氣韻閑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寒但  
布袍草履室中榻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何如曰村童  
也然質性甚淳厚未嘗妄言未嘗嬉遊惟買鹽酪則  
一至室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徑徃徑還未嘗  
傍遊一步也蔡條鐵圍山叢談云靖康末有避亂於  
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即之語士  
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孳孳能至是耶因語之  
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乎衆爭為言主人嗟惻久之  
曰我父乃仁廟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於此因不復

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年矣  
洪文敏夷堅已志云陳元忠少魏漳州龍溪人客居  
南海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趨城尚遠投宿野人  
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翁雖麻衫草履而舉  
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文籍散亂視之皆經子  
也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為生耳亦入城  
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因雜  
以他語少焉暴風雨作其二子荷蓑負鋤歸大兒可  
十八九小兒十四五倚鋤前揖人物可觀絕不類農

家子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共談遲明陳別去至城以  
事留一日偶適市見翁倉黃而行陳追詰之曰翁云  
十五年不入城何為到此曰吾有急事不容不出問  
其故不肯言固問之乃大兒於閩外粥果失稅為閩  
吏所拘陳為謁監征至則已捕送郡翁與小兒偕詣  
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守曰某老鈍無能全藉其  
子贍給若渠不勝杖則翼日乏食矣願以身代其小  
兒曰大人豈可受杖某願代兄兄又以罪在已甘心  
焉三人爭不決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翁叱

之兒必欲前郡守頗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元係帶職正郎宣和間累典州郡翁急拽其衣使退曰兒狂妄言守詢誥教在否兒曰見作一束寘甕中埋於山下守立遣吏隨兒發取果得之即延翁上坐謝而釋其子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三事略相似世之慕紛華汨利祿事表襮者聞其風泚其顛矣杜生真有道之士南安翁棄官而晦其迹亦人所難能順昌山中主人避世者耳南安翁大兒不能保身幾禍其父其亦有愧於杜生之子矣

顏之推家訓云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母為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無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之推北齊人逮今幾七百年稱家祖者復紛紛皆是名家望族亦所不免家父之稱俗輩亦多有之但家公家母之名少耳山簡謂年幾三十不為家公所知蓋指其父非祖也吳曾能改齋漫錄云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辯聲聞御前仁宗召問之曰甲言貴賤在命乙言貴賤由

至尊帝默然即以二小金合各書數字藏於中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封秘甚嚴先命乙携一徃內東門司約及半道命甲携一繼往無何內東門司保奏甲推恩仁宗怪問之乃是乙至半道足跌傷甚莫能行甲遂先到與旨按唐張鷟朝野僉載魏徵為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參時徵方寢二人寤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徵聞之遂作一書遺曰此老翁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一員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者送書明日引注由老翁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徵怪而問焉具以實對乃嘆曰官職祿料由天者蓋不虛也二事蓋只一事魯傳聞之誤耳聖君賢相一嘖一笑猶當愛之豈肯激於一失之言而輕用慶賞鄭公之事已不足信而我仁宗皇帝豈為是哉

開禧丙寅眉州重修圖經號江鄉志宋卷雜記門云佛日大師宗杲每住名山七月遇蘇文忠忌日必集其徒修供以薦嘗謂張子韶侍郎曰老僧東坡後身張曰師筆端有大辨才非老先生而何鄉僧可昇在徑

山為侍郎者親聞此語今按杲年譜蓋生於元祐四年己巳而東坡卒於建中靖國元年辛巳此時杲已十三歲矣杲生平尊敬東坡忌日修供或有之必無後身之說可昇之妄也

封國公者先小國次之國後大國已至大國者許於本等內改封國朝之制也洪忠宣以子貴追封鄒徙封衛乾道三年二月改封魏矣至七年四月又再封魏其誥前銜稱贈太師追封魏國公又後云可特追封魏國公餘如故范文穆行詞畧云魏大名也其命維新或謂既不改封他國

何必命詞給告他人未見有重複如此者然余讀許崧老翰外制有大札封贈曾祖追封楊楚國公贈太師者逸其姓名注云元贈太師追封楊楚今再封制略曰封兼揚楚位極公師雖寵數不可以復加而申命用昭其無斁則知已有前比矣

後漢陳寵傳云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又隋書牛弘傳云今十一月不以黃鍾為宮十五月不以太簇為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則知正月亦可稱十三月魯氏

自備但說陳寵一事云  
今世男子初入學多用五歲或七歲蓋俗有男忌雙女  
忌隻之說以至筭冠亦然按北齊書李渾弟繪傳繪  
年六歲便自願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約而弗許伺  
其伯姊筆牘之閑而輒竊用未幾遂通急就章內外  
異之則其來久矣

陶穀五代亂紀載黃巢遁免後祝髮為浮屠有詩云三  
十年前草上飛鐵衣著盡着僧衣天津橋上無人問  
獨倚危欄看落暉近世王仲言亦信之筆于揮麈錄

殊不知此乃以元微之智度師詩窺易磔裂合二為  
一元集可攷也其一云四十年前馬上飛功名藏盡  
擁禪衣石榴園下擒生處獨自閑行獨自歸其二云  
三陷思明三突圍鐵衣拋盡納禪衣天津橋上無人  
問閑凭欄干望落暉

齊己折楊柳詞穠低似中陶潛酒軟極如傷宋玉風以  
中酒之中為去聲於義為長徐邈中聖人三國志既  
無音未可懸斷為平聲也

母持布鼓過雷門漢王尊語師古注謂雷門會稽城門

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為鼓故無聲魯文清詩敗鼓無聲強自槌不堪持過阿香家似用王語點化而誤以雷門為雷霆之雷洪文敏續筆謂城門名用一字者為雅馴歷舉左氏公羊諸書所載亦獨遺此

鮑明遠行路難首云奉君金卮之美酒瑇瑁玉匣之瑤琴七絃芙蓉之羽帳九華蒲萄之錦衾黃魯直送王郎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纍秋菊之英贈君以黔川點漆之墨送君以陽關墮淚之聲正用其

體

漢儋耳郡本朱崖之地唐為儋州本朝為昌化軍中國極南之地也山海經儋耳之國在大荒北任姓禺號子食穀北海之渚中郭景純注云其人耳大下儋垂在肩上海崖儋耳鏤畫其耳亦以放之也呂氏春秋審分覽任數篇亦曰東至開梧南撫多顛西服壽靡

數作穀

時作恃

北懷儋耳高誘注云北極之國又時君覽云鴈門之北鷹準所驚須窺之國饜饜窮竒之地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多無君注云北方狄無君者也則是極北別

有一僂耳朱崖之名盖晚出云  
古今論天體者言人人殊然天主乎動地主乎靜未有  
謂地動者也惟考靈曜曰地有四遊冬至地上北而  
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  
矣地恒動不止譬如人在舟而坐舟行而人不覺其  
說獨異

陸放翁入蜀記載其入沌後見舟人焚香祈神云告紅  
頭須小使頭長年三老莫令錯呼錯喚問何謂長年  
三老云梢工是也長讀如長幼之長乃知老杜長年

三老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之語盖如此因問何  
謂攤錢云博也按梁冀能意錢之戲注云即攤錢也  
則攤錢之為博亦信矣予以世人讀杜詩者多以長  
字為平聲故載陸語



賓退錄卷第五

宋 大梁趙與峕

著

列仙傳琴高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遊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弟子潔齋侯於水傍。且設祠屋。果乘赤鯉出祠中。留一月餘。復入水去。今寧國府涇縣東北二十里有琴溪。之側石臺高一丈。曰琴高臺。俗傳琴高隱所。有廟存焉。溪中別有一種小魚。他處所無。俗謂琴高投藥潭所化。號琴高魚。歲三月。數十萬。一日來集。漁

者網取漬以鹽而曝之州縣須索無藝以為苞苴土  
宜其來久矣舊亦入貢乾道間始罷前輩多形之賦  
詠梅聖俞王禹玉歐陽文忠公皆有和梅公儀琴  
高魚詩聖俞詩云大魚人騎上天去留得小鱗來按  
觴吾物吾鄉不須念太官常膳有肥羊禹玉詩云三  
月江南花亂開青溪曲水如苔琴高一去無踪跡  
枉是漁人尚見猜文忠詩云琴高一去不復見神仙  
雖有亦何為溪鱗佳味自可愛何必虛名務好奇聖  
俞又有宣州雜詩二十首其一云古有琴高者騎魚

上碧天小鱗隨水至三月湍江邊少婦自榜漉遠人  
無棄捐憑書不道薄賣取青銅錢聖俞宣人也汪彥  
章嘗賦長篇百川萃南州水族何磊砢其間琴高魚  
初未列楚些豈堪陪薨鮮裁用當穀果土人私自珍  
千里事封裹遂令四方傳唯嚙亦云頗俗云琴高生  
控鯉宛溪左靈蹤散如烟遺鬣尚餘顛向來騎鯨人  
逸駕嘗慕我不應當時遊反用此么麼得非效齊諧  
怪者記之過彭越小如錢蹤迹由漢禍越書載王餘  
变化更微瑣因知天地間人莫窮物夥區於其中

臆決蓋不可偽真吾何知且用慰願朶故山谷送舅  
氏野夫之宣城詩有云籍甚宣城郡風流數貢毛霜  
林收鴨脚春網薦琴高蜀人任淵註此詩不知宣城  
土地所宜但引列仙傳事直云琴高鯉魚也誤矣公  
儀詩恨未見汪詩不載集中

吳虎臣曾漫錄云婺州下俚有俗字如以覓為矮養為

齋訟牒文案亦然范文穆桂海虞衡志云邊遠俗陋  
牒訴券約專土俗書桂林諸邑皆然今姑記臨桂數  
字雖甚鄙野而偏傍亦有依附覓音矮不長也閤音

穩坐於門中穩也奎音穩大坐亦穩也仆音孀小兒

也天音勒人瘦弱也至音終人亡絕也孛音臘不能

舉足也妘音大、女及姊也岳音礪山石之巖窟也

門音椽門橫閉也他不能悉記嶺外代答於此外又

記五字永音酋言人在水上也夔音魅言沒入水下

也陬和馘切言隱身忽出以驚人之聲也乚音鬚言

多鬚也井東敢切以石擊水之聲也余按魏書江式

傳延昌三年上表論字體不正略曰皇魏承百王之

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

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見為醜神蟲為蚕如斯甚衆又顏氏家訓載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歸更生為蘇先人為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乃知俗字何代無之車同執書同文豈易能哉與昔昔年侍先人官贛之石城俗字如此者尤多今不能記憶唐君臣正論載武后改易新字如以山水為地千、萬、為年永主久王為證長正主

為聖一忠為臣一生為人一人大吉為君然嘗考之但有堊垂思臣四字合證釐聖作鍾君作鳳皆與正

論所言不同今大理國文書至廣右者猶書國作國

亦武后所改又吳主孫休名字四子嘗創羣音茵音

翼音觥音舜音磧音鉅音恭音昱音舉音寇音褒音熒音擁音八字南漢劉巖自制

翼儼字為名蓋取飛龍天之意云

論語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從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古注曰此詩小雅也祇通也言此

行誠不足以致富適足以為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正義曰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人之惑也范氏謂人之身成德不以富亦祇以行異于野人而已侯氏謂若其誠不富祇以取異耳伊川謂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文靖尹和靖朱文公皆從之南軒謂言其誠實之不富祇以自取異云耳與嘗按我行其野之詩誠作成取義與此不類不當遷就以求合此孟子所謂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者也嘗

聞平菴趙先生云此特因子張之問而荅之學者之學聖人蓋不止此富者道盛德至善之謂常人不能主忠信不能徙義愛之者未免欲其死若能反之誠未可謂之至善但亦足以異於常人而已此說最明白

唐張鷟自號浮休子張芸叟蓋襲其名

南唐保大中賜進士譚紫霄號金門羽客事見廬山記  
祐陵賜林靈素號用此故事

彭器資洪忠宣皆號鄱陽集王岐公張彥正皆號華陽

集楊文公胡文定皆號武夷集魏仲先李漢老皆號  
<sup>草</sup>萃堂集謝無逸俞退翁<sup>傳</sup>子駿皆曰溪堂蘇子美張  
會川張徽皆曰滄浪李師中石守道皆曰徂徠晏元  
獻王荆公皆曰臨川他如錢文僖有伊川集邵康節  
有伊川擊壤集而程子又號伊川朱文公編二程文  
題河南程氏文集而尹師魯先有河南集又呂君<sup>仁</sup>  
舍人詩曰東萊先生詩集而從孫太史成公學者亦  
尊之曰東萊先生其著述尤多凡此數者驟見其名  
未免疑混要皆不若漢魏以來諸文人但標姓名曰

某人某人集之為明白洞達也

漢書揚雄傳云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韓文公題張十  
六所居詩云端來問奇字為我講聲形然傳但云學  
作奇字不言問奇字後來相承而用蓋又以韓詩為  
本傳又云家素貧嗜酒又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  
酒肴從遊學與前學作奇字凡隔數十字了不相涉  
而近世文人多云載酒問字載酒問奇字之類不知  
何所本也藝文志云蕭何草律太史試學童能諷書  
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

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  
蟲書師古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奇字則古文而異者  
也許叔皇說文解字云亡新居攝使大引空甄豐等  
校文書之部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  
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與顏注合其後晉衛巨山  
四齋書勢元魏汪式論書表皆同然則奇字者與科  
斗文字略相似而異於小篆六書之一齋耳今人才  
見書籍中難字便謂之奇字非也容齋三筆摘周禮  
中字如擗磬觀鱣之類凡數十為一則題曰周禮奇  
字且云前賢以為此書出於劉歆、嘗從揚子雲學  
作奇字故用以入經蓋亦失於詳考學奇字者歆之  
子棻亦非歆也

王荆公一日訪蔣山元禪師坐間談論品藻古今元曰  
相公口氣逼人恐著述搜索勞役心氣不正何不坐  
禪體此大事又一日謂元曰坐禪實不虧人余數年  
欲作胡笳十八拍不成夜坐間已就元大笑事見宗

門武庫

元魏青州刺史公孫邃卒官高祖在鄴宮為之舉哀青

州佐吏疑為所服詔主簿近代相承服斬過葬便除  
可如故事自餘無服太成寥落可準諸境內之民為  
齊衰三月則知境內之民舊為刺史制服矣近世所  
無也然河中蒲坂人石文德自祖父曲以來凡刺史  
守令卒官者皆制服送之朝廷遂標榜門閭史官復  
列之節義傳夸而書之審如遠傳所言則文德之事  
不足為異矣此又何耶

啟顏錄載元魏太府少卿孫紹對靈太后臣年雖老臣  
卿乃少於是拜正卿按魏書亦書此事然紹自太府

少卿遷右將軍大中大夫非正卿也孝莊建義初復  
除衛尉少卿將軍如故永安中方拜太府卿

權利所在小人之所心爭故雖父子之親有不恤也晉  
會稽王道子得政之久末年有疾加以昏醉其子元  
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天子解道子揚州刺史  
及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遂自為揚州刺史既而  
道子酒醒方知去職於是大怒而無如之何其後又  
加元顯錄尚書事先是謝安薨後道子已錄尚書至  
是更為長夜之欽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為



東錄元顯為西錄西府車騎填奏東第門下可說雀  
羅矣蔡京蔡攸父子俱黃<sup>貴</sup>權勢日相軋輕薄者互煽  
搖以立門戶由是父子遂為仇敵攸別賜第嘗詣京  
京方與客語使避之而呼攸入甫就席遂起握父  
手為切脉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疾乎  
京曰無之攸曰禁中適有公事不得留遂去客竊窺  
得其事以問京曰君不解此輩欲以吾疾罷我  
也居數日京果致仕又以季弟條鍾愛於京數白徽  
宗請殺之徽宗曰太師老矣不許但削條官而已此

四臣者卒皆貽家國之禍善守<sup>乎</sup>康節先生之言曰人  
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疎莫如路人也利  
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  
猶或奪之况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  
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相害之心焉  
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  
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况父子之親乎夫義  
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  
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

人同而仁與害異爾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日而交袂於中遠者哉

歐陽文忠公著五代史記梁太祖本紀初稱溫賜名後稱全忠封王復稱王至即位始稱皇帝徐無黨注曰始而稱名既而稱爵既而稱帝漸也爵至王而後稱著其逼也末帝而下訖于漢周諸帝紀皆然而新唐書本紀高祖之生即稱高祖太宗方四歲已書太宗二書出一手而書法不同如此未詳其旨宜黃李子

經部作緯文瑣語亦云唐五代史書皆公手所脩然義例絕有不同都一人之作不應相去如此之遠議者謂唐書蓋不盡出公意

前車之覆後車之戒也元魏道武以服寒食散發動喜怒乖常遂來弑逆其子元明可以已矣而又服此藥不堪萬機旋致夭折穆宗因擊毬暴得疾浸淫以至於崩其子敬宗亦可以已矣而聽政未踰月已連日為此戲自此馳逐不已宦者恐懼不三年而身罹不測之禍所謂下愚不移者歟

俗說愚人以八百錢買匹絹持以染緋工費凡千二百而僅有錢四百于是併舉此絹足其數以償染工艾子云人有徒行將自呂梁託舟趨彭門者持五十錢造舟師曰凡無齋而獨載者人百錢汝尚少半吾不汝載也人曰姑收其半當為挽繹至彭門以折其半又夷堅戊志載汪仲嘉大猷自言其族人之僕出幹抵暮趨趨呻吟而來問何為曰恰在市橋上有保正引繩縛二十人逼亦執我入其中我號呼不伏則以錢五千置我肩上曰以是倩汝替聲我嚙繇捧我度

不可免又念經年傭直不曾頓得五千錢不可失此遂免從之到鄆縣與同縛者皆決杖乃得脫汪曰所得錢前在曰以謝公吏及杖直之屬僅能給用向使無此將更受楚毒豈能便出哉汪笑曰憨畜產可謂癡人僕猶愠曰官人是何言同行二十人豈皆癡耶竟不悟前二事蓋寓言以資笑謔而後一事乃真有之

吳虎臣辨唐異聞集所載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即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謂此呂翁非洞賓

也蓋洞賓自序以為呂渭之孫渭仕德宗朝今云開元中則呂翁非洞賓無可疑者而或者又以為開元恐是開成字亦非也開成雖文宗時然洞賓此時未可稱翁本朝國史稱閔中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而狀貌如嬰兒世傳有劍術時至陳搏室若以國史證之止云百餘歲則非開元人明矣雅言系述有呂洞賓傳云閔右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值巢賊為梗携家隱居終南學老子法以此知洞賓乃唐末人此皆吳說蕭東夫呂公洞詩云復此經過三十年唯應巖

以言改

石故依然城南老樹朽為土簷外稚松青拂天枕上功名抵擾、指端變化又玄、刀圭乞與起衰病稽

首秋空一劍仙第五句誤用呂翁事又唐逸史虞卿

永樂

兩縣連接有呂生者居二色間為童兒時畏聞食氣惟食黃精日覺輕健耐風寒見文字友人語率不忘母及諸妹每勸其食不從後以猪脂置酒中強使飲生方固推己嘔吸其氣忽一黃金人長二寸許自口出即仆卧困憊移時方起先是生年近六十鬢髮如漆至是皓首恨惋垂泣再拜別母去之茅山不知所

終此又一人也何神仙多呂氏乎

俗謂婚媾之家曰親家唐人已有此語見蕭嵩傳又有以親字為去聲者亦有所據盧綸作王駙馬花燭詩有人主人臣是親家之句

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氏注云夫帝之二女而處江為神即列仙傳江妃二女也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人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

傳曰二女死於江湘之間俗謂為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為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為湘夫人案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虞妃也此之靈與天地並矣安得謂之堯女且既謂之堯女安得復摠云湘君哉何以考之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義可知矣即令從之二女靈達鑿通無方尚能以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豈當不能自免於風波而有雙淪之患乎假復如此傳曰

生為上公死為貴神禮五岳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  
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神  
靈神祇無緣當復下降小水而為夫人也參伍其義  
既混錯、綜其理、無可據斯不然矣原其致謬之由  
由乎俱以帝女為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  
是終古不悟可悲矣其說最近理而古今傳楚詞者  
未嘗及之書于此以祛千載之感張華博物誌多出  
於山海經然末卷載相夫人事亦誤以為堯女也  
戰國策舊傳高誘注殘缺踈略殊不足觀姚令威寬補

注亦未周盡獨縉雲鮑氏彪校注為優雖間有小疵  
多不害大體惟東西二周一節極其舛謬深誤學者  
反不若二氏之說是然高氏但云東周成周今洛陽  
西周王城今河南其說甚略姚氏特作世系譜似稍  
詳矣而亦未備其指鞏為東周則又未免小誤今世  
學者但知鎬京之為西周東遷之為東周而已若敬  
王之遷成周固已漫漶至於兩周公之東西周即  
非熟於考古者蓋茫不知其所以也此鮑氏之誤所  
以不得不辨余故博採載籍究極本末而論焉周之

先后稷始封于卽不窋自窋於戎狄公劉徙居於豳  
至於太王徙居岐周文王降崇乃作豐邑自岐而徙  
都焉武王之時後營鎬京而居之詩書稱宗周者指  
鎬京也迤東遷之前無所遷徙然武成云王來自商  
至于豐召誥序云成王在豐周官序云還歸在豐左  
傳亦曰康有豐宮之朝則維改邑于鎬而豐宮元不  
廢蓋豐在京北鄠縣鎬在長安縣西北十八里相距  
纔二十五里往來不為勞也武王克商之後嘗曰我  
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伊洛毋遠天室

營周居於洛邑蓋洛邑居土地之中宜作天邑武王  
既得天下有都洛之意矣而未暇及也先於其地遷  
九鼎焉武王崩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營以為都  
是為王城其地實邾邠亦名河南洛誥所謂我乃卜  
澗水東澠水西惟洛食者也洛陽者周公營下都以  
遷殷頑民是為成周其地又在王城之東洛誥所謂  
我又卜澠水東亦惟洛食者也洛誥序云周公徃營  
成周則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  
成周之下都也王城非天子時會諸侯則虛之下都

則保釐大臣所居治事之地周人朝夕受事習見既  
久遂獨指以為成周矣按洛誥王祀於新邑召誥王  
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則成王固嘗居之然卒駕而  
西也宣王中興嘗一會諸侯于東都下至幽王為犬  
戎所滅宗周迫近戎狄平王之立不得已而東遷都  
于王城始奠居焉自是始有東西周之名謂之東者  
以別於鎬京之為西耳河南洛陽未分畫也王子朝  
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後九十  
餘年考王弑兄而自立懼弟搢之議已遂以王城封

之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為西周桓公此時未有東周  
公而稱西周者後人推本而言之也桓公傳威公威  
公傳惠公考王十五年西周惠公封其少子班於鞏  
以奉王是為東周惠公父子同謚而西周惠公長子自為  
西周武公自是周公之國始分東西成周為東周王  
城復為西周矣蓋自河南桓公續周公之職而東政  
三世益專所以別封少子使奉王者殆欲獨擅河南  
之地不復奉王且王城成周皆為東西周君所有天  
子直寄焉耳東周者指周王所居之洛陽也鞏班之



采邑也。世本曰：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是班秉政於洛陽，而來邑則在鞏。前漢地理志曰：鞏，東周所居。姚令威用其說，非也。赧王時，東西周分治。王復徙都西。周至五十九年，秦昭王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犇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蓋權移於下，其極乃至於盡獻其邑於他人，亦不出於天子之命矣。是年王赧卒，其國先絕。西周武公亦卒。秦遷西周公于黠狐，實武公之子公子咎者，而東周惠公之後亦尚能一傳。後七歲，秦莊襄王盡滅東

西周，始不祀。大略如此。戰國策之西周，即指之。西周戰國策之東周，即班之東周。西周建國在東周之前，而舊書躋東周於西周之上，為失其次。鮑氏正之是矣。但其說曰：西周正統也，不可以後於東周。其注韓使人讓周，則曰：此時周之命已不行於諸侯矣。其注周君謀主也，則曰：猶為天子故。他如此類不一。又盡以西周之策分繫之。安赧二王，蓋直以西周為天子，而不知實相威諸公之事也。余嘗反覆考之，東西二周之策，皆曰：周君、周君之自謂，必曰：小國。曰：寡人。

皆當世諸侯之稱。其間或及周王。則直稱王。或稱天子。非不明白。鮑氏乃比而一之。可乎。原其致誤之由。蓋亦有說。溫人之辭云。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君周天下者。言周王之君天下也。鮑必誤。以為周君有天下。知又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為東周。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是時周王未徙。西周故天子之國者。謂敬王故都也。鮑必愈疑。西周君即天子矣。不特此也。周王周公國號既同。史記不為二。周公立世家。而混書其事於周紀。宋忠注。

周君赧王卒。又不知周君與赧王。此年俱卒。但見二者。連文。遂謂赧王卒。謚西周武公。小司馬張守節輩。皆能辨之。然世多承其誤。雖如司馬文正公。亦不能免。通鑑直以犇秦獻邑者為赧王。稽古錄中復誤以西周桓公為東周。無貴乎鮑也。東周策首章書秦臨周求鼎事。鼎實在西。不在東也。豈周王在東。故東周君猶能挾天子以制命歟。不然。錯簡也。注家皆無發明者。因併及之。

魯文清訪戴圖詩。小艇相從本不期。剡中雪月並明時。

不因興盡回船去那得山陰一段奇近歲豫章來子  
儀亦賦此詩四山搖玉夜光浮一舸玻璃凝不流若  
使過門相見了千年風致一時休末句實祖文清之  
意

俗諺洗脚上船語見三國志呂蒙傳注引吳錄曰孫權  
欲作濡須塢諸將皆曰上岸戰賊洗足上船何用塢  
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  
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之

淳熙十四年冬十一月丙寅宰執奏事延和殿宿直官

洪邁同對因論高宗謚號孝宗聖諭云太上時有老  
中官云太上臨生徽宗嘗夢吳越錢王引徽宗御衣  
云我好來朝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河待教第三子  
來邁又記其父誥在虜買一妾東平人偕其<sup>母</sup>來  
曾在明節皇后閣中能言顯仁皇后初生太上時夢  
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寤而生太上武肅即鏐也  
年八十一太上亦八十一卜都於此亦不偶然張湜  
雲谷雜紀僅載其略且不記其語之所自得獨周必  
大思陵錄脩載其詳如此上所諭錢王指做：第三

子惟渲也終團練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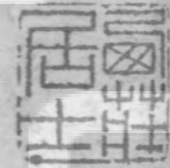
賓退錄卷第五終

賓退錄卷第六



宋

大梁趙與峕



著



路德延處朱友謙幕府作孩兒詩五十韻以譏友謙本  
朝張師錫追次其韻賦老兒詩一篇二詩曲盡老幼  
之情狀張詩用韻妥帖不類次韻者尤為難能今兩  
錄之孩兒詩曰情態任天然桃紅兩頰鮮乍行人共  
看初語客多憐臂膊肥如瓠肌膚軟勝綿長頭纒覆  
額分角漸垂肩散誕無塵慮逍遙占地仙排衙朱閣  
上唱道畫堂前合調歌楊柳齊聲踏採蓮走隄衝細

雨奔巷趁輕煙嫩竹乘為馬新蒲掉作鞭鶯鷓金鏃  
繫鴉子絲絲牽擁鶴歸晴島驅鷓入暖泉揚花爭弄  
雪榆葉共收錢錫鏡當曾掛銀珠對耳懸頭依蒼鶻  
裹袖學柘枝檀酒帶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頻邀籌箸  
揷時乞繡針穿寶篋拏紅豆粧奩拾翠鈿短袍披紫  
褥尖帽戴靴氈展畫趨三聖開屏笑七賢貯懷青杏  
小垂額綠荷圓驚滴沾羅淚嬌流污錦涎倦書饒姪  
姪憎藥巧遷延弄帳鸞綃映藏衾鳳綺纏指敲迎使  
鼓箸撥賽神絃簾拂魚釣動筆推鳩柱偏碁圖添路

畫笛管欠聲鐫惱客初酣睡驚僧半入禪尋珠窮屋  
瓦探雀遍樓椽拋果忙開口藏鈎亂出拳夜分圍楫拙  
朝聚打鞦韆折竹裝泥燕添絲放紙鸞互誇輪水磴  
相教放風旋旗小裁紅絹書幽截碧牋遠鋪張鴿網  
低控射蠅弦吉語時二道謠訶處上傳匿窓肩作曲  
遮路臂相連關草當春逕爭毬出晚田柳傍慵獨坐  
花底困橫眠等鵲潛籬畔聽蛩伏砌邊旁枝招粉蝶  
隈樹捉鳴蟬平島誇躑上層崖逞捷緣嫩苔車跡小  
深雪履痕全競指雲生岫齊呼月上天蟻窠尋逕斲

蜂穴遠堦填樵唱迴深嶺牛歌下遠川  
鼎柴為屋木和土作盤筵險砌高臺石  
危跳峻塔孰忽升隣舍樹偷上後池船  
項橐稱師日甘羅作相年明時方在德  
戒爾減狂顛老兒詩曰鬢髮盡皤然眉  
分白雪鮮週遮延客話偃佞抱孫憐無  
病常供粥非寒亦衣綿假溫衾擁背借  
力杖措肩貌比三峯客年過四皓仙喚  
方離枕上扶始到門前每受烹山茗常  
嫌餉石蓮耳驪作驪聾如塞續眼暗似  
籠煙宴坐羸羸凭几乘騎困韜韜韜韜  
搖如轉旋唇動若抽牽骨冷愁離火牙  
疼怯漱泉形

骸將就木囊橐尚貪錢膠睫乾眇綴粘  
髭冷涕懸披裘腰懶繫濯手袖慵揜擡  
舉衣頻換扶持藥屢煎坐多茵易破行  
步少履難穿喜婢裁裙布嗔妻買粉鈿房  
教深下幕牀遣厚鋪氈琴聽憐三樂圖  
張笑七賢看嫌經字小敲喜磬聲圓食  
罷羹流袂盃餘酒帶涎樂來須遣罷醫  
到久相延畏帽縱橫掠梳頭取次纏長  
呼思往事多感聽哀絃氣注腰還重風  
牽口更偏墓松先遣種誌石預教鐫客  
到唯求藥僧來忽問禪養茶懸灶壁曝  
艾曬簷椽怒僕空瞠眼嗔童謾握拳心

蜂穴透塔填樵唱迴深嶺牛歌下遠川  
鼎柴為屋木和土作盤筵  
險砌高臺石危跳峻塔  
孰忽升隣舍樹偷上後池  
船項橐稱師日甘羅作相  
年明時方在德戒爾減狂  
顛老兒詩曰鬢髮盡皤然  
眉分白雪鮮週遮延客話  
偃倮抱孫憐無病常供粥  
非寒亦衣綿假温衾擁背  
借力杖措肩貌比三峯客  
年過四皓仙喚方離枕上  
扶始到門前每受烹山  
名常兼釘石蓮耳聲如塞  
續眼暗似籠煙宴坐羸  
凭几乘騎困鞞鞭頭  
搖如轉旋唇動若抽牽  
骨冷愁離火牙疼怯激泉  
形

骸將就木囊橐尚貪錢  
膠睫乾眇綴粘髭冷涕懸  
披裘腰懶繫濯手袖慵  
揅擡舉衣頻換扶持藥  
屢煎坐多茵易破行步  
履難穿喜婢裁裙布  
嗔妻買粉鈿房教深下  
幕牀遣厚鋪氈琴聽憐  
三樂圖張笑七賢看  
嫌經字小敲喜磬聲  
圓食罷羹流袂盃餘  
酒帶涎樂來須遣罷  
醫到久相延畏帽縱  
橫掠梳頭取次纏長  
呼思往事多感聽哀  
絃氣注腰還重風牽  
口更偏墓松先遣種  
誌石預教鐫客到唯  
求藥僧來忽問禪  
養茶懸灶壁曝文曦  
簷椽怒僕空瞠眼  
嗔童謾握拳心

驚嫌蹴鞠脚軟怕鞦韆局縮同寒狄堆瓦似飽鸞觀  
瞻多目眩舉動即頭旋女嫁求紅燭男婚乞綠牋已  
聞頌几杖寧更佩韋弦賓客身非與去兒孫事已傳  
養和屏作伴如意拂相連久棄登山履惟存負郭田  
呻吟朝不樂展轉夜無眠呼稚臨牀畔看書就枕邊  
冷疑懷貯水虛訝耳聞蟬束帛非魚分安車信有緣  
伏生甘坐末絳老讓行先拘急將風夜昏沉欲雨天  
雞皮塵屨積齟齬食頻填每憶居郎署常思釣渭川  
喜逢迎佛會羞赴賞花筵徑狹容移檻塔危索減甑

好生焚鳥網惡殺拆魚船既感桑榆日常嗟蒲柳年  
長思當弱冠悔不賸狂顛書畢回思少小嬉戲之時  
恍如昨日今年逾三十鬢髮將入老兒詩之境矣讀  
之亦可以自警云前詩第四十二韻押全字後詩乃  
押先字恐誤又養和屏作伴屏字可疑

寓言以貽訓誠若柳子厚三戒鞭賈之類頗似以文為  
戲然亦不無補於世道吾閱近世文集得二文焉朱  
希真敦儒東方智士說蕭東夫德藻吳五百是也朱  
之文曰東方有人自號智士才多而狂心凡古昔聖



賢與當世公卿長者皆摘其短闕而非笑之然地寒力薄終歲不免飢凍里有富人建第宅甲其國中車馬奴婢鐘鼓帷帳惟備一旦富人召智士語之曰吾將遠游今以居第貸子凡室中金寶資生之具無乏皆聽子用不計期年還則歸我富人登車而出智士杖策而入僮僕妓妾羅拜堂下各效其所典簿籍以聽命號智士曰假公智士因遍觀居第富實偉麗過王者喜甚忽更衣東走園仰視其舍卑狹俯閱其基湫隘心鬱然不樂乃網紀僕讓之曰此第高廣而園

不稱僕曰惟假公教智士因令徹舊營新狹者廣之庫者增之曰如此以當暑寒如此以蔽雨風既藻其稅又丹其楹至于聚籌積灰扇蠅攘蛆皆有法度事或未當朝移夕改必善必奇智士躬執斤帚與役夫雜作手足瘡繭頭蓬而垢晝夜廢眠食物之焉惟恐園之未美也不覺閱歲成未落也忽聞者奔告曰阿郎至矣智士倉皇棄帚而趨迎富人於堂下富人勞之曰子居吾第樂乎智士恍然自失曰自君之出吾惟園是務初不知堂中之溫密別館之虛涼北樹之

風南樓之月西園花竹之勝吾未嘗經日後房歌舞  
之妙吾未嘗舉觸蟲網瑟琴塵棲鐘鼎不知歲月之  
及子復歸而吾當去也富人揖而出之智士還於故  
廬且悲且歎悒悒而死市南且僚聞而笑之以告北  
山愚公愚公曰子奚笑哉世之治園者多矣子奚笑  
哉蕭之文曰吳名憇南蘭陵為寓言斬之曰淮右浮  
屠客吳日飲于市醉而狂攘臂突市人行者皆避市  
卒以聞吳牧之錄而械之為符移授五百使護而返  
之淮右五百詬浮屠曰狂髡坐爾乃有千里役吾且

苦

爾若也每未晨蹠之即道執朴驅其後不得休夜則  
繫其足至奔牛壞浮屠出腰間金市斗酒夜醉五百  
而髡其首解墨衣衣之且加之械而繫焉頽壁而逃  
明日日既跌眈五百乃醒寂不見浮屠頽壁已頽曰嘻  
其逃矣既而視其身之衣則墨驚循其首則不髮又  
械城且繫不能出戶大叫逆旅中曰狂髡故在此獨失  
我耳客每見吳人輒道此吳人亦自笑也子巖老人  
曰是殆非寓言也世之失我者豈獨吳人五百哉生  
而有此我也均也是不為榮悴有如損焉者也所寄

以見榮悴乃皆外物非所謂儻來者耶。曩悴而今榮，儻來集其身者，日以盛而顧揖步趨亦日隨所寄而改。曩與之處者，今視之良非昔人，而其自視亦殆非復故我也。是其與吳五百果有間否哉？吾故人或駿駿華要當書此遺之。二文朱尤屬意高遠世之人，不能窮理盡性以至於聖賢之樂地而區區馳逐末務以終其身者，皆東方智士之流也。余亦懼夫流而至於此也。讀之竦然為之汗下。

饒德操祝髮後有與胡少汲

直儒

小簡云如璧再啟少

汲器博望重雖欲與官職辭而官職追之不置然安時聽命可也。時命之來亦非己力所能勝，己力所能勝亦不可不勝者，獨聲色一事耳。大抵官職移人如酒漸多則難制，方飲酒時若座有所畏者自非狂人則酒雖多不至于犯禮。少汲天資近道如楞嚴圓覺維摩宜少汲所甚畏者不可令去，几案間庶幾濯優曇於烈火也。漸貴矣恐漸不聞此語而我漸不敢作此語亦恐漸不喜此語及此時汲，早獻林下之芹止如是耳。

魯端伯慙以所編百家詩選遺孫仲益仲益復書云蒙  
馳賜百家新選一集發函開讀每得所未聞則拊髀  
爵躍讀之惟恐盡也歐陽公集古錄云物常聚於所  
好而得於有力之強如好之而無力有力而不好皆  
莫能致也宋興二百年宗之巨儒騷人墨客專門名  
家大篇短章或膾炙士大夫之口或淪廢於兵火幾  
亡而僅存蒐攬亦略盡矣而詩引所載多者數百言  
少者數十言其人出處大致詞格高下盛德之士高  
風絕塵師表一世放臣逐客興微託遠屬思千里與

夫山嶢冢刻方言地志怪竒可喜之詞羣嘲聚訕戲  
笑之談靡不畢載集古錄又云惟世之所貪者無欲  
於其中然後能一其所好豈不信矣夫覲竊讀諸引  
之後其詩舊所見不復讀未見者每遇佳處或一  
再讀或三復而不能休不謂投老殘年獲睹竒勝幸  
甚過望不可言也覲學迂才下為世畸人區小技  
如腊鼠然不敢出鄭國尺寸之地比讀新著而私意  
粗亦有合者秦少游云魯子固文章妙絕古今而有  
韻者輒不工此語一出天下遂以為口實南豐作李

白詩引以為閎肆瑰瑋非近世騷人所可及而連類引義中法度者寡荆公屢稱郭功父詩而南豐不謂然功父疑之荆公曰豈非子固以謂功父天才超逸更當約以古詩之法乎南豐論詩如此如兵間一詩指徐德占論交一詩指呂吉甫又有黃金顏楊諸詩皆卓然有濟世之用而世人便謂不能詩觀所以不喻其言也荆公竹詩人言直節生來瘦自詩高才老更剛雪詩平治險穢非無德潤澤焦枯實有才送李璋下第才如吾子何憂失命屬天公不可猜世人傳

誦然非佳句公詩至知制誥乃盡善歸蔣山乃造精絕其後再送李璋下第和具冲卿雪詩比少作如天淵相絕矣白公詩所謂辭達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者蘇黃門詩已不逮諸公北歸後效白公體益不逮惟四字詩最善張文潛晚年詩不逮前作意謂亦效白公詩者公述潘邠老言文潛晚喜白公詩信矣如所料也東坡論陶詩精能之至乃造平淡如佛說蜜中邊皆甜若中與邊皆枯淡亦何用陶詩外枯而中腴若淡而實美也公謂徐師川晚年務造平淡終不

如少年精而巧蓋平淡不可為水落石出自見涯淡  
非積學之至不能到也呂居仁作江西宗派既云宗  
派固有次第陳無已本學杜子美後受知魯於南豐  
自言向來一瓣香敬為魯南豐非其派也靖康末呂  
舜徒作中憲居仁遇師川於寶梵佛舍極口詬罵其  
翁於廣坐中居仁俛首不敢出一語故於宗派貶之  
於祖可如璧之下師川固當不平然惠洪偽作魯直  
贈詩云氣爽絕類徐師川師川喜以為是不免與惠  
洪為類此又不可晚者冷齋夜話載考一事觀在江

西時惡其狂誕無稽坐客皆愜然此僧中奴固不以  
管罵為辱東坡橄欖詩云已輸崖蜜十分甜惠洪以  
崖蜜為櫻桃又有俗子假東坡名注杜詩云金城土  
酥靜如練為蘆葍根者東坡地黄詩云崖蜜助甘冷  
山薑發芽辛製地黄法當用薑與蜜而用櫻桃可乎  
黃師是守泗時以酥酒遺東坡荅詩云閩右土酥黃  
似酒揚州雲液却如酥謂土酥為蘆葍根可乎公著  
論斥其妄良有益於後人耳目也觀每觀公叙諸詩  
詞句溫麗紀次詳實尊賢樂善得詩人本意歎仰之

餘又見曾存之晁無咎廖明畧諸公已推重於幼學之初而一時名勝皆其傳匹然後知公致力於斯文久矣如曹元寵米元暉殆是子美詩中黃四娘者耶然元寵詩殊有可觀者都都平丈我又待入紅窻迥矣聊發千里一笑覲自拜賜凡六日讀盡所著五十卷與拾遺詩話一卷而後修書拜送使者尚當細讀別具記仲益此書發明甚多今人遺以書籍安肯即讀雖讀亦必不能留意如此前輩之風何可多得元寵名組嘗賦紅窻迥百餘篇皆嘲諢之詞故掩其

文名世傳俚語謂假儒不識字者以論語授徒讀郁郁乎文哉都都平丈我詩選載元寵題果仲叙所藏陳坦書村教學詩云此老方捫虱衆鵝亦附火想見文字間都都平丈我仲益故云端伯觀詩有百家詩選觀詞有樂府雅詞稗官小說則有類說至於神仙之學亦有道樞十鈺編蓋矜多衍博欲示其於書無所不讀於學無所不能故未免以不知為知詩選云取殊未精當前輩多議之仲益所稱南豐兵間論交黃金顏揚諸篇及蘇黃門四字詩無一在選中者而及

錄都、平犬我之句答書及此亦因以箴之也

顏淵子夏為地下修文即陶弘景為蓬萊都水監馬周為素雪宮仙官李長吉記白玉樓其說荒唐不可究詰然近世此類甚多見於傳記班班可考大抵名人才士間鍾異稟世不多得使無神仙則已設或有之非斯人之徒其孰能當之第怪神之事聖人不語六合之外存之可也石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為仙也所生者芙蓉城慶曆中有朝士晨赴起居道見美婦三十餘行前丁觀文度

按繼之而去朝士問之最後一人答曰諸女御迎芙蓉館主也時丁在告頃之聞其卒右侍禁孫勉監元城埽有巨鼃穴一埽下埽多墊陷伺其出射殺之後晝卧夢吏來逮行若百里見道左宮闕甚壯問吏何所曰紫府真人宮也真人為誰曰韓忠獻也勉私念乃韓公故交祝門吏入見之望韓公坐殿上衣冠若神仙侍立皆碧衣童子勉再拜以情禱焉公遣之歸遂寤王平甫熙寧癸丑直宿崇文館夢有人邀至海上見海中宮殿甚盛其間作樂題其宮曰靈芝宮



邀者欲與俱往一人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且令去他  
日當迎之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鐘鳴平甫頗自負為  
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  
不似人間世長樂鐘來夜半時後四年平甫病卒其  
家哭訊之曰君嘗夢往靈芝宮信然乎當以兆我是  
夕暮奠若有聲音接於人者其家復卜以錢卜曰然  
呂獻可在安州一日坐小軒因合目見碧衣童云玉  
帝南遊炎州召子隨行糾正羣仙炎州若熟賜子清  
涼丹一粒呂拜而吞之若冰雪然自知不久於世後

朱明復見呂跨玉角青鹿於湘江道中金甲吏從數  
百人劉景文知忻州一日謂一曹掾曰天帝召君吾  
且繼往未幾掾無疾而逝景文亦繼亡經夕蹶然而  
蘇索筆作三詩有中宮在天半其上乃吾家及仙都  
非世間天神統樓殿等語黃伯思字長睿邵武人自  
稱雲林子尚書右丞相履之孫登進士第仕至秘書  
郎博學能文好仙佛之說政和七年在京師夢人告  
子非久在人間上帝有命與司文翰明年二月果卒  
李伯紀銘其墓略曰玉樓成上帝有詔往司文翰脫

履塵淖蓋記此事陳伯修師錫宣和三年寓居京口  
自稱閑適先生一日晝寢夢至帝所如人間上殿之  
儀帝曰卿平生所上章疏可叙錄進呈一天官引至  
廊廡間帷帳甚設几上有筆墨硯石皆精妙可翫傍  
有大帙用青綾裝飾信手運筆捷疾如神疇昔所上  
者不遺一字帝批覽再三眸顏甚喜諭旨曰已於第  
六等授卿官即下殿謝恩聞金鐘玉磬之聲競作乃  
寤以告其子且云豐相之臨終得夢亦如是俄命駕  
遍別知舊白府弓致仕夜過半命其子舉左足壓右

足手結彌陀印端坐而絕絕後七日一僧云夜宿瓜州

夢官人服銀緋跨馬導從數十履江水如平地心異

之問為誰從者曰陳殿院赴召也黃冕仲挽詩有凌

波應作水中仙之句張子詒云不須更草玉樓賦已

作神仙第六人皆謂此李莊簡南遷其子孟博卒于

瓊州先是數月孟博夢至一所海山空濶樓觀特起

雲霄間有軒榜曰空明先世諸父環坐其中指一席

曰留以待汝遂寤臨終雲氣起于寢冠服宛然自雲

中再冉冉升舉瓊人悉見之孟博苦學有文紹興五年

進士第三人及第莊簡有詩悼之云脫屣塵寰委蛻  
蟬真形渺渺駕非煙丹臺路杳無歸日白玉樓成不  
待年宴坐我方依古佛空行汝去作飛仙恩深父子  
情難割淚滴千行到九泉朱希真夢記略云紹興戊  
寅除夜體中不佳三更方得睡至一山館與一客行  
至門外望山下一居舍甚瀟灑客指曰此某人居也  
盍往訪之乃同至其家柴扉茅舍門前張一畫圖作  
一仙人乘雲騰空下臨海山唐人畫也俄而主人出  
竹冠草履握手大笑如舊相識引入至一小閣又進

登一閣稍大閣中皆陳列法書圖畫大閣北壁蓋其  
人自畫山林巖石隱逸之趣其上作雲煙出沒濃淡  
雲中隱々有章草細字可讀云吾初東游至黃河向  
河再拜飲河水一杯而渡至某處見某人授易書某  
處見某人授種蒔法至某處見某人授酒法乃歸復  
至黃河復再拜飲河水一杯欲渡大風河浪汹涌衆  
不敢登舟予獨亂流而濟至家始營小閣日與客飲  
酒閣破二作三間酒器用鐵鑄木杓磁杯已而少有  
餘復建大閣他日又有餘復買銀作鑄杯無日不留

客、必劇飲、必醉、必睡或數日不醒也此後字  
雜雲煙不可讀矣與予語極朴質間及道理則玄妙  
高遠其人風姿蓋神仙真人之流獨與予慷慨劇談  
坐間先有數客不復與語予亦連酌數杯酒味非人  
間麴蘖可及歡飲方狎忽驚起索燈火目想心思縱  
筆為記次日己卯歲旦子孫環侍朱出此記示之且  
云所遊甚樂悔不便為住計後八日又自云好去好  
去自有快樂三更初端坐啓手足神色不亂寂然而  
逝七日方歛舉體柔軟氣貌如生韓公事見劉斧青

瑣高議呂公事是見斧翰府名談斧著書多誕妄故觀  
者例不敢信石丁二事東坡芙蓉城詩已用之靈芝  
宮東坡亦記其事若劉若黃若陳若李若朱則又耳  
目相接皆可信不誣唐白樂天亦有詩云近有人從  
海上回海山深處見樓臺中有仙龕虛一室多傳此  
待樂天來夷堅乙志又載方朝散為玉華侍郎事甚  
詳方之名不著於世故不錄其誥丹臺錄諸書所載  
如武王發為北斗君召公奭為南明公賈誼為西門  
都禁郎溫太真為監海開國伯魏武帝為北斗君太傅

孔文舉為後中衛大將軍陶侃為西河侯秦始皇為  
北帝上相周公旦為北帝師伯夷叔齊為九天僕射  
墨翟為太極仙卿莊周為太玄博士孔子為元宮仙  
之類凡數十人不可悉書古今聖賢幾無遺者豈盡  
如其說乎

富鄭公奉使契丹虜主言欲舉兵公曰北朝與中國通  
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  
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羣臣爭勸舉兵者此皆其  
自謀非國計也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

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是時語錄傳於四方蘇明  
允讀至此曰此一段議論古人有之否東坡未十歲  
在傍對曰記得嚴安上書云今狗南夷朝夜郎略葦  
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  
利非天子<sub>下</sub>長策也正是此意明允以為然洪文敏又  
記魏太武時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先  
其未發逆聲之魏公卿皆以為當崔伯深曰朝廷羣  
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sub>二</sub>多  
獲美女珍寶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

財皆營私計為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其論亦  
然余謂嚴崔之說皆陳於其君非若富公以和戰利  
害別白於異域而能見聽獨唐鄭元璠使突厥謂頡  
利曰今掠資財劫人口皆入所部可汗一不得豈若  
仆旗接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頡利當其言時自  
將攻太原遽引還正與富公之事合文敏偶忘之何  
耶然富公豈蹈襲他人之語者蓋理之所在古今所  
同推誠以告之雖蠻貊之邦行矣

容齋五筆載饒州慶元四年九月十四日嚴霜連降晚

稻未實者皆為所薄不能復生諸縣皆然有常產者  
訴于郡縣郡守孜孜愛民有意蠲租然僚吏多云在  
法無此又云九月正是霜降節不足為異案白樂天  
諷諫杜陵叟一篇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  
乾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欲暴征求考課此明證也豈  
非昔人立法之初所謂早霜之類非如水旱之田可  
以稽考懼貪民乘時或成冒濫故不輕啓其端今日  
之計固難添創條式但凡有災傷出於水旱之外者  
專委良守令推而行之則實惠及民可以救其流亡

之禍仁政之上也此皆洪說余按北史盧勇傳山西  
霜儉運山東租輸皆令實載違者罪之唐馬周奏疏  
云徃貞觀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  
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諂譴也北  
齊書隋書亦有直云霜旱者由是推之唐初以前必  
皆有蠲租故事中世方不然又知其名為霜儉霜旱  
有能援以言上聖明之朝當無不從也

後漢以六曹尚書并令僕為八座魏以五曹尚書二僕  
一令為八座唐太宗嘗歷尚書令人臣不敢居此官

職林猶謂唐與隋同竇革新唐書音訓則謂唐以兩  
僕射六尚書為八座高承事物紀原又謂隋唐至今  
令僕射為宰相故六尚書及左右丞為八座未知孰  
是

青箱雜記載李泰伯一絕云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極天  
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掩映碧山還被暮雲遮識者  
曰此詩意有重重障礙李君其不偶乎後果如其言  
吾族人紫芝師秀亦嘗賦一絕云數日秋風欺病夫  
盡吹黃葉下庭蕪林疎放得遙山出又被雲遮一半

無氣象略相似僅脫選而卒何月湖尚書少時登高  
峯壇有天近風轉清地高日難晚之句林黃中侍郎  
見之即知其異日必貴且壽視前二詩不侔矣

賓退錄卷第六

賓退錄卷第七

宋 大梁趙與峕

著

漢文帝用宋昌為衛將軍位亞三司章帝命車騎將軍  
馬防班同三司延平中拜鄧騭為儀同三司本此後  
世遂又有開府儀同三司之名三司者三公也唐高  
宗武后之時屢興大獄多以刑部尚書御史臺大理  
寺雜案謂之三司其後有大獄或直命御史中丞刑  
部侍郎大理卿充三司使次又以刑部員外郎御史  
大理寺官為之以決疑獄時因有大三司使小三司



使之別皆事畢罷鹽鐵度支唐中世已置使亦有判  
戶部者矣然未揔命一使亦未謂之三司也後唐同  
光中勅鹽鐵度支戶部三司錢物並委租庸使管轄  
踵梁之舊制長興元年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  
部為三司其年始以前許州節度使張延朗行兵部  
尚書充三司使三司使自此始國朝因之元豐官制  
行始罷三司之名三置使者二而各不同讀史未熟  
者多疑懼故別之

北齊源師攝祠部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為

錄尚書事謂為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云作何  
顏色師云此是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謂真龍肱夷  
狄不知書何足責唐杜牧一代文士其賦阿房意遠  
而辭麗吳武陵至以王佐譽之後世稱誦不絕然有  
云長橋卧波未嘗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既以橋  
比龍則是以龍見為真龍矣牧之賦與秦事抵牾者  
極多如阿房廣袤僅百里牧謂覆壓三百餘里始皇  
立十七年始滅韓至二十六年盡并六國則是十六  
年之前未能致侯國子女也牧乃謂王子王孫輦來

于秦為秦宮人，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阿房終始皇  
之世，未嘗訖後，工徒之多，至數萬人。二世取之以供  
驪山，周章軍至戲，又取以充戰士，歌臺舞榭，元未落  
成，宮人未嘗得居。秦本紀所謂殿屋複道周閣相屬，  
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者，謂渭北宮宇，非阿  
房也。牧顧有粧鏡曉鬟脂水之句，凡此程泰之尚書  
大昌雍錄皆嘗辨之，故不詳及。獨未嘗何龍之語，不  
免與高阿那肱為類，尤可怪也。洪駒父詩話載鮑欽  
止之說，謂古本作未嘗何龍，然未知何所據。

知欽州林千之坐食人肉，削籍隸海南。天下傳以為異  
謂載籍以來未之見。余記盧氏雜說，唐張茂昭為節  
鎮，頗喫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中有人問曰：聞尚書  
在鎮，好人肉，虛實？笑曰：人肉腥而且肥，爭堪喫。五代  
史：萇從簡家，世屠羊，從簡仕至左金吾衛上將軍，嘗  
歷河陽，忠武武寧諸鎮，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  
小兒以食。九國志：吳將高澧好使酒嗜殺人而飲，其  
血日暮必於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又本朝王繼勳  
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時屢以罪貶，後以右監門衛率

府副率分司西京殘暴愈甚強市民家子女以備給  
使小不如意即殺而食之以糞積貯其骨弃之野外  
女僧及鬻棺者出入其門不絕太宗即位會有訴者  
斬于洛陽市則知近世亦有之若盜跖及唐之朱粲  
則在所不足論也

吳傳朋說出已意作游絲書世謂前代無有然唐書文  
藝傳呂向能一筆環馮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綿書  
疑即此體也

世人瘡疾將作謂可避之他所問巷不經之說也然自

唐已然高力士流巫州李輔國授謫制時力士方逃  
瘡功臣閣下杜子美詩三年猶瘡疾一鬼不銷亡隔  
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覩屢解粧則  
不特避之而復塗抹其面矣

其  
享有體薦宴有折俎體薦謂半解其體而薦之設几而  
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其儉亦謂之  
房丞即聘義所謂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飢而  
不敢食者也折俎謂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  
所以示慈惠亦謂之殺丞若禘祭宗廟郊祭天地全

其牲體而升於俎則謂之全烝今人會客于敬核之外或別具盛饌或饋以生餼或代以緡錢皆不食之物近於古之體薦者而舉世呼為折俎正與左傳國語本文背馳然今人誤用古語者極多不獨此也

沈約宋書禮志云漢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彫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大將軍參軍太原王倫卒倫兄俊作表德論以述倫遺美云祇畏王典不得為銘乃撰錄行事就刊於墓之陰此則碑禁尚嚴也此後復弛替非也余按集古金石

隸釋隸續諸書益州太守高順碑立于建安十四年綏民校尉熊君碑立于建安二十一年橫海將軍呂君碑立于魏文帝黃初二年廬江太守范式碑立于明帝青龍三年皆在魏武下令之後甘露之前惟巴邵太守樊敏碑立于建安十年三月是月或未下令約又謂晉武帝咸寧四年詔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虛偽傷財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皆當毀壞至元帝大興元年聽立顧榮碑禁遂漸弛義熙中裴松之復議禁斷亦不然太康四年鄭烈

碑距咸寧之詔方五載此後雲南太守碑彭祈碑陳  
先生碑裴樵碑向凱碑成公重墓刻之類續續不絕  
豈雖有此禁而皆不能盡絕歟歐陽公父子趙德夫  
洪文惠諸公議論不到此何邪天下碑錄又有數碑  
洪文惠謂碑錄不可盡信故不著

宋書后妃傳文帝袁后母王夫人當孝武時追贈豫章  
郡新淦縣平樂鄉君今新淦無此鄉名漫書之或可  
為他日修方志者之一助  
不耐煩宋書庾登之弟仲文傳有此語

謝景仁居宇淨麗每唾必唾左右人衣殷冲則不然小  
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均之好潔相反如此

漢建安二十四年吳將呂蒙病孫權命道士於星辰下  
為請命醮之法當本於是顧况詩飛符超羽翼焚火  
醮星辰姚鵠詩蘿磴靜攀雲共過雪壇當醮月孤明  
李高隱詩通靈夜醮達清晨承露盤旆甲帳春趙嘏  
詩春生藥圃芝猶短夜醮齋壇鶴未迴醮之禮至唐  
盛矣隋煬帝詩迴步迴三洞清心禮七真馬戴詩三  
更禮星斗寸七服丹霜薛能詩符咒風雷惡朝修月

露清此言朝修之法也然陳羽步虛詞云漢武清齋  
讀鼎書內官扶上畫雲車壇上月明宮殿閉仰看星  
斗禮空虛漢武帝時已如此此高氏緯畧所紀余按  
周公金縢子路請禱自古有之後世之醮蓋其遺意  
特古無道士耳黃帝內傳雖有道士行禮之文但謂  
有道之士非今之道士也太霄經云周穆王因尸軌  
真人制樓觀遂召幽逸之人置為道士平王東遷洛  
邑置道士七人漢明帝永平五年置二十一人魏武  
帝為九州置壇度三十五人魏文帝辛雍謁陳熾法  
師置道士五十人晉惠帝度四十九人故用道士請  
命孫權之前無所見高所書諸詩亦有非為道士設  
者

神仙修煉之術非親涉其門庭者不能了解近見息菴  
王思誠序陳泥丸翠虛篇略云採時喚為藥煉時喚  
為火結時謂之丹養時謂之胎其實一也所產之處  
曰川源山海所藏之器曰壇爐鼎灶所稟之性有鉛  
汞水火之名所成之象有丹砂玄珠之號惟一物也  
古人剖析真元分別氣類所以有採取交會煅煉沐

浴之說以抽添運用之細微遂有斤兩之論辨析名義比他書粗為明白漫書之贖

婦人統兵世但稱唐平陽公主余又記晉王恭討王國寶時王厥聚衆應之以其女為貞烈將軍且盡以女人為官屬顧琛母孔氏為司馬其一也

胡幼度絃帥廣傳其答州縣官啓二首其一云蒙恩分闡入境問民皆言法令頓寬遂致傳聞不雅欲銷此謗豈屬他人官廉則蚌蛤自回虎在則藜藿不採其一云茲分帥闡特奪長殘固知能作於文章然亦須

開於法令人言度嶺多酌貪泉久知此謗之未除願與諸君而一洗

紹興間禁中呼秦太師為太平翁見陸放翁詩注

四朝國史王安石傳史臣曰嗚呼安石託經術立政事以毒天下非神宗之明聖時有以燭其姦則社稷之禍不在後日矣今尚恐言之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者雖少正卯言偽而辨王莽誦六藝以文姦言蓋不至是也所立幾何貽害無極悲夫王稱東都事畧則曰安石之遇神宗千載一時也

而不能引君當道乃以富國強兵為事擯老成任新  
進黜忠厚崇浮薄惡鯁正樂諛佞是以廉恥沮喪風  
俗敗壞孟子所謂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  
於其政者豈不然哉烏虜安石之學既行則姦宄得  
志假紹述之說以脅持上下立朋黨之論以禁錮忠  
良卒之民愁盜起夷狄亂華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悲  
夫與昔舊見象山陸先生所作荆公祠堂記議論尤  
精確先生嘗與胡季隨大時書云王文公祠記乃是  
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誠非虛語記曰唐虞三代之盛道行乎天下夏商叔  
葉去治未遠公卿之間獨有典刑伊尹適夏三仁在  
商此道之所存也周歷之季跡熄澤竭人私其身士  
私其學橫議蜂起老氏以善成其私長雄於百家竊  
其遺意者猶皆逞於天下至漢而其術益行子房之  
師竇維黃石曹參避堂以舍蓋公高惠收其成績波  
及文景者二公之餘也自夫子皇仁沮溺接輿之徒  
固已竊議其後孟子言必稱堯舜聽者為之藐然不  
絕如綫未足以喻斯道之微也陵夷數千百載而卓



然復見斯義顧不偉哉裕陵之得公問唐太宗何如  
主公對曰陛下每事當以堯舜為法太宗所知不遠  
所為未盡合法度裕陵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然朕自  
視眇然恐無以副此意卿宜卷意輔朕庶同濟此道  
自是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則  
曰有以助朕勿惜盡言又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為又  
曰天生峻明之才可以覆莠生民義當與之戮力若  
虛捐歲月是自棄也秦漢而下南面之君亦嘗有知  
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

心以揆斯志乎曾魯公曰聖知如此安石殺身以報  
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為君則自  
欲盡君道為臣則自欲盡臣道非相為賜也秦漢而  
下當塗之士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  
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學  
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負斯志不足以究斯義而卒  
以蔽斯義也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析弊  
端支葉扶疎往往切當然覈其綱領則曰當今之法  
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義而卒以自

蔽者固見於此矣其告裕陵蓋無異者勉其君以法  
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  
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為未盡合法度此豈  
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公疇昔之  
學問熙寧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  
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  
尚得為知公者乎氣之相近而不相悅則必有相訾  
之言此人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素訾公如張公安  
道呂公獻可蘇公明允者夫三公者之不悅於公蓋

生於其氣之所近公之所蔽則有之矣何至如三公  
之言哉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  
無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  
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勳  
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蘄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  
時鉅公名賢為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  
時君不世出學焉而後臣之無愧成湯高宗君或致  
疑謝病求去君為責躬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  
矣新法之議舉朝謹諱行之未幾天下物々公方秉

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撲屏伏愴犴得志曾不為悟公之蔽也典禮爵刑莫非天理洪範九疇帝實錫之古所謂憲章法度興則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謂法度者豈其然乎獻納未幾裕陵出諫院疏與公評之至簡易之說曰今未可為簡易修立法度乃所以為簡易也熙寧之政粹於是矣釋此弗論尚何以費辭於其建置之末哉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

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學不傳古道榛塞其來已久隨世而就功名者淵源又類出於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質者行於天下隨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不能大有所為其於當世之弊有不能正則依違其間稍加潤飾以幸無禍公方耻斯世不為唐虞其肯安於是乎蔽於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未始不與公同而犯害則異者彼依違其間而公取必焉故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

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  
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  
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  
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所貴乎玉者瑕瑜不相掩也  
古之信史直書其事是非善惡靡不畢見勸懲鑑戒  
後世所賴抑揚損益以附己好惡用失情實小人得  
以藉口而激怒豈所望於君子哉紹聖之變寧得而  
獨委罪于公乎熙寧之初公固逆知己說之行人所  
不樂既指為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諸賢排公已甚之

辭亦復稱是兩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祐諸  
公可易轍矣又益甚之六藝之正可文姦言小人附  
託何所不至紹聖用事之人如彼其桀新法不作豈  
將遂無所竄其巧以逞其志乎反覆其手以尊崇寧  
之姦者竇元祐三館之儲元豐之末附麗匪人自謂  
定策至造詐以誣首相則疇昔從容問學慷慨陳義  
而諸君子之所深與者也格君之學克知灼見之道  
不知自勉而憂憂於事為之末以分異人為快使小  
人得間順從逆逞其致一也近世學者雷同一律發

言盈庭豈善學前輩者哉公世居臨川罷政徙於金陵宣和間故廬立墟鄉貴人屬縣立祠其上紹興初嘗加葺焉逮今餘四十年墜圯已甚過者咨歎今怪力之祠繇之不絕而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殆不世有而廟貌弗嚴邦人無所致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心之疑畏使至是耶郡侯錢公期月政成人用輯和繕學之既慨然徹而新之視舊加壯為之管鑰掌于學官以時祠焉余初聞之竊所敬歎既又屬記於余余固悼此學之不講士心不明是非無所折衷公為使時舍人魯公復書切磋有曰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為善而比間有相曉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竊不自揆得從郡侯敬以所聞薦於祠下必公之所樂聞也

陸放翁感事詩云陋巷何須歎一瓢朱門能守亦寥寥  
衲衣先世曾調鼎野褐家聲奉珥貂若悟死生均露  
電未應富貴勝漁樵千年回首俱陳迹不向杯中何  
處消自注云沈義倫丞相裔孫為僧劉仁瞻侍中裔  
孫為道人皆孤身死紹興中二公之後遂絕殊不知

沈公之後有一派靖康末自京師流落新淦者居於  
村曠耕人之田矣又不止於為僧也然其先世告身  
及相君神道碑摹本故在周文忠序槐庭濟美總集  
有云粵自周衰賢者之類棄功名之世絕故孟子告  
齊宣王以故國非喬木王無親臣矣蓋諷其上也雖  
然有位於朝不守其業而忘其所甚至公侯之家降  
在阜隸則簞門圭竇得以陵之此豈獨上之人之罪  
也哉最為確論

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正如今

之胡跪者其為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  
為頓首則又以頭頓于手上也其為稽首則又卻其  
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禮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  
恭也故儀禮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禮記曰坐而遷之  
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  
類此言坐者皆謂跪也若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  
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皆其明驗  
老子曰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蓋坐即  
跪也進猶獻也言以重寶厚禮與人不如跪而告之  
以此道也今說者乃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以為坐禪之意誤也

莊子又云跪坐而進之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處疑  
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跪兩  
膝著地以尻著地而稍安者為坐也又詩云不遑啓  
居而傳以啓為跪爾雅以安為安而跪以為安定之  
坐夫以啓對居南訓啟為跪則居之為坐可見以安  
為安定之坐則跪之為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  
一危一安為小不同耳至于拜之為禮亦無所考但  
杜子春說太祝九拜處解奇拜云拜時先屈一膝今  
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為雅拜則他拜皆當齊

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  
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頃年屬錢  
子言作白鹿禮殿欲擬開元禮不為塑像而臨祭設  
位子言不以為然而必以塑像為問予既畧為考禮  
如前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  
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并以告之以為必不得  
已而為塑像則當放此以免於蘇子俯伏匍匐之譏  
子言又不謂然會予亦辭浙東之節遂不能強然至  
今以為恨也東坡文集私試策問云古者坐于席故  
邊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

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四於地使鬼神其  
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其  
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  
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為尤足括信不知蘇公蜀人  
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揚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  
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為寫放文翁石像為土偶以  
來而塑手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為跣跣也去年又屬  
蜀漕楊王休子美今乃并得先聖先師王像木刻精  
巧視其坐後兩躡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  
以坐者果為跪而無疑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

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像以  
草千載之謬為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寫寄洞學諸  
生使書而揭之廟門之左以俟來者考焉此朱文公  
白鹿禮殿塑像說後其季子在守南康因更新禮殿  
聞之於朝廷成先志然遠方學者未盡見此說故識  
之

史記黃帝紀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  
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  
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



諸侯咸歸軒轅既云諸侯相侵伐而神農氏弗能征  
矣又云炎帝欲侵陵諸侯何耶尚當訪精于史學者  
而問之

今道家設醮率用米糈世傳始於張陵而實不然陵使  
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非以祠神也按山海經載  
諸山之神各舉其形狀及祠之之物有糈者居多如  
雒山之首自招搖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糈用  
稌米自拒山至于漆吳之山凡十七山糈用稌自天  
虞之山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糈用稌崇吾之山

至于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糈用稷米陰山以下至  
于崦嵫之山凡十九山糈以稻米自太行之山以至  
于無逢之山凡四十六山皆用稌糈米祠之自敖岸  
之山至于和山凡五山糈用稌自景山至琴鼓之山  
凡二十三山糈用稌自女几山至于賈超之山凡十  
六山糈用稌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糈用五種之  
糈自翼望之山至于几山凡四十八山糈用五種之  
精禾自篇遇之山至于榮余之山凡十五山糈用稌  
郭注云糈祀神之米名先呂及今江東音所惟自尸

胡之山至于無罽之山凡十九山米用黍自苟林之  
山至于陽虛之山凡十六山其祠用稌二者無糝字  
或傳寫脫誤單狐之山至于隄山凡二十五山甘棗  
之山至于鼓鐙之山凡十五山皆曰瘞而不糝管涔  
之山至于敷題之山凡十七山輝諸之山至于蔓渠  
之山凡九山皆曰投而不糝自鈴山至于萊山凡十  
七山則曰鈴而不糝自鹿蹄之山至于玄扈之山凡  
九山則曰祈而不糝郭注直云祭不用米也著明如此  
山海經雖不敢信為禹益所著然屈原離騷呂氏春秋  
秋皆摘取其事而漢人引用者尤多其書決不出於  
張陵之後則糝之用也尚矣離騷云巫咸將夕降兮  
懷椒糝而要之王逸注云糝精米所以享神也淮南  
子云病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糝藉所救鈞也  
許叔重注云糝米所以享神見於載籍者不一第不  
若山海經之著明耳

賓退錄卷第八



宋大梁趙與峕



著



洪文敏著夷堅志積三十二編凡三十一序各出新意  
不相複重昔人所無也今撮其意書之觀者當知其  
不可及甲志序所以為作者之意乙志謂前代志怪  
之書皆不無寓言獨是書遠不過一甲子為有據依  
丙志謂始萃此書顯以鳩異崇怪本無意於述人事  
及稱人之惡然得於容易或急於滿卷帙故頗違初  
心其究乃至於誣善蓋以告者過或聽焉不審既刪

削是正而可為第三書者又已褻積懲前過止不欲  
為然習氣所溺欲罷不能而好事君子復懲患之輒  
私自怨曰但談鬼神之事足矣毋庸及其他於是取  
為丙志丁志設或人之辭謂不能玩心聖經勞動心  
口從事於神奇荒怪索墨費紙殆半太史公書為可  
笑從而為之辨戊志謂在閩泮時葉晦叔頗搜索奇  
聞來助紀錄嘗言近有估客航海不覺入巨魚腹中  
腹正寬經日未死適木之數輩在取斧斫斫魚脅魚  
覺痛躍入大洋舉船人及魚皆死予戲難之曰一舟

盡沒何人談此事於世乎晦叔大笑不知所荅予固  
懼未能免此也已志謂昔以夷堅志吾書謂與前人  
諸書不相襲後得唐華原尉張慎素夷堅錄亦取列  
子之說喜其與已合庚志謂假守當塗地偏少事濟  
南呂義卿洛陽吳斗南適以舊聞寄似度可半編帙  
於是輯為庚志初甲志之成歷十八年自乙至己或  
七年或五六年今不過數閱月閑之為助如此然平  
生居閑之日多豈不趣成書亦欠此巨編相傳益耳  
末又載章德懋使虜掌訝者問夷堅自丁志後曾更

續否而引樂天東坡之事以自況辛志記初著書時  
欲倣段成式諾臯記名以容齋諾臯後思其沿襲且  
不堪讀者輒問乃更今名因載向巨原荅問之語壬  
志今取王景文夷堅別志序表以數語癸志謂九志  
成年七十有一擬綴輯癸編稚子穰復云更須從子  
至亥接續之乃成書予拊之曰天假吾年雖倍此可  
也人生未可料惡知吾不能及是乎支甲謂或疑所  
載頗有與昔人傳記相似處殆好事者飾說剽掠借  
為談助證以蒙莊之語辨其不然又云初欲從稚子

請讀以十二辰又以段柯古支諾臯支動支植尤岷  
奇於是名曰支甲支乙則云紹熙庚戌臘從會稽西  
歸至甲寅之夏季夷堅之書緒成辛壬癸三志合六  
十卷及支甲十卷才八改月又成支乙一編殊自喜  
也支景則云魯大父諱與甲乙下一字同音而左畔  
從火故再世以來用唐人所借但稱為景當夷堅第  
三書出或見警曰禮不諱嫌名乃直名之今是書萌  
芽稚兒謂裨官說與他所論著及通官文書不侔避  
之宜矣遂目以支景支丁則自據此帙中不可信者

數事謂苟以其說至斯受之而已矣聳牙畔與蓋自  
知之愛奇之過一至于此讀者勿以辭害意可也支  
戊載呂覽賓卑聚之夢謂夷堅記夢亡慮百餘事未  
有若此之可怪者支已謂神奇詭異之事無時不有  
姑即夷堅諸志考之上焉假諸正夢騰薄穹霄次焉  
猶陟蓬壺期汗漫不幸而死矣幸而復生見九地  
之下溟漲之海以至島鬼淵祗蛇妖牛鬼之類何翅  
累千萬百所遇非一人所更非一事所歷非一境而  
莫有同者為支庚謂四十四日書成自說其速且叙

其所以速之由支辛謂東坡志林李方叔師友談記  
錢五行年雜紀之類四五書皆偶附著異事不顯虞  
初九百之篇士大夫或弗能知故則剽以為助不幾  
乎三之一矣支壬則云子弟輩皆言翁既作文不已  
而掇錄怪奇又未嘗少息殆非老人願神繕性之福盍  
已之余受其說未再越日膳飲為之失味步趨為之  
局束方寸為之不寧精爽如癡向之相勸止者懼不  
知所出于是迫然而笑豈吾緣法在是如駿馬下臨  
千丈坡欲駐不可姑從吾志以竟此生異時惛不能

進將不攻自縮矣。支癸謂劉向父子彙羣書七略。班孟堅采以為藝文志。小說類定著十五家。最後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造<sup>所</sup>。今亡矣。唐史所標百餘家。六百三十五卷。太平廣記率取之不弃也。予<sup>既</sup>畢夷堅十志。又支而廣之。通三百篇。不能滿者。才十有一。遂半唐志所云三志。甲謂穰子偃孫羅前人所著。稗說來示如徐鼎臣稽神錄。張文定公洛陽舊聞記。錢希白洞微志。張君房乘異。呂灌園測幽。張師正述異志。畢仲荀幕府燕閒。

錄七書。多歷年二十。而所就卷帙。皆不能多。三志甲才五十日而成。不謂之速不可也。三志乙謂茲一編頗得之卜者徐謙、瞽雙目而審聽。彊記客詣其肆。與之言。悉追憶不忘。倩傍人書以相示。昔徐仲車耳曠而四方事無不周知。謙豈其苗裔耶。賢愚固不可同日語。而所以異則固三志景謂郡邑必有圖志。鄱陽獨無而夷堅自甲施于三景所粹州里異聞。乃至五百有五十。他時有好事君子。采以為志。斯過半矣。三志丁則云人年七八十。幸身康寧。當退藏一室。早

睡晏起繙貝多旁行書與三生結願否則邀方外雲  
侶熊經鴟顧斯亦可耳至於著書蓋出下下策而此  
習膠拳不能釋固嘗悔哂猛臧去弗視乃若禁嬰孺  
子滑甘未能幾何留意愈甚雖有傾河搖山之辯不  
復聽矣三志戊謂子不語怪力亂神非置而弗問也  
聖人設教垂世不肯以神怪之事詔諸語言然書於  
春秋于易於詩于書皆有之而左氏內外傳尤多遂  
以為誣誕浮夸則不可三志已謂一語一言入耳當  
即錄而固有因循而失之者如滕彥智黃雍父所言

一二事至今徃來於襟抱不釋也三志庚考徐鉉稽  
神錄辨楊文公談苑所載蒯亮之事非是三志辛云  
予嘗立說謂古今神奇之事莫不同者今乃悟此語  
為不廣而證以蜀士孫斯文及幽明錄中賈弼事三  
志壬引昌黎公明鬼謂夷堅所紀不能出其所證之  
三非三志癸言太平廣記類聚之誤四志甲辨夷堅  
為臯陶別名至四志乙則絕筆之書不及序惟支壬  
三志丁兩序竟畧同而數序自說其速者亦不甚相  
遠矣云



俗謂不冠者曰科頭科頭二字出史記張儀傳注謂不著兜鍪入敵

余首卷辨王建宮詞多雜以他人所作今乃知所不知廣蓋建自有宮詞百篇傳其集者但得九十篇蜀本建集序可考後來刻梓者以他人十詩足之故爾混殺余既辨其人矣尚有二首殿前傳點各依班白對西來入詔臺上得青花龍尾道側身偷覷正南山鴛鴦瓦上忽然聲晝寢宮娥夢裏驚元是吾皇金彈子海棠窠下打流鶯者未詳誰作也所逸十篇今見於

洪文敏所錄唐人絕句中然不知其所自得其詞云  
忽地金輿向月陂內人接著便相隨却回龍武軍前  
過當處教開卧鴨池畫作天河刻作牛玉梭金鑷米  
橋頭每年宮女穿針夜敕賜諸親乞巧樓春來睡困  
不梳頭懶逐君王苑北遊暫向玉花堦上坐簸錢贏  
得兩三籌紅燈睡裏看春雲上三更直宿分金砌  
雨  
兩來行步滑兩人檣起隱金裾蜂鬚蟬翅薄鬆鬆浮  
動搔頭似有風一度出時拋一遍金條零落滿函中  
教遍宮娥唱盡詞暗中頭白没人知樓中日日歌聲

好不問從初學阿誰彈碁玉指兩參差背局臨虛闌  
著危先打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字半邊垂宛轉黃金  
白柄長青荷葉子畫鴛鴦把來不是呈新樣欲進微  
風到御床供御香方加減頻水沉山麝每回新內中  
不許相傳出已被醫家寫與人藥童食後送雲漿高  
殿無風扇少涼每到日中重掠鬢袂衣騎馬繞宮廊  
唐李昌符婢僕詩二首其一云不論秋菊與春花箇  
能噎空腹茶無人莫教頻入庫一名閑物要此此曲  
盡婢之情狀乃知古今如此

史記秦本紀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  
十六人至獻公元年方止從死則知武公而下十有  
八君之葬必皆有從死者矣不獨繆公也黃鳥之詩  
恃以奄急仲行鍼虎為秦之良臣故國人哀之耳夫  
一君之葬使六十六人無罪而就死地固已可駭而  
繆公至用百七十七人習俗之移人雖繆公不能免  
則獻公亦賢矣哉

因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王荆公  
曰拂百姓以從己之欲則不可拂百姓以從先王之

道何為而不可范淳夫云弗百姓則非先王之道也  
荆公之言主於自文范公則求以矯之其實不然干  
百姓之譽者有時而違道則道必有時而弗百姓矣  
祁寒暑雨均曰怨咨小民之情也為政者但當虚心  
無我據理而行不使纖毫計校毀譽之心亂於胷中  
足矣

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  
步管子司馬法皆曰六尺為步秦始皇亦然今以五  
尺為步步之尺數不同如此周尺之制鄭康成謂未

詳聞也近世伊川文集中載作主之制謂當今者尺  
五寸五分弱潘仲善時舉聞之晦翁謂五寸字誤當

作七寸五分弱又謂者尺者三司布帛尺也潘後從  
會稽司馬侍郎家求得溫公圖本周尺果當布帛尺  
七寸五分弱於今浙尺為八寸四分溫公圖本必有  
考按恨不知其源流之詳也

歷家以冬至為一歲之首冬至者建子月之中氣故子  
時初四刻以前繫今日正初刻以後繫明日蓋一理  
也今太史局歷每節氣在子初則書其夜子初某刻

此條論夜

子時之不

誤与十為

齊養新

錄同錢

先生言  
未見此

以別之其來尚矣紹興二年正月三日壬子其夜子  
初立春洪文敏以劄子白廟堂云日辰自古以子時  
為首今既子時立春則當是四日癸丑謂太史之誤  
其實不然康節冬至吟云何者謂之幾天根理極微  
今年初盡處明日未來時此際易得意其間難下辭  
人能知此意何事不能知又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  
改移一陽初起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太音教  
正稀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

漢高帝封兄子信為羹頡侯雖以其母轅釜之故然按

括地志實有羹頡山在媯州懷戎縣東南十五里注  
史記者失不引此顏師古注漢書但云頡音憂言其  
母憂羹釜也小司馬索隱又直謂爵號耳非縣邑名  
皆弗深考也古之封侯未有非地名者若武帝封霍  
去病冠軍侯田千秋富民侯昭帝封霍光博陸侯光  
武封彭寵奴不義侯以至鐫胡鐫羗尚義建策之類  
非制也然冠軍侯國在東郡富民侯國在沛郡蘄縣  
博陸初食北海河間後益封又食東郡特被以嘉名  
而已非若光武所封未必有分地也武帝時又有張

此條論城隍祀典甚詳

金石華編

卷九十一李陽水經中記

城隍之廟記

跋中惜未引此不記癸巳

類稿引之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及梁武諸

王事一却未

下始於赤

烏

辛楣先生

語序左傳

四廟之祭

亦似傳會

騫封博望侯趙破奴封從票侯亦未詳其封邑

州縣城隍廟莫詳事始前輩謂既有社矣不應復有城

隍故唐李陽水謂城隍神祀典無之惟吳越有爾然

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所建李白作章鄂州碑

謂大水滅郭抗辭正色言于城隍其應如響杜牧為

黃州刺史有祭城隍神祈雨文二首他如韓文公之

於潮魏信陵之於舒皆有祭文而許遠亦有符井鵝翔

危堞神護之語則不獨吳越為然蕪湖城隍祠建於

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

書於史則又不獨唐而已開成中睦州刺史呂述以

為合於禮之八蜡祭坊與水庸者今按禮記注水庸

溝也正義云坊者所以蓄水亦以鄣水水庸者所以

受水亦以泄水則坊蓋今之隄防水庸蓋今之溝澮

也方之城隍義殊不類今其祀幾遍天下朝家或錫

廟額或頒封爵未命者或襲鄰郡之稱或承流俗所

傳郡異而縣不同至於神之姓名則又遷就附會各

指一人神何言哉負城之邑亦有與郡兩立者獨彭

州既有城隍廟又有羅城廟袁州分宜縣既有城隍

廟又有縣隍廟尤為創見以余聞見所及故之廟額  
封爵具者惟臨安府當後唐清泰元年嘗封順義保  
寧王與越湖二神並命今號永固廟不知何時所賜  
紹興三十年封保順通惠侯今封顯正康濟王紹興  
府梁開平封崇福侯清泰封興德保闔王紹興初賜  
額顯寧今封昭順靈濟享祐忠應王台州則鎮安廟  
順利顯應王吉州則靈護廟威顯英烈侯筠州則利  
貺廟靈佑順應顯正王袁州則顯忠廟靈惠侯濠州  
則享應廟靈助侯建寧府則顯應廟福應惠寧侯建

康之溧水則顯正廟廣惠侯泉州惠安縣則寧濟廟  
靈安昭祐侯邵武軍則顯祐廟神濟訓順侯泰寧則  
廣惠廟靖惠孚濟侯韶州則明惠廟善祐侯成州則  
靈應廟英佑侯有廟額而未爵命者鎮江忠祐寧國  
靈護隆興顯忠德安府威澤楚州靈顯和州享惠襄  
陽享濟汀州顯應珍州仁貺靜江嘉祐慶元之昌國  
邵武之建寧皆曰惠應前代錫爵而本朝未申命者  
湖州阜俗安城王處州龍泉縣廣順侯鄂州城隍萬  
勝鎮安王城隍二字亦正越州蕭山縣用邵城隍神  
元中所封王號

初命稱崇福侯昭州立山縣為蒙州時封靈感王台  
州五縣吳越時皆封以王爵臨海曰興國黃巖曰永  
寧天台曰始平仙居曰昇平寧海曰安仁其餘相承  
稱謂如温州富俗侯處州仙都侯臨安府錢塘縣安  
邑侯臨安縣霸國侯王興國軍高陵王筠州新昌鹽  
城王渾州定湘王泉州明烈王潼川興元安平將軍  
漢州彭州安福將軍邛州大邑縣安靜神廣州羊城  
使者之類皆莫究其所以也襄陽雖有孚濟額而保  
漢公之號未知所自寧國雖有靈護額而爵稱佑聖

不可得而詳隆興雖有忠顯額而南唐嘗封輔德王  
故贛州稱輔德廟南康軍安慶府及潭之益陽太平  
之蕪湖南安之上猶皆稱輔德王撫黃復州南安臨江  
諸郡則稱顯忠輔德王或輔德顯忠王蓋皆以隆興  
廟額混南唐爵命以為稱也神之姓名具者鎮江慶  
元寧國太平襄陽興元復州南安諸郡華亭蕪湖兩  
邑皆謂紀信隆興贛袁江吉建昌臨江南康皆謂灌  
嬰福州江陰以為周苛真州六合以為英布和州為  
范增襄陽之穀城為蕭何興國軍為姚弋仲紹興府

為麗玉實麗堅四世祖事具唐書忠義傳蓋嘗歷越  
州總管鄂州為焦明南史焦度之父也台州屈坦吳  
尚書僕射晁之子今州治蓋其故居筠州應智頊唐  
初州為靖州時刺史南豐游茂洪開元間嘗知縣鎮  
溧水白李康唐縣令也惟筠之新昌祀西晉邑宰盧  
姓者紹興之嵯祀陳長官慶元昌國祀邑人茹侯三  
者不得其名耳耳目所不接者尚闕如也承播漆三  
州及遵義軍未廢時皆嘗錫城隍廟額承曰靜惠播  
曰昭祐漆曰寧德遵義曰懷寧承州則又有靜應侯

爵今承為綏陽縣遵義為寨皆隸珍州漆播之地則  
折而入於南平之境矣嘉祐雜誌載吳春卿為臨安  
宰聞故老言錢尚父方睡湯瓶沸一小童以水注之  
錢曰吾方欲以水注瓶此童先知吾意不可赦遂殺  
之後見其為厲乃封為霸一作屬國侯使永為臨安土  
地故塑像為十餘歲小兒今不知塑像何如而土地  
之稱已轉而為城隍矣太平廣記載宣州司戶死而  
復生云見城隍神自言吾桓彝也與所傳不同然彝  
今亦別廟食於涇紹興辛未潼川守沈該將新城隍



祠夢人齋文書來稱新差土地閱其姓名蓋史堅序  
事愈涉怪淳熙間李異守龍舒有德於民去郡而卒  
邦人遂相傳為城隍神矣尤淺妄不經也唐羊士諤  
有城隍廟賽雨絕句二首

史記齊世家云齊王與舅父駟鈞陰謀發兵索隱云舅

父謂舅猶姨稱姨母舅父二字甚新入少用者

禮婦人與丈夫為禮則俠拜俠者夾謂男子一拜婦人  
兩拜夾男子拜今婦人之拜不跪則異于古所謂俠  
拜江浙衣冠之家尚通行之間巷則否江鄰幾嘉祐

雜誌載司馬溫公之語乃謂陝府村野婦人皆夾拜  
城郭則不然南北之俗不同如此

馮延巳謁金門長短句贈炙人口其曰鬪鴨欄干獨倚

人多疑鴨不能鬪今按三國志孫權傳注引江表傳

曰魏文帝遣使求鬪鴨羣臣奏宜勿與權曰彼在諒  
闇<sup>之</sup>中所求若此豈可與言禮哉且以與之陸遜傳

建昌侯慮作鬪鴨欄遜曰君侯宜勤覽經典用此何  
為南史王僧達傳僧達為太子舍人坐屬疾而往楊  
列橋觀鬪鴨為有司所劾新唐書齊王祐傳祐喜養

鬪鴨方未反狸斫鴨四十餘絕其頭去及敗牽連誅  
死者凡四十餘人則古蓋有之又唐田令孜傳僖宗  
好鬪鵝教幸六王宅興慶池與諸王鬪鵝一鵝至五  
十萬錢是鵝亦能鬪也

秦捕商君商君亡至閔下欲止客舍舍客不知商君也曰  
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  
法之敝一至此哉蘇文定謫雷州不許居官舍遂僦  
民屋章子厚又以為強奪民居下州逮民究治及子  
厚謫雷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章丞相幾破我

家今不可也人以為報古今一轍也

西京雜記載武帝欲殺乳母告急於東方朔朔曰帝恐  
而悔傍人言之益死之速耳汝臨去但屢顧我我當  
設奇以激之乳母如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  
已大豈念汝乳哺時恩耶帝愴然遂舍之史記滑稽  
傳褚先生曰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  
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  
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  
暴長安中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

當入辭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  
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  
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耶尚何  
還顧於是人主憐焉乃下詔止無徒乳母此一事耳  
一以為殺一以為徒一侶為東方朔一以為郭舍人  
西京雜記顏師古固常辨其妄褚所書他事抵牾者  
亦多皆未可盡信

律文罪雖甚重不過絞斬而已凌遲一條五季方有之  
至今俗稱為法外云

姚平仲字希晏世為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古養為子年  
十八與夏人戰臧底河斬獲甚衆賊莫能枝梧宣撫  
使童貫召與語平仲負氣不少屈貫不悅抑其賞然  
關中豪傑皆推之號小太尉睦州盜起徽宗遣貫討  
賊貫雖惡平仲心服其勇沈復取以行及賊平平仲  
功冠軍乃見貫曰平仲不願得償願一見上耳貫愈  
忌之他將王淵劉光世皆得名見平仲獨不與欽宗  
在東宮知其名及即位金人入寇都城受圍平仲適  
在京師得召對福寧殿厚賜金帛許以殊賞於是平

仲請出死士斫營擒虜帥以獻及出連破兩寨而虜  
已徙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騾亡命一晝夜馳七百  
五十里抵鄧州始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山顧  
以為淺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宮人莫識也留一日復  
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米藥者莫能至乃解  
縱所乘騾得石穴以居朝廷數下詔物色求之弗得  
也乾道淳熙之間始出至丈人觀道院自言如此時  
年八十餘紫髯鬱然長數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擇崖  
塹荆棘其速若奔馬亦時為人作草書頗奇偉然秘

不言得道之由云此陸放翁所作平仲小傳也放翁  
亦嘗以詩寄題青城山上清宮壁間云造物因豪傑  
意將使有為功名未足言或非出世資姚公勇冠軍  
百戰起西陲天方覆中原殆非一木支脫身五十年  
世人識公誰但驚山澤間有此熊豹姿我亦志方外  
白頭未逢師年來幸廢放倘遂與世辭從公遊五岳  
稽首餐靈芝金骨換綠髓歎然松抄飛後守新定再  
作詩託上官道人寄之云太尉關河傑飛騰亦遇時  
中原方蕩覆大計易差池素壁龍蛇字空山熊豹姿

煙雲千萬疊求訪固難知

漢張湯韓安國皆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曹窋以列侯  
臣賀以太僕行御史大夫事劉歆以大中大夫行太  
常事樂成以少府行大鴻臚事臣安行以太子少傅  
行宗正事少府忠行廷尉事王溫舒為右輔行中尉  
張良以列侯行太子少傅事黃霸以廷尉監行丞相  
長史事蓋寬饒以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王尊守京  
兆都尉行京兆尹事翟義以南陽都尉行太守事蓋  
漢制官闕則卑者攝為之之謂行亦有以同列通攝

者。靳石以太常行太僕。韓延年以太常行大行令。劉  
德以宗正行京兆尹之類是也。九卿三輔皆同列也。  
今著令以寄祿高於職事官者為行異於古矣。

容齋辨陳正敏之妄。梁顥非八十二登科是矣。與岑因  
記玉壺清話載仁宗問梁適卿是那箇梁家。適對曰。  
先臣祖顥。先臣父固。曰。怪卿面兒酷似梁固。按國史  
適乃顥之子。固之弟。小說家多不考訂。率意妄言。觀  
者又不深考。徃徃從而信之。如此類甚多。殊可笑也。

賓退錄卷第八

賓退錄卷第九

宋大梁趙與峕著

詩誕彌厥月誕大也朱文公則以為發語之辭世俗誤以誕訓生遂有降誕慶誕之語前輩辨者多矣書曰誕膺天命誕亦大也范曄贊光武乃有光武誕命之語尤不可曉殤帝紀云誕育百餘日亦誤

寇恂自潁川太守徙汝南又入為執金吾會潁川盜起光武將親征隗囂欲復使出守潁川從駕至郡盜賊悉降遂已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是

時恂去郡已久、百姓以其為皇朝之卿、故謂之借、今人作太守在任垂滿者、書啓多用借寇事、似不類也、夷堅戊志載裴老智數、謂紹興十年七月、臨安大火、延燒城內外室屋數萬區、裴方寓居、有質庫及金珠肆、在通衢、皆不顧、遽命紀綱僕分往江下及徐村、而身出北關、遇竹木塲、瓦蘆葦椽楠楠之屬、無論多寡大小、盡評價買之、明日有旨、竹木材料免征税、抽解城中人作屋者皆取之、裴獲利數倍、過於所焚、後閱張芸叟所著浮休閱日集書、焦隱事云、一日京師火、隱晨

出之木塲、凡木皆以姓字題識、後至者率諸隱市材、始知夷堅指為裴老者誤矣、雖曰富家智畧、徃徃相似、然不應如是之同也、

娶妻當得陰麗華、唐與政仲友謂觀此語、知郭后之必

廢然、予觀劉植傳載劉楊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光武遣植說楊、楊迺降、光武因留真定、納郭后、后即楊之甥也、故以此結之、則是郭后之納、已非光武之情矣、何待陰麗華之語、而後占其廢乎、范曄不以此書之后、記故前輩議論未嘗及之、

余嘗撮城隍爵號後閱國朝會要考西北諸郡東京號  
靈護廟初封廣祐公後進祐聖王大內別有城隍初  
封昭既侯後進爵為公拱州昭靈廟惠烈夫人蓋俗  
傳為宋襄公之媚開德府顯應廟感聖侯解州靈佑  
廟鎮寶侯濬州黎陽縣顯固廟靈護伯他皆無聞蓋  
東南城隍之盛多起於近世此數者亦徽廟朝錫命  
耳

馬援平交趾賊封新息侯擊牛醜酒勞饗軍士因從容  
及從弟少游之語吏士皆伏稱萬歲又馮魴赦却賊

延衰等亦皆稱萬歲是東都之臣不以稱萬歲為嫌  
獨竇憲出屯北威與車駕會長安尚書以下欲伏稱  
萬歲韓校正色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  
而止若稜者可謂不為俗所移矣然萬歲之稱三代  
盛時所無有蓋自藺相如奉璧入秦田單為納降燕  
馮諼焚孟嘗君債券昉見於簡牘至漢為盛稜之所  
謂禮豈古之所謂禮耶吳虎臣引虎拜稽手天子萬  
壽謂萬歲發於此然此特詠歌之辭耳非可與後世  
呼萬歲者同語也



世俗筩字當作枇與枇杷之枇字同而音異後漢濟北  
孝王次喪父至孝梁太后下詔增封有曰頭不枇沐  
魏志徐季龍取十三種物使管輅占之輅先說雞子  
後道蠶蛹遂一一名之唯以梳為枇耳陸雲與兄機  
書案行視曹公器物其中亦有枇字類篇枇凡四音  
其一毗志切櫛屬集韻同又按說文櫛梳比之總名  
也漢文帝遺匈奴單于比疎一或作比余一顏師古  
注曰辮髮之飾也比音頻寐反則知枇字亦通作比  
惟筩字無所經據博雅篝筮謂之筩蓋捕取魚蝦之

具邊迷頻脂二切與此不同雖集韻枇亦作筩類篇  
筩又毗至切櫛屬然二書晚出當從古詩曰其比如  
櫛又知三代以前未有枇之名但通謂之櫛而已有  
相迫比之義矣

范曄後漢書揚震傳載安帝時河間男子趙騰上書指  
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上疏救之  
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張皓傳又載順帝時清河趙  
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收騰繫考皓上疏諫帝悟減  
死一等安順兩朝時世相接河間清河二國壤地相

鄰不應皆百一趙騰上書皆指言時政皆為人主所  
怒又皆有大臣救解雖其末一生一死然亦不應如  
是之同疑只一事而畢誤以為二耳

漢武帝徵枚乘之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乃得  
其孽子臯臯字少孺乘在梁時取臯母為小妻又孔  
光傳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乃始等六人佞幸傳  
張彭祖為小妻所毒薨外戚許后傳后姊嬖寡居與  
淳于長私通因為之小妻後漢趙惠王乾居父喪私  
聘小妻削中立縣注云小妻妾也又竇融女弟為大

司空王邑小妻陳王鈞取掖庭出女李媿為小妻樂  
成靖王黨取故中山簡王傳婢李羽生為小妻梁節  
王暢上疏辭謝有曰臣暢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  
顧還本家陳球與劉劭輩謀誅宦者因小妻之父程  
璜而事泄東觀記又載彭城靖王子男丁前物故恭  
子酺侮丁小妻兄恭傳注周益公行歸正人蕭中一  
次妻耶律氏制謂次妻二字別無經據乞改稱小妻  
劄子中注云出漢書指此董卓傳又有少妻之稱疑  
即小妻也裴松之注三國志孫皓傳引江表傳載張

做事亦曰取小妻三十餘人又駱統傳統母改適為  
華歆小妻晉宋挺本劉陶門人陶亡後娶陶愛妾為  
小妻隋王世充祖文顯禱死其妻少寡儀同王粲納  
之以妻為小妻則不獨見於漢史云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非惡飽而欲飢惡安而欲危  
也但不可求耳君子之求也惟當求道求在我者而  
已外此而有所求皆非也所謂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者亦謂盡其在我而非志於得也他如求為可知夫  
子之求之也之類皆此意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  
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此二者固志士之所羞也若  
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似亦可矣而均之為失  
其本心何耶此猶易解去曰孔子罪乞醢之意耳經  
德不回非所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所以正行也干  
祿固非美事若正行則何不可者今為學而不事正  
行果何所事耶惟能識此意而後可與言學矣

康節先生左衽吟云自古禦戎無上策惟憑仁義是中  
原王師問罪固能道天子蒙塵爭忍言二晉亂亡成

茂草三君屈辱落陳編公間延廣何人也始信興邦  
亦一言蓋預識靖康之禍也篇末雖託二晉以為詞  
然因王師問罪而致寇惟燕山之役為然二晉所無  
也深切著明如此而讀者多不察余聞之友人魯幼  
與宏譽而始悟因記康節觀有唐吟有云憑高始見  
山河壯入夏方知日月長三百年間能混一事雖成  
往道彌光亦寓微意又觀盛化吟有云生來只慣見  
豐稔老去未嘗經亂離其子謂亂離之語太過康節  
嘆曰吾老且死矣汝輩行且知之

唐人稱縣令曰明府而漢人謂之明廷見范曄書張儉  
傳明府以稱太守山陰老叟稱劉寵劉翊稱种拂高  
獲稱鮑昱皆然

揚文公談苑謂元稹作春深題二十篇並用家花車斜  
四字為韻白居易劉禹錫和之亦同此韵次韵起於  
此高承著事物記原取其說余按梁書王規傳普  
通六年高祖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羣臣  
賦詩同用五十韵則唐以前固有之矣  
余前辨劉信美頡之封後閱能改齋漫錄引王觀國學

林新編謂是穎川地名不美者彼自不美此是美頡  
地名之同一字者多矣豈可比而一之審如王說則  
頡字何從而來耶

俚俗謂娶妻為索妻亦有所本三國志呂布傳云袁術  
欲結布為援乃為子索布女關羽傳云孫權遣使為  
子索羽女又隋書太子勇傳載獨孤后曰為伊索得  
元家女

張清源誤雲谷雜說辨歐陽集古錄因謂後漢人亦有  
複名者然僅載蘇不韋孔長彥兄弟劉駒駘丘李智

張孝仲范特祖召公子許偉康司馬子威十人而已  
考之范曄書蓋不止此如延岑護軍鄧仲况見蘇竟  
傳鄭玄師事京兆第五元光先又從東郡張恭祖玄之

子名益見桓榮族人桓元卿陳忠荐士其一曰成翊  
世翊世字季明見杜根傳後陳敬王曹孫寵傳注引  
謝承書袁術使將張闔陽殺陳相駱俊梁冀之弟名  
不疑越嵩太守李文德素善延篤黨銅傳序有渤海  
公族進階注云公族姓也名進階李膺欲按宛陵大  
姓羊元群孔融傳有太傅馬日磾皇甫嵩子名堅壽

酷吏李章傳有安丘大姓夏長思宦者曹節弟名破  
石王逸子名延壽字文考方術傳謝夷吾字充卿之  
類清源皆未及也他尚有之猶恨不能盡記

李延壽南北史成惟隋書別行餘七史幾廢大抵記載  
無法詳畧失中故且行而不遠且史傳紀事出於一  
人之手而自為同異者亦有之矣未有卷帙聯屬首  
尾衝決而不能自覺者也姚思廉梁書列傳第三十  
卷江革傳謂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革性彊直  
常有褒貶而第三十一卷何敬容傳乃謂敬容銓序

明審號為稱職夫史者所以傳信萬世今若此其將  
何所從乎其餘可笑者甚多未暇盡著

白樂天長恨歌書太真本末詳矣殊不為魯諱然太真  
本壽王妃顧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  
何耶蓋宴昵之私猶可以書而大惡不容不隱陳鴻  
傳則畧言之矣

唐新書承天皇帝侯傳以興信公主季女張為恭順皇  
后冥配焉汪玉山辨證謂冥配前已有而新書不書  
當考汪外孫鄭子敬寅汪引唐會要懿德太子重潤

中宗即位追贈聘國子監丞裴粹亡女為其婚合葬  
雖然不始於唐也三國志載邠原女早亡時曹操愛  
子倉舒亦沒操欲求合葬原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  
以自容于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  
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操  
乃止然竟娉甄氏亡女與合葬又太和六年魏明帝  
愛女淑薨追封謚淑為平原懿公主為之立廟取文  
昭甄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  
從弟德為之後承甄氏姓封德為平原侯襲公主爵

則漢魏間已行之矣

謂有疾曰不快陳壽作華陀傳已然

葛常之韻語陽秋云晉書阮咸傳云咸善琵琶今有圓槽而

十三柱者世號阮亦謂阮咸相傳謂阮咸所作故以為

名而咸傳乃不及此山谷聽宋宗儒摘阮歌云手揮琵

琶送飛鴻促弦聒醉驚客起圓壁庚庚有口理閑門三

月傳國工身今親見阮仲容則亦以為仲容所作豈

咸用琵琶餘製而作阮耶據此則是常之不知阮咸

所出余按國史纂異云元行冲賓客為太常少卿時

讀孔明出師表而不  
隨淚者其人必不忠讀  
李令伯陳情表而不隨  
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韓退  
之侍郎文而不隨淚者  
其人必不友青城山隱士  
安子順世通云

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圓莫有識者  
元視之曰此阮咸所造樂具乃令匠人改以木為殼  
清雅今呼為阮咸者是也盧氏雜說云晉書稱阮咸  
善彈琵琶後有發咸墓者得琵琶以瓦為之時人不  
識以為於咸墓中所得因名阮咸陳晉之賜樂書云  
阮咸五絃本奏琵琶而頸長過之列十二柱焉唐武  
后時蒯明於古冢得銅琵琶晉阮咸所造也元亨中  
命之以木為之殼甚清徹頗類竹林七賢圖所造舊  
器因以阮咸名之亦以其善彈故也聖朝太宗於舊

制四絃上加一絃三說蓋大同而小異今世所行皆  
四絃十三柱者與峇竊聞今禁中女樂別有所謂阮  
其制視民間者絕不同且甚大須坐而奏之鄉人郭  
子雲應龍守南安時大庾令之婦乃出宮人能為此  
郭蓋親見之唐書樂志云五弦如琵琶而小比國所  
出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太宗悅甚後人習為搗琵琶  
則其是唐已有五弦矣不知賜因唐之太宗而誤為  
本朝邪抑別有考按耶

夷堅支乙載紫姑詠手詩笑折櫻桃力不禁時攀楊柳



弄春陰管絃曲裏傳聲慢星月樓前歛拜深繡幕偷  
回雙舞袖綠窻閑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批羅襪為憶  
相思放却針唐韓致克香奩集深有誅子一詩暖白  
膚紅玉筍芽調琴抽線露尖斜背人細撚垂簾鬢向  
鏡輕勻襯眼夕悵望昔逢褰繡幔依稀曾見托金車  
後園笑向同行道摘得薜蘿又一枝其體正同蓋皆  
言子之用爾韓詩獨首句不然

侯羸為夷門監者按大梁城十二門東曰夷門則夷門  
者大梁之一門耳後人遂直指汴京為夷門非也容

齋續筆辨臺城少城類此

古者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今遂寧府譙  
門之外有橋曰儀橋不知何時所造上加欄楯道分  
為三尚彷彿古人之意謂之儀者猶儀門也

周文忠序文苑英華首云太宗皇帝丁時太平以文化  
成天下既得諸國圖籍聚名士於朝詔脩三大書曰  
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華洪文敏序夷堅  
三志癸亦云太平興國中詔侍從館閣集著策府元  
龜文苑英華御覽廣記等四書予按冊府元龜乃景

德二年編類至大中祥符六年書成皆真宗朝二公  
之言偶失之

俗間謂籠燭為照道此二字出儀禮注

冬至賀禮古無有也其殆始於漢乎漢雜事曰冬至陽  
生君道長故賀沈約宋書曰魏晉冬至日受萬國及  
百寮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歲朝北齊書庫狄伏連  
冬至之日親表稱賀其妻減馬豆設豆餅伏連大怒  
蓋歷代行之至今不廢按月令仲冬之月日短至陰  
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

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易曰先王以  
至日閉閔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五經通義云冬至寢  
兵鼓商旅不行君不聽政事曰冬至陽氣萌陰陽交  
精始成萬物氣微在下不可動泄王者承天理故率  
天下靜而不擾也白虎通云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  
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今僕僕交相  
賀則所謂安身靜體靜而不擾以待陰陽之定者果  
何在哉又按月令仲夏之月日長至仲冬之月日短  
至今世及稱冬至為長至尤非是曹子建冬至獻襪

頌表云伏見舊儀國家冬至獻履負襪所以迎福踐  
長雀浩女儀云近古婦人常以冬至上履襪於舅姑  
踐長至之義也隋杜臺卿玉燭寶典云冬至日極南  
景極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律當黃鍾其管最長故  
有履長之賀蓋周禮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一丈三尺  
日短而景長也黃鍾之律九寸於十二律為最長月  
令所謂短至謂日之短曹崔杜謂踐長履長者景之  
長琯之長也雖所指不同然當以月令為正  
諫議大夫稱大諫始於近世然於古有之齊威公使鮑

叔牙為大諫見管子第二十篇

韓子蒼云、常蘇州少時、以三衛即事元宗、豪縱不羈、元

宗崩始折節務讀書、然余觀其人、為性高潔、鮮食寡  
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與豪縱者不類、其詩清深妙  
麗、雖唐詩人之盛、亦少其比、又豈似晚節學為者、豈  
蘇州自序之過歟、然天寶間不聞蘇州詩、則其詩晚  
乃工、為無足怪、葉石林南宮詩話云、蘇州詩律深妙  
白樂天輩固皆尊稱之、而行事略不見唐史、為可恨  
以其詩語觀之、其人物亦當高勝不凡、劉禹錫集中

有太和六年舉自代一狀然應物溫泉行云北風慘  
慘投溫泉忽憶先皇巡幸年身騎廐馬引天仗直至  
華清列御前則嘗逮事天寶間也不應猶及太和時  
蓋別是一人或集之誤若溪漁隱云蘇州集有燕李  
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烟上玉墀又溫  
泉行云出身天寶今幾年頑鈍如鉗命如紙余以編  
年通載考之天寶元年至太和六年計九十一年應  
物於天寶間已年十五及有出身之語不應能至太  
和間也蔡寬夫云南宮詩話世誤傳蔡寬夫作漁隱故云劉禹錫所舉

別是一人可以無疑矣容齋隨筆云韋蘇州集中有

逢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時侍恩私身作里中

楊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樽蒲局暮竊東隣姬司隸不敢

捕立存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揚羽獵時一字都不

識飲酒肆頑癡武皇升仙去惟悴被人欺讀書事已

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梁不

容出守撫惇嫠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味此詩蓋

應物自叙其少年事也其不羈乃如此李肇國史補

云應物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

為詩馳驟建安已還各得風韻蓋記其折節後來也  
應物為三衛正天寶間所為如是而史不敢捕又以見  
時政矣與昔謂應物行事散軼唐史失不立傳故諸  
家之說未能會于一近世沈明遠作詰始槩括應物  
集及他書為傳甚詳然論斷中亦以劉賓客所舉為  
疑今筆于此韋應物京兆長安縣人也見崔都水及  
曹貴里及歲日寄  
弟并荅崔甥詩其家世自宇文周時孝寬以功名  
為將相而其兄夏高尚不仕號為逍遙公夏之孫待  
價仕隋為左僕射封扶陽公待價生令儀為唐司門

即中令儀生鑿鑿生應物見林賓  
少遊太學  
見贈舊

當開元天寶間宿衛仗內親近帷行幸畢從見宴  
李錄

事并鄭戶曹及逢楊開府溫泉行等詩按通典左右  
宿衛侍從皆以高蔭子弟年少美風姿者補之為貴

曹起家高選頗任俠負氣泊漁陽兵亂後流落失職乃更

折節讀書屏居武功之上方見逢楊開府及復豈澧

上園廬蕪沒貧無以自業見歸澧  
客遊江淮間所與

交結皆一時名士見會梁州故人及李  
因從事河陽

去為京兆功曹攝高陵令見寄弟及  
永泰中遷洛陽

丞兩軍騎士倚中貴人勢驕橫為民害應物疾之痛

繩以法被訟弗為屈見示從棄官養疾同德精舍同見

德精舍詩起為鄆令大曆十四年除櫟陽令復以疾謝去

歸寓西郊見歸西擇勝隱於善福祠從諸生學問澹如

也見西齋示建中二年拜尚書比部外郎明年出為

滁州刺史見別善滁山川清遠山中多隱君子應物

風流豈弟與其人覽觀賦詩即以此無事人安樂之見

椒道士及釋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應物自即遣使

良史等詩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應物自即遣使

間道奔問行在所明年興元甲子使還詔嘉其忠見

弟終更貧不能歸留居即之南屈見歲日寄俄擢江

州刺史見登即居二歲召至京師貞元二年由左司

郎中補外得蘇州刺史見答季在郡延禮其秀民撫

其嫖嫠甚思見即齋文士久之白居易自中書舍人

出守吳門應物罷郡見劉禹錫集中酬白舍人詩云

左寓於即之永定佛寺見寓永太和以太僕少卿兼

御史中丞為諸道鹽鐵轉運江淮留後年九十餘矣

不知其所終見劉禹錫太和六年為蘇州刺史舉官

議即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上柱國章應物歷掌劇

務皆有美名執心不阿臨事能斷所職雖重本官尚

輕內省無能為邦本謹按太和年去應物刺即時已更

六朝四十餘年矣而夢得猶舉之豈其遺愛尚存耶  
又據應物送鄒少府云天寶為侍臣歷觀兩都士宴  
李錄事詩云十五侍皇闈然則天寶中應物在三衛  
年始十五至太和計九十餘年然自蘇州罷即寓永  
定以後集中不復有詩豈四十年間無一  
篇詩者蓋亡之也予嘗歎息於斯焉有子曰慶復

為監察御史河東節度掌書記見姓應物性高潔見李

史善為詩氣質閑妙渾然天成初若不用工而近世

詩人莫及也白居易嘗語元稹曰帝蘇州歌行才麗

之外深得諷諫之意而五言尤為高遠雅淡自成一

家其為時人推重如此浮屠皎然者頗工近詩嘗擬

應物體格得數解為贄應物弗善也明日錄舊贄以

以見始被領畧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蓋自天分學力

有限子而為我且失其故步矣但以所語自名可也

皎然心服焉見因話錄應物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

地而坐見李肇國史補為吳門時年已老矣而詩益造微世

亦莫能知之也亦白子沈子曰予讀韋蘇州詩超然

簡遠有正始之風所謂朱絲疏絃一唱三嘆者應物

當開元天寶宿衛仗內為郎刺史於建中以迄貞元

而文宗太和中劉禹錫乃以故官舉之計其年九十

餘而猶領轉運劇職應物何壽而康也然自吳郡以

後不復有詩又見于錄者豈亡之耶使應物而無死其所為當不止此以應物為終于吳郡之後則禹錫之所舉者猶無恙也蓋不可得而考也新唐書文藝傳稱應物有文在人間史逸其傳故不錄予既愛其詩因考次其平生行義官伐伐皆有憑藉始終可槩見如此恨史官編摩陳陋耳嗟夫應物崎嶇身閱盛衰之變晚乃折節學問今其詩徃徃及治道而造理精深士固有悔而能復厄而能後奇者如應物有以自表見於後世豈偶然哉漁隱叢話後集又載韓子蒼云

韋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余日記唐采遺史云應物赴杜鴻漸宴醉宿驛亭見二佳人在

側驚問之對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令二樂妓侍寢問記得詩否一妓強記乃誦曰高髻雲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觀此則應物豪縱不羈之性暮年猶在也子蒼又云余觀韋蘇州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此是韋集後王欽臣所作序載國史補之語但恐溢美耳與昔謂盡信書不如無書國史補之說固



未可信又安知唐宋遺史為得其寔乎此未可臆斷也

賓退錄卷第十

宋大梁趙與峕

著

臧哀伯云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義士即多士所謂遷殷頑民者也由周而言則為頑民由商而論則為義士矣此說近世陳同甫亮始發之杜預謂伯夷之屬非也

禮曰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惟賢者能之

又曰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不傳弗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耻也碑誌行狀之法具于是矣若無美而必欲諛墓有惡而飾以為美卑官下士猶足以誑不知之人仕稍通顯則其善惡已著于人之耳目何可誣也莫儔靖康末所為雖三尺童子亦恨不誅之而孫仲益尚書誌其墓顧謂靖康之變臺諫爭請和我皆斥廢不用而二三狂生抗首大言乘險徼幸試之一擲卒至誤國高宗狩維揚移蹕臨安國步阽危至此極矣而進取之士終

以和我為諱此翰林莫公所以投閑置散至於老死不用斯言也不幾于欺天乎及作韓忠武誌則又以

岳武穆為跋扈而與范瓊同稱善惡復混淆矣岳之

禍承權臣風旨而誣以不臣者万俟卨忠靖羅彥濟汝楫也洪文惠誌羅墓不書此事正得稱美不稱惡之

義而仲益誌万俟則顯書之何哉張子韶侍郎學問氣節表一世叅禪學佛與其平生自不相掩張亦

未嘗以此為諱其從子案作家傳欲為文飾乃謂張有學說云釋老虛無耳不可有聞目不可有見則是

靜言庸違張必不然余獨喜李文簡誌趙待制關墓  
既歷叙其在蜀理財治賦之物功且謂為當時第一繼  
云或者咎公竭澤而漁使來者無所施其智巧今雖  
累經蠲放而害終不去當時稍存平恕則今日之害  
決不至此嗚呼此所謂責人終無已者也然公亦不  
得不任其咎昔蘓綽在西魏佐周武帝以國用不足  
為征税之法頗重既而嘆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子非  
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綽子咸聞其言每以  
為已任及相隋文帝奏減賦役務從輕簡帝悉從之

彼蘇威顧能如此謂今日無若蘇威者乎此燾深所嘆

息詳記之以俟來世又南軒作宇文閭州邦獻誌謂

初君以二父世科為念刻若習進士業為進士者多  
推稱之兩以鎖廳試類省輒下益力後雖已領州符  
猶不置蓋終其身以是為歎拭嘗以謂自先王教胄  
子之法壞大家世族不得盡成其材其下者苟從祿  
利不樂親文墨事至其間讀書欲自表見者則又屑  
其世祿顧反以從進士覓舉得之為榮噫昔之人所  
望于胄子者豈為是哉若君居家孝友莅官廉平溫

厚博雅于以進德孰能禦之碩區、猶以是為歎何  
哉二公之作蓋又因以立言垂世不特銘墓而已若  
李茂嘉謨墓誌謂明受赦至建康呂忠穆怡然自若  
時李為江東副漕以言責之呂躊躇未行而張忠獻  
檄書至盡與諸家記事之書不合則熊子復克小曆  
李氏心傳繫年要錄已有疑于仲益之言矣蔡伯喈  
曰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懃容惟為郭有道碑頌無  
愧耳後之秉筆者亦能自訟如此否乎

紹聖四年殿試考官得胡安國之策定為第一將唱名  
宰執惡其不詆元祐而何昌言策云元祐臣寮不知  
君臣之義父子之恩擢為首選方天若策云當是時  
鶴髮宵人綦布要路今家財猶未籍沒子孫猶未禁  
錮遂次之又欲以章惇子為第三哲宗命再讀安國  
策親擢為第三昌言新淦人仕至工部侍郎張邦昌  
之僭昌言為事務官既又改名善言以避邦昌名南  
都中興昌言也已死遂追貶觀其進身可以占終矣  
唐小說辨疑志載明皇時姜撫先生不知何許人也常  
著道士衣冠自云年已數百歲持符籙兼有長年之

藥度世之術有荆巖者頗通南北史問撫何朝人也  
撫曰梁朝人也巖曰梁朝絕近先生亦非長年之人  
不審先生梁朝出仕為復隱居撫曰吾為西涼州節  
度巖曰何得誑妄上欺天子下惑世人梁朝在江南  
何處得西涼州只有四罕四安四鎮四征將軍何處  
得節度使撫慚恨數日而卒蔡條鐵圍山叢談政和  
間有處士王卓者亦遭遇時王自言五百歲矣人視  
之若不過七八十歲容狀光澤顏扶容成術無他異  
也魯公稍異之一日魯公命吾延卓坐吾詢其迹則  
曰生隋末唐李勣征高麗嘗作裨將因擅縱降卒數  
十被黥配之五嶺南縣是遇異人授以不死方曾不  
一瞬間忽至今矣吾問還識狄梁公否卓曰識也感  
它狄相公封卓為白雲先生又問當開元天寶間明  
皇帝好道而方士輩出先生出乎曰卓時反不出問  
何故則曰卓時與羅家爭氣意自不喜出耳羅蓋公  
遠也遂歷問唐諸帝武后及名臣之情狀則或合或  
不合又言當肅宗時卓始一出亦蒙封號吾問果尔  
則必識李輔國輔國狀若何卓曰正得輔國見愛而

封輔國面大且方美須髯也吾笑曰先生敗矣二事  
正堪作對信乎作偽之難也撫唐史有傳亦言其妄  
然不及此云

葛文康評古謂漢文帝改後元年景帝又改中元後元  
年武帝屢更年號亦有後元不知當時何所據而分  
中與後謂之後則疑若有極乃不諱避何耶將當時  
有先知之識耶余謂不然漢之諸帝不過改元年耳  
後人因其有二元則別以為後因其有三元則復冠  
以中非當時本稱也武帝雖屢更年號偶最後不魯  
命名獨稱元年後人因其崩也亦以後稱為耳惟東  
都建武中元恐是當時所命也

為作焉

西漢諸帝多自立陵廟名後世不復然至於及其生而  
自命以其祖某宗而使萬世不祀者古今所無也惟  
於魏明帝見之孫盛訖之是矣彼謂顧成之廟稱為  
太宗者臣下假說之辭耳非此之比也

徐陵鴛鴦賦云山鷄映水那相得孤鴛照鏡不成雙天  
下真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鴦黃魯直題画睡鴨  
曰山雞照影空自愛孤鴛舞鏡不作雙天下真成長

會合兩鳧相倚睡秋江全用徐語點化容齋隨筆謂魯直末句尤精工余幼時不能解每疑鴛鴦可言長會合而鳧則聚散不常何可言長會合後乃悟魯直所謂長會合時指画者耳

新唐書進表謂其事則增于前其文則省于舊夫為文紀事主於辭達繁簡非所計也新唐書之病正坐此兩語前輩議之者多矣普張輔云司馬遷叙三千年事惟五十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以此為遷固優劣殊不思司馬子長追述上世故不可得

而詳班孟堅紀錄近事有不容於略春秋傳所謂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正謂是也洪文敏論史記衛青傳書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前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比于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為朴賅可喜又論檀弓紀石祁子事云石駘

仲卒有廢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  
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  
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謂今之為文者不然必曰  
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  
親之喪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盡其事然古意衰矣此  
論得之崇仁吳德遠沅環溪詩話載其少時謁張右  
丞右丞告之曰杜詩妙處人罕能知凡人作詩一句  
只說得一件物事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  
件四件五件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

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川軍能說半天下能  
說滿天下此其所以為妙且如重露成涓滴稀星乍  
有無也是好句然露與星各只是一件事如孤城迤  
照紅將歛近市浮烟翠且重亦是好句然有孤城也  
有迤照也即是兩件事又如鼉吼風奔浪魚跳日映  
山有鼉也風也浪也即是一句說三件事如絕壁過  
雲開錦繡疎松夾水奏笙簧即是一句說四件事至  
如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即是一句說  
五件事惟其寔是以健若一字虛即一字弱矣公但



按此法以求前人即漸難為詩吳又問如何是說眼前事以至滿天下事右丞云如獨鶴不知何事舞飢鳥似欲向人啼只是說眼前所見如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即是說數十里內事如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即是一句說數百里內事至如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即是兩州軍如吳楚東南坼即是一句說半天至乾坤日夜浮即是一句說滿天下吳因取前輩之詩參而考之謂東坡惟有美堂一篇最工然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

江來止是一句能言三件事如今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貌貅萬灶烟是一句能言四件事如通印子魚猶帶骨披絲黃雀尚多脂鶴閑雲作鼈駝卧草埋峯每句亦不過三物如酒醒風動竹夢斷月窺樓深谷留風終夜響亂山銜月半床明風花誤入長春苑雲月長臨不夜城雲烟湖寺家下境燈火沙河夜下春則是三物而不足至如峯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翠浪舞翻紅擺極白雲穿破碧玲瓏葉厚有稜犀甲健花深少態鶴頭丹等句不過用二物矣山谷則有數聯

合格如輕塵不動葉橫膝萬籟無声月入簾飯香臘  
戶分熊白酒熟漁家擘蟹黃苦練狂風寒徹骨黃梅  
細雨潤如酥皆是一句能言三件事如河天月暈魚  
分子槲葉風微鹿舂茸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  
十年燈即是一句能言四件事至荆公則合格者稍  
多如箒動川收潦靴鳴海上潮已無船舫猶聞笛遠  
有樓臺只見燈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風吹水雪崩騰  
陽浮樹外蒼江水塵漲原頭野火烟即每句皆能道  
三件事以至廟堂生莽草巖穴死伊周和風滿樹笙

簞雜霽色燕山粉黛重坐見山川吞日月杳無車馬  
送塵埃霽分星斗風雷靜涼入軒窓枕簟閑即是一  
句能言四件事然竟無一句能用五物者至用半天  
下滿天下之說求之尤未見其有也然後知詩道之  
難如此而古今之美備在杜詩無復疑矣此論尤異  
以此論詩淺知杜子美之所以高於象作者豈謂是  
哉若以句中事物之多為工則必皆如陳無已桂椒  
栴檀楓柞樟之句而後可以獨步雖杜子美亦不容  
專美若以乾坤日夜浮為滿天下句則凡句中言天

地華夷宇宙四海都皆足以當之知何謂無也張輔  
喜司馬子長五十萬言紀三千年事張右丞喜杜子  
美一句該五物識趣正同故併錄之

邵伯溫聞見錄載康節先生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  
聞杜鵑聲惓然不樂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不  
二年上用南士為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  
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曰天下將治地氣自  
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  
得氣之先者也與昔按康節首尾喏其一云堯夫非

是爰吟詩：是堯夫訪友時青眼主人偶不在白頭  
老叟還空歸幾家大第橫斜照一片殘春啼子規獨  
徃獨來還獨坐堯夫非是爰吟詩疑亦此意也

古今詠史詩求其議論精當康節先生題淮陰侯廟十  
篇可以為冠讀者當自知之一身作亂且從戮三族  
金夷似少息漢道是時初離霸蕭何王佐殆非尊據  
立大功非不智復貪王爵似專愚造成四百年炎漢  
纔得安寧反受誅生身既得逢真主立事何須作假  
王誰謂禍胎從此始不且迴首怨高皇一時韓信為

良犬千古蕭何作霸臣彼此並干名教罪猶不逮  
謂斯人韓信事劉元不叛蕭何惑主竟生疑當初若  
聽蒯通語高祖功名未可知雖則有才兼有智存亡  
進退處非真五湖依舊烟波在范蠡無人繼後塵若  
非韓信難除項不得蕭何莫制韓天下須知無一手  
苟非高祖用蕭難漢家基定議功勳異姓封王有五  
人不似淮陰最雄傑敢教根固又生秦韓信恃功前  
慮寡漢王負德尚權安幽囚必欲擒來斬固要加諸  
甚不難若履暴榮須暴辱既經多喜必多憂功成能

讓封王印世：長為列土侯

首卷書王平甫所云花蓋宮詞三十二首今攷王恭簡

續成都集記才二十八首盡筆于此庶真屬了然五

雲樓閣鳳城間花木長新日月閑三十六宮連內苑  
太平天子坐崑山會真廣殿約宮墻樓閣相扶持太  
陽靜甃玉塔橫水岫御爐香氣撲龍床龍池九曲遠  
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春景畫船來去  
碧波中東南內斜將紫禁通龍池鳳苑夾城中曉鐘聲  
斷嚴粧罷院：紗窓海日紅殿名新立號重光島上

高樓盡改張。但是一人行幸處。黃金閣子鎖牙牀。安  
排諸院接行廊。水檻周四十里強。青錦地衣紅繡毯。  
盡鋪龍腦鬱金香。夾城門與內門通。朝罷巡遊到苑  
中。每日日高祇候處。滿隄紅艷立春風。厨船進食簇  
時新。侍坐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催喚  
打魚人。立春日進內園花。紅蕊輕。嫩淺霞跪到玉  
堦猶帶露。一時宣賜與宮娃。三面宮城盡夾堦。花中  
池水白萍。亦從獅子門前入。旋見亭臺繞岸傍。離  
宮別院繞宮城。金板輕敲合鳳笙。夜。月明花樹底  
傍池長。有按歌聲御製新翻曲子成。六宮纔唱未知  
名。盡將感策來抄譜。先按君王玉笛聲。旋移紅樹斲  
青苔。宣使龍池再鑿開。展得絲波寬似海水心。樓殿  
勝蓬萊。太虛高閣凌波殿。背倚城牆面枕池。諸院各  
分娘子位。羊車到處不教知。脩儀承寵住龍池。掃地  
焚香日午時。等候大家來院裏。看教鸚鵡念新詩。才  
人出入每相隨。筆硯將行逸曲池。能向絲牋書大字  
忽防御製寫新詩。六宮官職摠新除。宮女安排入畫  
圖。二十四司分六局。御前頻見錯相呼。春風一面曉

粧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却被內嬪遙覩見故將紅豆  
打黃鶯梨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攜來候燕遊旋炙銀  
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殿前排燕賞花開宮女  
侵晨探幾回斜望花開遙舉袖傳聲先臣近臣未小  
毬場近曲池頭宣喚勳臣試打毬先向画廊排御幄  
管絃聲動立浮油供奉頭籌不敢爭上棚專喚近臣  
名內人酌酒繞宣賜馬上齊呼萬歲聲殿前宮女搃  
纖腰初學乘騎怯又嬌上得馬來纔似走幾回拋鞚  
把鞍橋自教宮娥學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  
是官家認遍長羸第一籌翔鸞閣外夕陽天木影  
花光水接連望見內家來徃處水門斜過卷樓船內  
人追逐採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  
並船相聞濕羅衣新秋女伴各相逢卷畫船飛別浦  
中旋折荷花半歌舞夕陽斜照滿衣紅月頭夫給買  
花錢滿殿宮娥近數千遇著唱名多不應含羞走過  
御床前

任土作貢三代而下未之或廢時有損益而已高宗建  
炎三年始詔除金銀匹帛錢穀餘悉罷貢盛德事也

高貢以來歷代史志及地理之書但載土貢之目而不書其數惟元豐九域志為詳嘗取一歲所貢凡為

金二十四兩登一十兩利五兩麩金五十五兩各一

十兩嘉六兩眉雅簡資銀四百五兩桂陽桂各五十

各五兩衛昌龍各三兩容昭梧藤龔潯貴柳豆橫白

邵賀封端新康南恩梅容昭梧藤龔潯貴柳豆橫白

廉瓊昌化各一十兩賔化高鬱林萬安各五兩

鋼鐵一十介利錦三匹成都白穀一十匹襄陽織一十

八匹秦一十匹純七十五匹汝一十五匹穎棟保定

花純一十匹祁綜絲純二十匹維綾一百四十五匹

杭三十一匹蔡定各二十匹淄隨潤綜絲綾一十匹充

明秀江陵遭各一十匹綿五匹綜絲綾一十匹

徐方紋綾三十匹開仙紋綾五十匹青三十匹樗蒲

白花綾一十匹梓綜絲綾一十匹蓬雙絲綾一十匹

綾二十匹遂蓮綾一十匹閩越綾二十匹越羅七十

匹真定三十匹定二十匹花羅六匹成都春羅四匹蜀單

絲羅一十匹蜀紗四十匹相廬常太平方紋紗三十

匹開苗緋花紗一十匹越輕容紗五匹越紬一百四

十五匹洛二十匹陳汝各一十五匹大名徐穎博花

紬一十匹大縣紬五十匹簡二十匹大名一十絹六

百七十匹隨滑瀛各三十匹應天冀德濱衛深毫各

唐潁昌鄭滄棣霸永靜乾寧信安相邢趙保順安渭  
平定奇嵐寧化保德宿海四滌廬濠無為臨江建昌  
涪昌雲安南平韶循南班白絹三匹誠布一十五匹  
雄各一十匹廣安五匹  
鼎一十匹  
梅五匹  
匹信陽楚和吉筠興國南安柳江陵安昌白紵布一  
岳婦漢綿邵武英各一十匹房五匹  
百六十五匹宣舒湖度各二匹卽斬黃常睦高紵布  
一十匹都成細紵二十匹揚班布一十匹菜葛布二百  
三十五匹全普戎瀘富順泉興化各一十匹隨壽光吉永  
蕉布一十五匹潮泉一十匹紅花蕉布三十匹福練七  
十匹建各一十匹和毛氈一十五段熙安五段紫茸毛

氈一十段注縣一千一百兩齊潁莫衛趙晏處衛梁  
氈三十領慶慶二十領白氈三十領恩戎二十領紫茸  
氈四領慶鞞氈二十領北京鞞皮二十張同獐鹿皮三  
百一十張海三百張鮫魚皮二十六張張溫五張潮  
張龜殼二十枚廣水馬二十枚廣麗皮一十張廣翡  
翠毛二十枚歛席一百七十領常三十領澶秦隴蘇  
坊鳳翔汾蔗席二十領開封一十領莞席一百領揚  
各一十領  
簞四十一領永靜斬睦饒各藤簞二十領廣漆器五  
十事湖三十事次瓦器三百一十事河南二百事耀越



事 石器三十事 登一十事 水晶器一十事 信藤器二

十事 象一十事 藤盤一面 循藤箱一枚 惠柳箱一十

枚 滄銅鑑一十面 太青銅鑑二十面 揚火筋五十對

卯剪刀五十枚 卯筆一千管 江寧五百管 墨三百枚

一石 浴絳各硯四十枚 號二十枚 寧紙四千張 越歛池

張真溫各 雜色絨五百張 成蠟燭九百五十條 鳳翔

條 訂二百條 成鳳晉絳 花蠟燭一百條 鄧燕脂一十

斤 元輿棊子數珠一十串 象斑竹一十枚 雷解玉砂一

百五十斤 那一百斤 金漆三十斤 台弓弦麻二十斤

坊 鯨膠一十斤 通甲香二十七斤 漳惠各一十斤 台

青一十斤 代碌一十斤 代朱砂四斤 一兩 沅容各二

十五兩 黔雲母二十斤 江一十斤 鐘乳四斤 八兩 沂

一兩 韶連各 芒消一十斤 峽空青一十兩 梓魯青一

十兩 梓禹餘糧一十斤 澤白石英一十二斤 澤一十

斤 紫石英二十斤 沂一十斤 白石脂一十斤 蘇水銀

三斤 二兩 辰三十兩 石膏二十斤 汾磁石一十斤 磁

陽起石一十斤 齊長理石五斤 淄礬石一十斤 太石

鷺二百枚 永白菊花三十斤 鄧人參三十斤 一十兩



寫黎字旁

五加皮一十斤 峽杜仲五斤 金沉香一十斤 廣詹糖

香二斤 廣檀榔一千顆 瓊枳殼一十五斤 高五斤

枳實一十五斤 高五斤 巴豆一斤 眉紅椒三十斤

黎買子木二斤 渠白膠香五斤 金苦藥子三斤 井陵紅

花五十斤 興柏子仁一十斤 峽地骨皮二十斤 京北

十斤 毓一胡粉二十斤 澶一十斤 龍骨一十斤 河麝四

介一十一兩 襄慶毓高熙茂各三兩 房所各二兩

牛黃九兩 密登萊阿膠七斤一十四兩 鄆六斤 濟鹿

茸一對 成鈴羊角一十五對 龍五對 犀角二株 一衡

一株邵蜜三百四十斤 河南潞各一百斤 鳳興各三

蜜三十斤 信蠟四百四十斤 河南延各一百斤 京兆

斤 陞石廬夔各二十斤 牡礪一十斤 萊烏聖魚骨五斤

明 覆盆二斤 隨 草豆一石 邠梁米一石 孟茶一百一

十斤 劍南茶末一百斤 潭茶牙二十斤 南康一十斤 碧

澗茶牙六百斤 江龍鳳等茶八百二十斤 建鹽花五

十斤 解棗一萬一千顆 青榛實一石 鳳漫繫之簡牘

以廣聞見

賓退錄卷第十終

臨安府睦親坊南陳宅經籍鋪印

與昔讀書不廣何敢有所紀述嘉定屠維單閼之夏  
得疾瀕死既小瘳無以自娛而心力弗彊未敢覃思  
于窮理之學因以平日聞見稍筆之策初才十餘則  
病起賓客狎至語有所及或因而書之日積月累成  
此編表闕逢渚灘之秋束僮赴戍因命小史書而藏  
之笈年日以老大學未明顧爲此戲劇之事良以自  
悔特未能勇決焚棄之耳錄中及近世諸公或書謚  
或書字或書自號不得已者傍註其名惟事涉君上  
則直名之蓋君前臣名之義云

與昔續記

師直名之蓋欲備由名之義云 與昔 齋

定書字友書自親不計已故刻其其亦新軍也

御林木自厚夫焚棄之再難中及此世能公夜書

之與平日以參大平未即歸為出道隨之車身以自

出辭策關至刻難之林東刻使知因命心史書而廉

蘇味實各甲至請自前及為因而書之日蘇日學如

于學野之學因以平日聞良節筆之樂味本十餘頃

與昔 齋不兼下始有故歸去嘉安 齋 齋 單

